

# 却退總

作琴葛 序辺魯

行印司公書圖友良海上

却 退 總

作 琴 葛

序 迅 魯

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## 序 言

中國久已稱小說之類爲『閒書』，這在五十年前爲止，是大概真實的，整日價辛苦做活的人，就沒有工夫看小說。所以凡看小說的，他就得有餘暇，既有餘暇，可見是不必怎樣辛苦做活的了，成仿吾先生曾經斷之曰：『有閒，卽是有錢！』者以此。誠然，用經濟學的眼光看起來，在現制度之下，『閒暇』恐怕也確是一種『富』。但是，窮人却也愛小說，他們不識字，就到茶館裏去聽『說書』，百來回的大部書，也要每天一點一點的聽下去。不過比起整天做活的人們來，他們也還是較有閒暇的。要不然，又那有工夫上茶館，那有閒錢做茶錢呢？

小說之在歐美，先前又何嘗不這樣。後來生活艱難起來了，爲了維持，就缺少餘暇，不再能那麼的悠悠忽忽。只是偶然也還想借書來休息一下精神，而又耐不住嘮叨不已，破費工夫，于是就使短篇小說交了桃花運。這一種洋文壇上的趨勢，也跟着古人之所謂『歐風美雨』，衝進中國來，所以『文學革命』以後，所產生的小說，幾乎以短篇爲限。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構成鉅製，自然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。

而且書中的主角也變換了。古之小說，主角是勇將策士，俠盜賊官，妖怪神仙，佳人才子，後來則有妓女嫖客，無賴奴才之流。『五四』以後的短篇裏却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，因爲他們是首先覺到了在『歐風美雨』中的飄搖的，然而總還不脫古之英雄和才子氣。現在可又不同了，大家都已感到飄搖，不再要聽

一個特別的人的運命。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，某天才在泰山捶心泣血，還有誰會轉過臉去呢？他們要知道，感覺得更廣大，更深邃了。

這一本集子就是這一時代的出產品，顯示着分明的蛻變，人物並非英雄，風光也不旖旎，然而將中國的眼睛點出來了。我以爲作者的寫工廠，不及她的寫農村，但也許因爲我先前較熟于農村，否則，是作者較熟于農村的緣故罷。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，魯迅記。

## 一天

躲在那個灣角裏，製版房睜開了微紅的眼睛，從一排滿是蛛絲塵垢的鐵柵窗裏，瞧着前方，微微發臭的小天井，好像一匹饑餓的野獸，在沉寂中無力地等待着什麼。

深夜，黃梅天的夜。

近來很少有乾時的天井裏，到處還積起一窪窪的死水，這時蒙上那慘淡的燈光，活像煩燥的病人，躺在暗地裏，眨動他可怕的昏沉白眼。

吓，時候還早得很哩——阿二搬起一堆厚厚的紙，沒精打彩地，向窗口的製

版機上一放，腳下一個踉蹌，好像有人在劈臉打來似的，急忙把身體退到後面的窗上靠着。剛喝下肚的幾兩臭燒酒，一把火似的在他心裏燒起來，不，像是一百斤重的鐵，作怪地壓在他心上，他用力吐口氣，瞧瞧那個呆板的，一無表情的製版機，抬起頭來，又深深地吐了一口氣。

酒氣在混濁的空氣中流蕩着，一下，佔據了製版房所有的空間，與每一個角落裏，阿二可完全沒有覺得，他那龐大的背影，一堆岩石似的，矗立在天井那面的高牆上，許久也不動。

隔壁排字房，已經在開始工作了。除了鉛字落進手盤裏的，那種蠶吃桑葉般的響聲外，還夾雜着他們的許多話語。

哼！還不是啣齧牙根的那些浮話，下作！阿二把眉頭一繃，頭一側，學着那

天經理先生罵人的樣，將牙齒緊緊地一咬。於是，那禿光了一半頭髮的前頂上，便不住的耀出一圈一圈的油光，好像吊在半空裏的，半個光光的葫蘆壳。

唉，唉，時候還是早得很哩！阿二呆了半天，再去瞧牆上的鐘，鐘顯然也呆了似的，沒有多大的走動。

「呸！」

阿二生氣了，抽搐着臉上的肉，向那鐘：

「老子不打死你這——」

鐘突的一搖，忽然不見了。一個大到「成精」了的老蝸牛，動也不動的伏在掛鐘的那地方，一見阿二那火紅的眼睛，向牠慢慢地走近來，便很快縮進牠伸出壳外的，一段有觸角底長頭頸，顯出非常怕死的樣子，再也不動了。



嘿嘿——阿二得意地笑起來，一面說：

「裝死坏！原來也是跟你玩玩兒的呀！」

一面慢慢地鬆開他緊握着的拳頭。從製版機這邊，踱到熔鉛爐那邊，挺直了他的頭，又很快的從那邊踱了回來。

「哼！你道老子又來替你擦背了嗎？」

不知怎麼一來，他把拳頭又捏緊了，猛地向那討厭的，簡直像一隻大烏龜樣地蹣起了頭的製版機，重重的擊了一拳，心頭一恨，又說不出的冒起火來。

「滾你的去！老子今天偏不跟你擦！」

他抓起一塊黑色的油布，又在那烏龜背上，狠狠地摔了幾摔。便賭氣似的，縮回那隻手，來剝弄他的大鼻孔，頭側到快要靠上右面的肩膀，兩個滿是紅絲的

大眼球，粗野地向上眨着。

吓！上面也沒有什麼花頭，一個荷葉形的燈罩底黑影，鐵傘似的撐在那低矮的天花板上，正對着阿二的禿頭，好像向他壓下來。

「妖精！」他心裏暗暗地咒着。可是這次沒有捏起他的拳頭，他盯了那黑影一會，覺得全身作怪地重起來，重到像棺材一樣的移不動。同時一個跟他同寢室的，大麻子底沉重鼻鼾，忽然在他耳朵邊叫響起來，——怪上板的，一聲高似一聲，又一聲一聲的按準拍低下去，叫得阿二沉重的雙腿，好像灌滿了醋似的發起軟來，漸漸地，整個的身子也都起了軟，一些骨頭跟骨頭連接的地方，酸酸地好像已經脫了開來。

他拚命想把自己的身子搖一下，死也搖不動。吓，壞啦！他想身子裏一定有

東西壞了，他不管。他惘然地望着伏在他前面的製版機，製版機在動，像要偷偷地爬開去。

「你這臭傢伙！」

阿二猛一怔，急忙抹抹口角上掛下來的水，使用力掀住了它。

可是真作怪，屋角裏的熔鉛爐，忽然像一頂大轎子般的給人抬起來了。阿二搔搔頭，剛想叫喊什麼，忽見牆上的什麼掛鐘，漿帚，以及那隻製版機的計電表，都在搖也搖的想跳到地上來。

「變鬼！變鬼！你們都變鬼吧！」

阿二很着了慌，着咬牙齒不住的咒罵起來。一邊把沉重的腦壳，慢慢地擱到右面的肩上，覺得整個的製版房，在直往地層底深處沉着，他一切都不管了。

到處靜着，隔壁排字房的人聲也低了下去。

一陣突破天空的黃梅急雨，猛的從黑暗中倒了下來。

x

x

x

x

「吓！你倒新衣服穿起來啦！爸，我的瓜皮帽可不要忘了啊！紅結子的，我挺喜歡大紅結子。」

三年前的這個時候，也是一個忽晴忽雨的黃梅天。

那個整天在田畝上跑跑的阿二，忽然穿起一套簇新的藍布衣褲，稍稍動一動，衣服就唸唸的響起來。兒子三毛眼熱地跟着他，好像一匹大花貓般地繞着他轉。

「爹，這樣的新衣服三毛也要——」

三毛大胆地剝弄他的鈕扣兒，還伸手去摸到他的袋子裏，恨不得叫他馬上脫下來給自己穿。

「不過瓜皮帽是一定要的，你會忘記吧！忘記了就不算爸爸。啊，你想，你想想看，到底會忘記吧？你說，你說呀！」

「不要呵，要你的去！」

阿二很忙似的推開三毛，三毛還是繞纏着他的腿子團團轉。

「呀呀！那天不是猴子做把戲，猴子開箱子，閉箱子，箱子裏拿出一頂頂的新帽子，換了一頂又一頂，呀呀，你不是說過嗎——齋他娘，一隻小猴子也該那許多新帽子，齋他的娘！不是？不是你說歇兩日也買頂給我過過年？呀呀！虧你自己說過的呀！」

「小畜牲！」

阿二瞪了他一眼，也就自顧自的忙起來。冒出那麼一頭一頭的汗，把自己要帶走的東西，一一的理過又理過。要出門了，出這樣遠的門還不是大事嗎？哼！全村算起來，怕還不上五個啦！這一想，可幾乎把阿二從地上飄起來，心裏不住的開着花，再沒有心思答理三毛了。

三毛呆在一旁，恨恨地嘟起了嘴。瞧着媽做的那包點心，爸又把牠拿了出來，看看，又加上一張紙，包得好好的，用串頭繩縛了起來，再藏進衣包裹，夾在一件灰色棉襖底裏層。噉！三毛伸出舌子，不住的舐着嘴唇，兩個像爸的大眼睛，作怪地突了出來，半天也不進去。

「小鬼，走開！爸出門去賺錢啦！」

媽一手拖開三毛，給一個輕輕的栗暴。接着又小心地捧起倒在地上的雨傘，向三毛的肩上一放。

「跟爸攬着，你爸辛辛苦苦出門賺錢，也是爲着你們這班小蛆虫吓！」

阿二望了他老婆一眼，心裏越想越得意，覺得老婆的奉承，還是份內的小事。近來同村人的特別看大他，真叫他禁不住的感到威風起來。以後若是人家再說吳少爺，如何如何了不起的時候，至少也要帶起自己的名字了。哼！一個攬攬鋤頭的粗壤名字，忽然跟大名頂頂的報館經理先生連在一淘了，還不夠威風嗎？真是的，吳經理親筆帶信來叫的吓！

「好！我去了。」

阿二接過三毛手裏的雨傘，提起一個大花包放在肩上，一時駕上了雲頭似

的，大搖大擺地走出家門。

唉唉！倒說一霎就是三年了，三年啦！三年還是一個整脚的小工囉！這點很使阿二心裏過不去，——小工，「工」還要加上一個「小」，不就是這種田人家的放牛小伙計嗎？唉唉！真是不想起還好，一想起就睏也睏不着。總之，這個低卑的名目，非想法換它一下不可。他想着，天天想着，終于想着了。

「阿二哥，聽說你在外面過得很舒服呢，你真是跳出龍門交好運了！」  
一個同鄉的來到城裏，特地趕上報館來拜訪他。

「那裏，也不過混混吧了，不過比鄉下總舒服得多。」

阿二哥一面謙虛，一面得意地望着那個鄉下佬。

「你有二十塊錢一月吧？」



「嗯！差不多，差點也有數。」

「吳少爺下來怕就是你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，我，我，……」

阿二哥搔搔頭，覺得以下的話，很不容易說，停了一會便：

「吓，我們報館裏的名目多得哩，不過我是叫『助手』，『助手』，『助手』你懂嗎？」

「這裏也有鋤手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『助手』吓。聽說不久還要升我做『領班』，不過『領班』我可不要幹，所以我也不巴望升哩！」

自從這一天起，阿二心裏不知怎的就平了許多，也不再介意什麼，好像初來

的時候一樣。

x

x

x

x

黃梅時候的天，好像一個神經病的人，顛顛瘋瘋地，時時捉摸不定地變幻着。

剛才還下着急急的暴雨，等阿二一個踉跟把瞌睡趕跑之後，忽又啞然無聲了。並在天井那面的高牆角上，現出一彎新月，好像鄉娘娘的眼睛，怯怯地窺望着下面。

阿二在房間裏打了幾個旋，旋來旋去，又旋到了窗口老地方，一隻雪地的鵝鵝似的，呆呆地站着。這個碰鼻子都是些什麼機器的窄狹屋子，跟他那高大的，鐵牛樣的身軀，好像很有點兒不相稱。

真是豈有此理！倒說製版房裏不許擺凳子，簡直是狗屁的狗屁，阿二一想起這件事，到現在還有點恨恨不服！有時倒也不一定爲的要坐，他却故意的搬了一張凳進來。可是一碰着這裏的領班，——這餓死鬼投胎的，就豎起眼睛來把它踢一脚，也不問問情由，便向那個澆鉛版的絡腮鬍子說：

「快拿出去，慢些陸管理見了，還當我領班在生病啦！」

餓死鬼！難道坐凳子的人，就個個是病人嗎？阿二挺起粗黑的眉毛，紅着眼睛盯住那領班，覺得領班這尖壳子，明明在咒他生病了。他氣得葫蘆上，一直冷到腳底板裏，便顛聲地說：

「不過一張凳子，我想總擠不壞什麼雞巴吧？你們來的遲，去的早，不是明明把生活我吃？」

領班沒睬他。那個鑲鉛板的貓兒駝背，忽然一跳過來，打起混雜的寧波腔急急地說：

「老兄規矩懂勿懂啦？狄噶地方儂也勿是第一來啊！啊吓，嬲話吧，嬲話吧，老兄介大大噯人要坐凳子末，阿拉貓兒駝背，還要定做一張沒靠背噯籐靠來啦！」

絡腮鬍子嗤的一笑，啦眯眼睛歪歪嘴，便把凳子搬了出去一路還囁咕着說：「什麼活太公啦，要老子跟他搬凳兒？既是經理先生的貴親族，那也不必來吃這門苦！」

「肉他們的娘！不都是些流氓嗎？老子吳阿二汗毛也沒有碰壞他們一根，爲什麼老把老子當做眼睛裏釘啊！唉唉！說來說去，總是領班一個人的鬼！他算領班

嗎？哼！領班就怎麼呢？機器房，排字房，校字房，鑄字房，刻字房，那裏沒有領班？真是屁也不稀罕，領班比狗還多。哼！領班上面有管理，管理上面還有總管理，總管理還不能神氣啦！經理先生叫他向東，他就不敢不向東。尙他們的娘！老子跟經理先生是本家，又不是化錢買的，再加也沒有壓勢過誰吓！

阿二越想越氣，只是呆木頭樣的站在一旁，怒視着那個瘦鬼領班，不出一聲。

「怎麼啦？給我相個面也好。你說我這樣瘦法，這世裏還找不到老婆吓？不過時候脫了班，你該負責呢！」

接着一陣惡意的冷笑，驀地從瘦鬼領班的小頭上拋了起來。貓兒駝背蝦蟆似的在地板上跳着，絡腮鬍子橫了他一個白眼。阿二來不及的把牙齒一咬，流氓，

流氓，痛咒着無窮無盡的流氓！梗塞在喉嚨裏的那口氣，還是半天都咽不下去。

噹噹——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

牆上那隻蝸牛式的掛鐘，好容易疊起兩個針子，慢慢地叫了這麼幾叫。阿二驀地把身子一震，好像睡了一百年似的，要緊跳起來活動活動了。挺挺胸，伸伸腰，兩隻大大的招風耳朵，也一股勁兒的豎了起來。

「勿是話，阿拉肚末裏噶鐘末，比啥西都準啦！阿二兄，儂話是勿是？」

貓兒駝背一跳進來，照例把頭向頸子裏一縮，朝牆上的鐘一望，嬉皮笑臉地向阿二做個鬼相。

阿二勉強點一點頭，他覺得貓兒駝背這個人，雖不像領班那麼尖相，但也很

有些地方，使他覺得說不出的討厭，便顯出匆忙的樣子，一面劃開脚步，一面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時候到門關啦，我去排字房看一看。」

「曲屍！」

貓兒駝背眯緊一隻眼睛，望着阿二那直挺挺的後腦杓，小聲地罵了一聲。

「喂！阿拉替儂話啦！」

當阿二走到天井裏，貓兒駝背又一跳一跳的跳到門口，一本正經地，探出他縮在頸子裏的頭，張大了口，猩猩似的向他招招手。

可是等阿二走到他面前，他又把頭向頸子裏一縮，顯出什麼都沒有的樣子，旺旺眼睛，一會兒，哈哈地狂笑起來。

阿二呆住了，只管搔着那前半個光禿的頭蓋，搔了這麼兩分鐘，才從黑暗的廊簷底下，衝出一陣粗硬的沙聲。

「不又是那個小種養的，給我的煙筒裏放進了鉛絲？」  
說着又不住的搔他的頭，顯出非常生氣的樣子。

貓兒駝背可猛把彎曲的背部，突的向後一仰，張着更大的口，一聲笑去，幾乎再透不轉氣來。從那聯珠彈似的笑聲裏，分明還在這麼地說：

「……………冤枉殺哉……………狄囑真是天曉得……………不過貓兒駝背……………一時心血來潮……………跟儂……………打打棚噶吓……………」

咄！咄！阿二連連向他啐了兩口氣，把眼睛一瞪，拉轉招風耳朵，便憤憤地走開了。



「呀呀！好！江北大世界裏的一等老顧客來了，我們問他就是，喂阿

二——」

阿二怒氣滿臉地剛踏進排字房，一個烏鼻子的小揚州，劈面衝了過來，幾個閒在那兒等換班的排字員，也夾着尾巴趕來，一時七嘴八舌地亂嚷着。

「觸際噶娘！啥噶人命官司要噶未起勁——『駐華』……」

一個捏着手盤的，逗來逗去忙找鉛字的排字員，熱病似的喝罵起來。

阿二把眉頭一皺，要緊避開那個糾纏不清的烏鼻子，便舉起眼光，一掃一掃地尋找這裏的正領班。

「喂，阿二，阿二，你說那個江北大世界，新來的女旦角有沒有麻子？我說末稍稍有……」

流氓！阿二瞪了小揚州一眼，一句挺痛快的罵人話，又暗暗地在他舌子上滾了一下。他忽然想起鄉下水田中的那牛螞蝗，一下咬住了你的肉，就死也不肯放，叫你痛也不是，癢也不是的，感到一身都說不出的肉麻起來。流氓！流氓！阿二把牙齒咬得鐵緊，不讓滾動在舌子上的罵人話語，輕易的流出聲來，心裏可恨不得飛起一拳，一下就打平了他的烏鼻子。一分鐘之後，他才慢慢地說：

「唉唉！儘是這末些，我不知道。」

說着便直頭直腦地衝開他們的包圍，擦過一排一排的，鴿子窠樣的人字形底排字架，一逕向領班工作的地方走去。

「我辣（肉）死他的媽媽！天天去的人還不知道，要末是他的眼睛放在褲襠裏啦！」

小揚州鐵青了臉在後面惡罵着，好像一匹瘋狗似的，要撲上來咬他。

「吓，第一版還沒好嗎？」

阿二瞧見領班還剛才起手鑲版，兩個滿是紅絲的眼球，便吃驚地突了出來。領班沒答話，搖搖他那大得可怕的頭。一面在用心計劃他面前的大半張空版，攤開一盤一盤的已經排好的鉛字，又跟手到架上去找那空鉛跟花鉛。

「不是起碼還有半個鐘頭嗎？」

阿二更踏進一步，跟着領班那慢慢移動的手，把突出的眼球，向上向下地眨動，心裏可焦燥得好像有雞抓在亂抓。

「煩什麼呢！」

領班臉上的眉毛，陡的豎了起來，好像兩隻紅蜻蜓似的摸着肢膀，向阿二翕

翕地勞着。接着又疊起兩個指頭，在阿二面前的桌邊猛地一擊，同時野牛似的吼叫起來。

「各掃自己門前雪，脫了班我們自會負責的！」

「負責！負責！負責！」

阿二沙着嗓子一疊聲的叫起來，臉色紫脹着，心裏像有東西要迸開來。負責！負責！哼！那天排字房偷了這麼多鉛字，到底負了些什麼責呀？不要臉！阿二把牙齒咬得吱吱地響，像煞要挑戰似的逼視那個胖傢伙。

x

x

x

x

今天製版房的領班，也破例的到得遲。等絡腮鬍子把一鍋鉛都熔好了，他才尖起一個小頭一搖一搖地搖了進來。

賭鬼！阿二還道他賭得給什麼檯腳吊住了，這時一見他進來，好像兜頭潑了盆冷水，把浮在臉上的一絲快意底微笑，驀地又閃進那濃茶色的皮膚裏。

「怎麼，今天那排字房？」

領班一見製版機上，還只有一堆厚紙，便急急地望着阿二。

「還不是脫了班，橫豎大家都隨隨便便的。」

阿二歪斜着口，一勁兒的掏着一盆漿糊，一面冷冷地說。——似乎這麼一說，心裏又稍稍的鬆了一下。

「啥嘯大家隨隨便便啦？閒話裏廂請老兄稍爲有數點啊！」

貓兒駝背半個彎曲的身子，伏在鉋鉛機上，一手撐着下巴，兩個圓圓的貓眼，向阿二骨落骨地轉了幾轉，忽然臉一沉，向他推出一個大姆指。

「呀呀！好一個忠心臣子呀！聽說館長先生馬上要升儂啦，儂高勿高興呀？」

拍！好像一枝冷冷的箭，猛地射穿了阿二的心，阿二狠狠地捧着頭，哆嗦着嘴角邊的皮，半天也說不出一句話。只覺得自己的身體在很快的縮下去縮到跟地板一樣的平了，一些粗暴的下流的腳，在上面毫無道理地踐踏着。他要跳起來翻臉了，他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折斷那一隻隻腳。啊啊！這些一鼻孔出氣的惡棍啊！

阿二亢奮地挺起他的胸，像要吃人似的紅透了他的大眼睛。

可是貓兒駝背早拉開了喉嚨，唱起那些什麼「娘姨腳蹺高，工作交關好」的牌名來了。

一到各部門工作都正式上了班，到處的空气，就異樣地拉緊起來。到處喧嚷看焦燥的人聲，與管理員的那貓叫似的喝叱聲。當某一部機關戛然停止的時候，

這裏那裏人聲，便立時匯合着，像一股浪潮似的急急地衝了過來。

「時候到門關啦，鑄字房，鑄字房，我觸喉嚨——」

「一點三十五，唔，排字房，唔，校字房，唔——二點零。……」

「機器出毛病啦！不過——吓！」。

阿二撒開了腿，脚不在脚上的在那些雜亂的人聲中穿來穿去，他忘記了自己到底在做些什麼，好像有火燒在他後面，有鉄肢膀樣的東西，不住的從空裏飛下壓在他的頭，人人很有點支持不住了，可是也有沒什麼，臉綳得鉄一樣緊。

「喂，快一點兒，——漿糊，漿糊！」

瘦鬼領班急忙地劈了他一眼，一疊聲的用剪刀敲着盆子喊起來。

咄！自己不好去拿嗎？催起別人來的時候，就總當別人有四隻手，禽他的

娘！阿二回了他一眼，便故意走到貓兒駝背那角裏去弄別的什麼紙。

這邊廂的機器房，正又開足了馬達，發出粗暴的巨聲，響澈整個的工作場，地板天花板都在岌岌地抖着，大家把低了下去的聲音，又死命的提高起來。

「喂！」

領班尖着小頭，一匹攢山鼠似的猛地趕了過來，冲着阿二的大招風耳朵，便用力極叫一聲！好像一聲尖銳的警笛，直往阿二的腦門裏攢着。

「見了鬼嗎？」

阿二一下把眼球突了出來，也粗野地回吼他一聲，——好像要壓倒這邊廂馬達底震響聲。

「喂！漿糊，漿糊，漿糊！曉得了嗎？漿糊！觸唵噶娘！屁股上掛鑰匙也不



知管的那一門呀！」

領班在尖着嗓子又吼了一大通，一路還自言自語地跑過去。

「真晦氣！老子一天到晚替鬼講話，怪不得一副莊就輸上五吊啦！」

活該！活該！阿二盯了領班一眼，本來還想延挨一下，忽然聽見他白天賭輸了錢，心裏就覺得一舒服，便大步大步的走了過去。

「唻！漿糊拿去。就是賭輸了錢，也犯不着到別人頭上來出氣啊！」

領班似乎沒有聽得，只管低着小頭，在窗口那個製版機上，把剪起的一條條的紙，分別在紙版後面，小心地貼着，貼着。

「爐子要斷氣了，喂……加煤！」

絡腮鬍子把一塊塊鉛放進熔鍋裏，忽然兩手向左右一分，怪聲地叫了起來，

那好像在跟他面前的鍋子說話，一會兒又蹲下去搬起一塊重重的鉛。

阿二連忙摸摸光禿的頭額，先向爐子那面一望，懶洋洋地，像煞一匹淺水上的船，浮也浮的移了過去。

隔壁排字房的人聲，漸漸低下來，靠着製版房這面的那扇門，吱也啞地，不住的撞着這面的牆，一種雜亂的脚步聲，從那裏急急地衝出來，好像一羣零亂的敗兵，給後面的什麼人殺來似的。

阿二鏟起一銚煤，不馬上放進爐子去。出神地聽着他們，心裏暗暗地說：

「吓，他們倒，唉唉——」

他心裏有一百隻雞爪在亂抓，聽着這些脚步聲，自己偌大個身子，好像沒有安放似的重了起來。望望那隻裂開了巨口的大熔爐，很生氣地，把那銚煤摔了進

去，一面沙着嗓子說：

「你要吃人嗎？我禽你的娘！」

「呵！三點啦！阿二來幫一下吧，快，趕不上啦！」

阿二剛把爐子弄旺，瘦鬼領班又在壓尖着嗓子叫命了。真是叫命，好像一家的事，都挺好推給他一個人做，而到着那個月頭麼，大家去領錢吧！禽他個娘！阿二把牙齒緊緊地一咬，好像要咬斷領班那個小的喉管。

「喂！慢慢叫呀！」

阿二剛要走到製版機跟前，貓兒駝背突然把滾動的鑲鉛機擦的一煞，映映他圓圓的貓眼，一匹雄貓似的向他叫了起來。映着燈光下面反射的鉛版光，他臉上像塗着一層銀子似的，越發顯出他黑溜溜的眼光，在阿二的身上怪樣地掃射着。

「什麼！」阿二呆在那裏望着他，不馬上走過來。

「嚙啥！嚙啥！」

貓兒駝背眯上一隻眼睛，笑嬉嬉地搖搖他的頭。

「阿拉生怕儂要睏去呀！——喂，毛鬍子！」

貓兒駝背瞥了他一眼，也就忽忽跑過去跟絡腮鬍子搭訕了。

唉！阿二接連眨了幾眨白眼，好像一個給人打輸了的大孩子，馬上覺得說不出的氣忿和難過起來。冤家！冤家！碰鼻子都是些冤家跟對頭，他恨着那些下流的冤家，死也不能忘記，比燒酒裏冲着水的那酒店老板還可惡！

好容易，東方在「發白」了。那灰色朦朧的曙光，好像一幅老洗不乾淨的骯髒被單，覆在死氣沉沉的小天井上。

阿二拖着沉重的腳腿，慢慢地穿過那天井，好像一匹疲倦的耕牛，一逕垂低了頭向自己的寢室走去。

同寢室的大麻子已經起來了，看見他進來，只向他瞪了一眼，漠不相關地跑出去，並在那門邊，擦的一聲把寢室的電燈扭黑了。

「噫！—

阿二在黑暗中深長地嘆了一口氣，一邊去摸索他的那枝長煙筒。他覺得這些地方的人，都才像煞有介事啦！人不像個人，連一個鬼頭麻子，也把眼睛放在頭腦壳子裏，那樣地搭起臭架兒來。要是鄉下麼，不是說，就是一個幾世沒碰頭過的過路人，也都……

唉唉！爲什麼說也不說就把電燈關了呢？阿二把煙筒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了三

敲，他想想氣極了。霍地掙起自己的身子，一陣旋風似的衝到房門口，用所有的力氣，擦的一聲把電燈開亮了，並望着走廊的那一端，噶聲地吼罵起來。可是大麻子的背影，早在那灰暗的曙光裏消失了。

一會兒，阿二便憤憤地回到自己牀上，抱起那枝長烟筒。裝一斗煙，擦着火，慢慢地躺下去，慢慢地噴起一口一口的烟。

煙霧在空裏飄飄然地裊動起來，人也有點飄飄然了，便合上了眼皮，一下，他睡着了。

可是不到十二點鐘，他便醒了。醒來的時候，好像一段高高的呆木頭。站在寢室前面的，一長排短牆那裏，旺起滿是紅絲的大眼球，呆呆地望着天井上面的天。

一分鐘，三分鐘，五分鐘，十分鐘，二十分鐘了。

他還是呆呆地望着天。一隻蒼蠅怪氣悶地在他頭上飛着，似乎在不住的說：

「啊！這傢伙到底在望些什麼吓？」

沒有人知道，也沒有人問他。那蒼蠅終於耐不住了，噙地一聲從他頭上飛了開去。

「噫！撞來哉！」

燒飯大師傅，端着一方盤菜，一搖一搖的從走廊那端搖過來，走過他的背後時，便故意大着喉嚨喊了起來。

「我侬你的娘！不是一條牛還牽得過嗎？」

阿二大大的驚了一跳，一看是燒飯大師傅，可就更不買賬了。臉色紫脹着，

兩個大大的鼻孔，這時更撐得大了，好像光是這兩個鼻孔，就可以吞下了他。

「是啊！正因為他不是一條牛囉！喂，阿二——」

同寢室的那個鬼頭麻子，不知怎的又攢了出來，口上掛着一枝烟，烟頭薰着他的眼睛，張不開似的緊揪攏來，猛地在阿二肩上拍了一下。

「啊啊！我真不懂你，江北大世界裏，到底那隻妖貨迷住了你啦？大家說說囉，你這個人真古怪！」

阿二把眉頭一縐，蠻不高興地向後退了一步。那個大師傅又夾着尾巴搖過他面前，他憤然地把牙齒一咬，從齒縫裏恨恨地迸出一聲。

「赤佬！」

「哼，那裏不好買飯吃，也犯得着天天趕上這麼多路，去吃一頓十八個銅子



的飯？說說囉，不要這麼古怪呀！」

麻子說話的時候，烟捲不住的在口角上動着，臉頰上的醬油麻皮，怪死相地打起繃來。

「咄！你們才古怪啦！」

阿二搔搔他光禿的前頂，一想起早上關燈的事情，一時又動了他的氣。便瞪了那醬油色的麻皮一眼，憤然地向門外跑去了。

「又到江北大世界去了？」

牛螞蝗！阿二剛走出報館的大門，排字房的那個烏鼻子，猛地一把扭住了他。

「喂！我問你一句正經話！」

阿二的眼睛瞧着地，好像要用光禿的前頂，衝開他的路。

「呀！人家跟你說正經話呀！」

烏鼻子顯得非常親熱，破例地一把勾住了他的手膀子。勾勾的鼻子上，很不安定地閃着一種灰暗的油光，便把那鼻尖，湊到阿二的大招風耳朵上小聲地說：

「你告訴我，真的，你今天做了什麼夢沒有？」

「呸！大清早起的！」

阿二猛地摔開那隻被抓緊的手，忿怒地向後退了一步。可是小揚州還耐心地追上一歩，好像非要曉得他的夢不可。

「你這個人真會動氣，大家老朋友囉！等會我花會打着了，請你吃酒不好嗎？」

「滾你的去，老子從來不喝別人的酒！」

阿二一下推開撲上來的小揚州，大踏步的尋着他天天走慣的那條路去了。

走着，走着，好像小揚州的聲音在耳膜上作響，他便加緊了脚步，很快的向前面走。可是走了一陣，貓兒駝背那雙下流的眼睛，又骨落骨落地轉在他面前。

「滾你們的去！流氓，流氓，流氓！」

他猛地向那兩隻眼睛擊了一拳，才平心靜氣地繼續走他的路。

不久，他那龐大的身子，也就消失在都市的喧聲中。

## 藍 牛

「唉唉，這是那裏的話呢！」

藍牛眨了他母親一眼，將半碗原燒，直着頸子倒了下去。

「不是我早就跟你說過嗎？我什麼都可以……唉唉！」

一股濃烈的酒氣，直撲到母親臉上。酒後的白眼，又接連向母親眨了幾眨。

「不是這麼說呀，總之硬做是動不得！」

母親堵起了嘴，指指頭頂的欄樓，湊到藍牛耳朵上，輕輕地說：

「已經發動了啊！最好還是不讓她知道吧。」

「唉唉，又來了！你不會不管嗎？」

藍牛沉着臉，酒後的臉色，比鉛還青。他磨着一個粗大的拳頭，牙齒咬得在吱吱地響。

「唉，人家麼，千巴萬巴也巴不到，真是的，活作了孽吓！」

母親拭拭眼睛，小聲地自語着。對於藍牛的過分倔強，心裏暗暗地感到可怕。大家再沒有話了。屋子裏靜到縫針落地的聲音也可以聽得。祇有那將近十二月的風，像是個管束不住的野孩子，只管在屋子週遭，臘臘地奔來跑去。

啊，多冷的天呵！藍牛舉起呆木的眼光，向門外的天上看看。天上可什麼花頭也沒有，祇是一片陰暗，像一塊破爛齷齪的老被絮，那麼沉重地壓在天空裏。快壓到屋子上來了。

藍牛深深地透一口氣，仍舊固質地剝弄他的手指甲。真想不到家鄉的天，一變起來，也會扮出這付可怕的死相鬼臉。當他沒有回來之前，他是多麼羨慕着家鄉的天啊！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這下面。

x

x

x

x

「牛，你看，媽勒格x！人家倒又在耕田了呢！」

當他們一小羣襤褸的灰色行列，從極遠極遠的地方，一個什麼叫做野戰病院裏拖出來的時候，好像大家又重投了人生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大家不知道怎樣才好。好像天地間祇有他們孤另另的一羣了，他們之外的一切都死了。不，早夾着尾巴，把他們當死人一樣的，拋在坟洞裏不管了。一個四十開外的跛腳同伙，驕地抓住藍牛的臂膊，穉氣地指着綠色的原野說。

蓋牛心裏一動，好半天也說不出話。

「唉唉，我的天哪！這裏到我們家鄉，怕還有九百多路程吧？你！老在想什麼？大概還想去找他們？」

跛子同伙，忽然憤怒地噴了他一臉唾沫。

「找他們？孫子忘八蛋才這麼想！可是我們打算就這樣回去了？」

藍牛亢奮地釘住那同伙的臉，黑瘦得像一隻狼狽的老獾獠了。於是蒼茫地摸摸自己的尖瘦下巴，他想這樣的回去，多少是有點慚愧。

「不然還跟誰去拚命嗎？」

憤怒的火燄，又在跛子的眼睛裏焚燒起來。

「媽勒格×，要用你的時候麼，千山萬水的趕你來？一朝用不着你了，他媽

勒格×，咱們可豬狗還不如吓！」

哦！藍牛舉起粗黑的拳頭，憤憤地擊着面前的空氣。

「唉唉！早曉得這樣麼，那一次，老子真不該沒有幹一伙呵！」

×

×

×

×

幾天後，藍牛一肚子的憤氣也就漸漸地，給另一個東西壓了下去。他想着另一塊粉藍色的天，永遠像藍寶石一樣的光亮，綴飾在他家鄉的村莊上。雖然那村莊的附近，也曾有過他自己的田，而現在早改換着別人的姓了。可是，他也並不覺得是一件怎樣不可忘記的事。他又想着村莊上的，幾家出名的大戶人家，照過去的村情；照自己眼下的這麼個年紀；這麼付堅強的身手，不正是他們隨時在挑選的一個嗎？



呵！于是他挺挺胸伸伸臂膊。弄到什麼地方的骨頭，在骨骨地響了，他才輕輕地吐出一口氣。一個不算怎樣誇大的念頭，立時在他的心裏散了開去，散在週身的血液裏，血液在加速度的，興奮地跳躍起來。

唉唉，他一想到這裏，他很懊悔自己當初的沒有耐性，竟也會夾着尾巴跟他們跑了出來。唉唉，算了吧，就算是做了三年的惡夢吧！啊，三年的惡夢啊！

可是當他回去的一箇月中，真是想也想不到，差一點幾乎把他的鼻子都氣破。人家老遠的見了他，就在迴避了，好像他是一條可怕大蟲，會吃他們。總算弄來弄去，還是同姓的王太公開了慈心，不取他的「頂手」（註）給他兩畝多最沒有出息的漏田種種，不過預先就講明，收來的稻租，要比他出租的好田加一成，因為是沒有「頂手」的緣故啊！

這樣也好，他興奮地接受了一切。也不去求教人家，馬上使翻起那黝黑的地土來。好像餓了一百天的人，忽然看見了一碗冷泡飯，恨不得連碗都吞進肚子裏。

「嘿嘿嘿……」

不過末了的結果，祇換得王太公一陣滿意的乾笑。

「你的田沒有『飄』（註）着嗎？」

「那裏，差不多『飄』了一大半呢！」

「唔，那麼下年多種畝把補補數吧！」

「不，我想，我想借一點……實在自己還沒收滿一担呢！」

「嘿嘿嘿，今年也沒有多少個月了，總之下年補數吧。好！我曉得你！」

見鬼！曉得我有烏的用！藍牛氣的像一面鼓似的回來了。他知道王太公面前，這次可白討了好。可是這話跟誰去說吓？人家還是那麼的神祕，還是老遠的見了你就在迴避了。

因此，他也怕見這些人，他壞恨着這些一切人，甚至于自己的母親，老婆，和正在老婆肚子裏發動了的那個小傢伙，以及他自己。

x

x

x

x

一直到夜深，攔樓上的老婆，才把肚裏的小傢伙生了出來。老婆睜大了可怕的眼睛，望着立在他面前的藍牛，臉火樣的紅着，頭髮蓬亂得像一束野茅草。

「好，你拿去吧，隨便丟在那裏都可以！」

這一定有鬼！想不到不過一匹綿羊般的老婆，竟也會變得這麼快！哦！藍牛

不覺全身一震，也睜大了眼睛，粗野地望着他的老婆，半天都說不出話語。

窗外屋簷下的鐵鈎子，在叮叮地不住亂響。

「不是嗎？你還以為我捨不得？吓，是的我捨是也捨不得，不過，啊，不要說吧，你再把這東西包在他外面吧。」

藍牛的手在抖了，接過破婆婆手裏的破綿絮，心頭在狂跳得不知怎樣才好。好像有兩個分不開的東西，要從那裏急急地逃開來，一下，又含糊地撞在一起，變着兩排牙齒似的東西，在慢慢地，一口一口的啃着他。

「你說送他到街上去好不好？」

藍牛一面包起那毛頭，一面怪沒有主意地看他的老婆。他牆上那一堆模糊的黑影，好像一匹迷失在大霧中受傷的笨熊。

「我說麼，隨便那裏都不好，不過，也那裏都好。」  
老婆喘着急的氣，口唇白得像兩片紙。

「那麼，這樣不會冷了吧？」

藍牛捧起那毛頭，粗野地送到老婆面前。

「吓，不是這麼抱的吓，把他眠在你胸脯裏啊！——哇！」  
老婆哇的一聲，突然把歪曲的身子倒了下去。

「唔——」

藍牛真像是一隻笨熊了。呆了好半天才把手裏的毛頭放下，一把拖起老婆，  
抓住她的兩臂發昏亂搖。

「喂，喂！」

老婆沒有答應他，一陣陣的冷汗臉透濕了臉上的亂髮，祇有那白的口唇在微微的動着。

「喂！喂！」

藍牛只管搖着她，好像打仗裏的肉搏似的，一時忘記了一切。

x

x

x

x

老婆沒有什麼，只是病了，病在牀上十幾天都不會起來。藍牛整天愁了眉頭，沒有酒吃，口裏淡得更沒有什麼話可說。母親以為他也病了。不時擔心地跟他說：

「牛，我看你還是睏睏吧，這兩天，也累得你夠了！」

藍牛眨了她一眼，又只管剝弄自己的指甲。剝指甲，是的，他沒有事做的時

候，就是剝指甲。其實指甲上，早已沒有什麼東西可剝了，可是還是一天到晚的想法剝弄着牠。

「牛，你那裏不舒服吧？」

「不！」

藍牛不耐煩似的搖一搖頭。

「聽說我家的毛頭，啊！本來張十萬家想抱去養，只是一打聽是我們家裏的，倒說又不要了。後來就送到街上去了，好得是男的，人家更會要一點，是吧？」

「吓，儘講作什麼呢！」

藍牛眨了他母親一眼，顯出更不耐煩的樣子。

天氣更冷了，冷得好像日子也凍硬了一樣的，不容易流過去。藍牛在屋子裏坐不住，外面又沒有什麼地方可去，一切都是疏遠的，好像到了疏遠的沙漠一樣。

「啊，牛，我看，我看你媳婦兒的毛病不正氣呢！」

唉，唉！藍牛越是不耐煩的時候，母親越是見了鬼似的，說這說那。

咄！誰的眼睛瞎了嗎？可是你能叫她有病嗎？藍牛恨得氣也透不得，憤憤他咬着牙齒。

「真奇怪！我昨天夜裏夢見了你的爸呢！唉唉，你爸的臉孔也很難看，後來他哭了，他說，他說，……」

藍牛索性把眼睛合上了。



「牛，牛，我看你媳婦兒的毛病又翻了呢！」  
又來了，母親簡直發了瘋。

「啊，……啊！……」

藍牛也瘋了似的跳起來，直着喉嚨狂吼了幾聲。

「可是，你得想法去求服仙方她吃吃呢！」

「啊！……啊！……」

藍牛再也忍不住了，火紅着眼睛，像一匹野獸似的在屋子裏暴跳着。

突然，藍牛不見了。一天，兩天，一個月，啊，已經三個月了。藍牛還是不見回來。

(註)「頂手」——這是藍牛家鄉的規矩，照例租人家的田種，先得付幾塊錢做「頂手」，大概

算是押租了。一畝田通常是六塊到十塊這樣子。

(註)「飄」——這是正當稻禾要結實的時候，忽然受了風的災，把稻吹飄了的意思，一經飄

過的稻，大都是空壳的多。

## 總退却

### 一

鐵路截斷了。火車頭像受傷了的野獸，躲在行人絕跡的炮火中。不叫，也不動。

鐵路的那邊，集中着草鞋脚的灰衣兵。一羣羣的，一行行，一列列的。從市鎮到村野，經過村野又延到市鎮，直拖到海的邊緣，形成一條極長的散兵綫，扭展着幾十里長的鐵的行列。

這些人的身子，緊貼在堅硬的地層上，炮架旁，沙堆柴片中。濃而且低的夜

壓着他們。千萬隻尖銳的眼睛，獸一般的充滿了黑暗。四壁消沉在死樣的靜寂中。偶而一二隻飛奔的馬匹，迫急地帶着命令來，從最後的陣地裏，遞送到街角村野，狹術戰壕。

士兵們沒有錶，在這個沒有月亮暗了星的夜幕上，辨不出流去的時候來。從嘶叫着的，一陣冷一陣的尖風裏，大概的報告他們，已經防守了半個整夜了。

他們每一呼吸中，都在期待着動員令，一切冰冷的炮口槍尖，急待着跳出他們滿肚子的東西來，瞄準這些帝國主義者所鞭策下的精銳奴羣。

時光一絲也不停的流去，每個士兵所期待的彈力，愈加緊張起來了。曾經爲突肚子的老爺們吸瀉了血汗，拋出礦山外的賈金魁，也夾在這些人羣裏，死命的捏住槍柄，埋伏在發了焦的斷垣背後，粗野地沉着鐵臉，因一種彈力而緊張起

來的心，暴躁得發了熱。一連吸了十根以上的烟捲，口裏又辣又麻，感不出一點味道，祇像機器一般地不停歇的吸着。腦筋裏受了刺激，脹得昏亂了，充滿着黑暗的眼睛，跟着槍的裂口射去；

「不衝來逗死了嗎？媽勒格戾！老子一定要殺服你們！」

「喂！」

他的身子突然地跳了起來，跟着在他肩膀上落來一個蠻有力的大拳頭。這並不是什麼惡意的事，他自己也常在出人不意的擾動着別的伙伴的。但是他口裏却：

「他媽勒格戾！嚇死你老子了啊！」

頗有烟臭的唾吐沫，直濺到那個人的鼻子上。

這個入伍不到二年的，名叫壽長年的伙伴，從沒有像這次大戰中的威風過，也從沒有像這次大戰中的賣力過。他當兵不到二年，跑了許多他從未到過的地方，打過許多的仗，得了不少的作戰經驗，還交了一些投心合意的朋友。其中最好不過的，要算這一位開口就噴唾吐沫的賈金魁，因為他們還有一種老鄉的關係。他從這些經驗豐富的朋友生活中，學會了許多臨陣逃脫的祕訣。他曾經用駁壳槍打傷了自己的腿，躲進傷兵病院去。但是這一次的兩條戰線的對壘中，他却從未偷跑過一步，他完全是出于激奮的自願來打的，經過了幾十次勝利回擊後，胆也長得斗樣大了，而且興奮得不可遏制似的。

他急燥地拉着這位頂合意的朋友，敘述他幾天來在海口作戰的生活，怎樣地擊退了敵軍，伏在屋脊上，戰壕中，說得好像來不及似的，一件事不待敘完，就

拉到別的事上去了。其實他不說，別人也會曉得的：

「……火燒，……老百姓逃難，……擊沉了炮艦，……兩隻飛機，……活捉飛機師，……奪到不少……野戰炮……手榴彈……機關槍……無線電……間諜……漢奸……」

這隻無秩序的話匣子，突然鎖緊了。

埋伏在對面的，鉄絲網裏的大小炮口，在大聲地咆哮起來，堅硬的地層，不停歇的發着劇烈的震抖。龐大得不可比喻的暗夜，驚嚇的破裂了，爲了這些炮口裏閃爆着的深紅雲球。

一個落地開花的雙響巨彈，直落到伏倒身子的壽長年他們後面十幾丈遠的瓦礫堆上，有力地爆炸着，一些碎塊片子，跳得比電桿還高，然後又如雹雨似的落

下來。

夜間望不見敵方的戰壘，都被那連珠似的開花彈，光焰奪目地照耀出來了，在一些放大的望遠鏡裏。

車站背後的，十幾架機關槍射擊，與急迫的步槍聲，顯然是中國兵的還擊。這些英勇的兵士，如何地在死的邊緣上，無情地搏戰着啊！

伏在斷垣後的人，沒有動靜，依然在震撼天地，震撼心肺的轟聲裏沉默着，埋伏的期待着。

開裂着的夜，在那霎時間的沈寂後，突然即回復了它黑暗的龐大，把這震撼心肺的巨聲咆哮，和輝煌的深紅雲球消滅了。

於是鐵靴鋼帽的人羣，躍出戰壘了，衝過鐵路。鐵甲車隊，滾在狂暴了的吼



聲前面，有力的直撲過來。雷雨樣的子彈，帶着死風的嘯聲，在空中橫亂的飛着。

一切的吼聲，深入陣地來了。子彈從埋伏着的人頭上擦去，嘯嘯的叫着。

突然，地層深處，迸出了一個出人不意的巨大霹靂，遠近的建築物，無一不在驚愕中跳了起來。

鐵甲車，癩頭龜一樣的僵在深潭中，拋滾的水流，帶着黃色的沫子鞭打它。

「殺啊！殺啊！殺殺……殺……殺殺！」

接着巨大霹靂而來的，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人的嘶喊，一種弱小民族的反抗呼聲。

壽長年攣得什麼似的，跟着遠近伙伴們的吼聲，粗野地叫着，挺着槍第一個從斷垣背後跳出來。

「拍拍拍！拍拍拍拍！」

一切冷得似冰樣的槍口裏，都在火熱地發着燭，從牠們肚子裏迫急的跳出東西來。

「嗒嗒！嗒嗒！嗒嗒！嗒嗒！」

衝到深潭邊緣上的，還活着的人，也越發瘋暴起來了，將所有的殺人東西，來不及似的發洩出來。在他們狂亂的意識中，不得不叫苦連天的期望在他們最後的掙扎中，如何地衝出這突來反攻的重圍，或者就留給他一個活着的生命逃回去。可是子彈到最後的一顆了，四壁依然是可怕的震撼心肺的喊叫，到處是拘攣

的人的呻吟聲。

身體像蛇一樣的游動，手在槍桿上跳着的壽長年，敏銳地感覺到，又有大羣的人，在他後面衝滾過來了。不過不像是他們久居隊伍中的伙伴，在他們很有力的，變動人的嘶叫聲裏，完全是反映着一種他所聽不慣的方言，完全就是本地人的土話，他當然不曉得，就是上海的失業工人們，如何爲反帝的熱情激盪着，而新投進來的革命義勇軍，不過他們的來路，是會使他感動得眼睛也會挤出眼淚來的。他本能地感覺到，仇恨着這些蠻不講理的××兵的，不單就是他們士兵的本身，而本地的苦百姓也同樣的恨死他們，並且來直接幫助他們去撲滅這些了。於是他也本能地叫出一句話，完全是他感動得發抖的心在叫了，不過連他自己也不懂得，簡直很發笑的。

壽長年站起來了，濃厚的血腥，窒塞得使他透不轉氣來，撞鼻子都是堆得戰壘一樣高的死屍。

不錯！真是魔力，幾口氣就衝過鐵路了。滾在後面的工人義勇軍熟練地呼出各種各樣的口號，很有力的，像生鏃一樣的打進士兵們的心坎去。簡直是烈火上加着滾油，前面的人，越發瘋狂，越發威壯了。

威壯的兵羣，直迫到帝國主義者氣管子的邊上了，通着電流的鐵網，擋住了管子外邊的一切。於是心在慌跳的，焦急得要鑽進地洞的敵軍殘部，又拔出刺刀，勇敢的回過頭來，和追趕來的人臉對臉的大殺起來了。幾分鐘後，死屍又堆起來，熱血在地上流，濕透了灰衣兵的草鞋腳。

遠處的槍聲，終于寂靜了。龐大的暗夜，也終于消滅了，從魚肚白的曙光

中，活人與死人的曲綫，都清楚地照出來了。

殺得威風凜凜的壽長年，眼睛裏充滿着血的紅光，跟着他們一小隊的伙伴，和新來的工人義勇軍，完全像咬人的瘋狗一樣，衝過了敵人的戰壘，直撲進帝國主義的氣管子裏去。

賈金魁狂暴得不知在吼些什麼，噴不完的唾沫，跟着口裏熱氣濺出來，冷的風，和它擊撞着，鑽進熱的口裏去。

他們愈衝愈有勁，簡直不知敵人是什麼東西似的。

但是，迫急的銅號聲裏，遞送一種命令來了，這在作戰的兵士聽來，就像說話一樣的清亮，就像「一加一等於二」一樣的不會錯的。

不過這些衝滾嘶叫的人，一若聾了耳朵一樣，直爽的說，他們是不願意聽

的。

他們越滾越進，一路是空了人的戰壘，滿地是野戰炮彈的壳子。但是迫急的號令，也愈吹愈近，愈吹愈使人不願意聽。

「他媽勒格辰！那個婊子精養的在搗鬼呀！」

一個小隊長，帶着勝利後的，一種刺激的苦痛，忍痛的轉過頭來，帶着指揮的命令。大聲地號叫着。

「媽的辰！怕死就不是好漢！老子要追，你怎樣呢？」

這樣地爭了好久，倔強的伙伴們，與新入伍的工人義勇軍，才慢慢地掉轉頭來。不過當一隻大手要把壽長年拖回的時候，他還倔強地追上幾十步，把所剩的子彈，氣憤憤的亂射一空。但誰也沒有看見他到底射中着什麼。

二

小小的部隊，從這些列強的氣管子裏拖出來了。其中頂不服氣的，要算這位壽長年。他由氣憤而轉成激怒。一路上故意走得特別慢，亂七八糟的下流地惡罵着。但他並不懂得什麼，祇曉得要打××人就要打個痛快。爲什麼要把他正在用勁的時候，正是順利追趕的時候，像笨牛一樣的拖回來呢？這是他頂氣的事，也就是他頂難明白的一件事。因此他不得不遷怒到拖着他走的小隊長。同時又遷怒到他的這個頂合意的朋友，也夾着尾巴來追趕他，並且這樣沒有道理的來笑他。但是當他回到陣裏，被炮火薰黑了的手，拿饅頭來塞進口去的時候，又一切都完全忘記得乾淨了。

迫近這個列強帝國主義氣管子外的防綫上，都在調換新兵來作戰了。這爲什麼呢？沒有人明白。

壽長年他們的一小隊，是要調到最近鄉的防綫去。這在暴燥起來像隻大老虎，魯鈍時候就是小的豬娘壽長年，會懂得什麼呢？

正是中午的時候，太陽的光芒四射，沒有雲，天是藍得像海一樣。人在底下走，又輕鬆，又舒暢。幾日夜苦戰的疲勞，似乎都飛散了，參加作戰的工人義勇軍，也由別的人率領着，在後面慢慢地開來。

這個小隊裏的人，有時三五個屁股並作一綫，口在說東說西的講着話。有時候不知爲了什麼，彼此下流地罵着，爭得眼烏珠也要落出似的。壽長年很少說話，劈開的大口上，掛着一種很粗暴的笑，跨着大步，落在伙伴們的屁股後



面。

一路上，有冒着白色烟柱，還在繼續不斷延燒的房舍，沒有人去救。很多的狗，赤着眼睛，亮光光的毛，豎着尾巴，見人就直撲上來要咬。有些正在從面孔臘黃的死屍上，拖着一件東西很快的跑開，吃不完的骨頭四散在路邊的瓦礫堆裏。也有倒在那里一動不動的巨大的馬匹，與一些從棺材裏炸出來的死屍。

「咕咕！咕咕咕！」

一輛大號卡車，猛的從對面撲過來。

壽長年側過身子，用眼睛送着這震響的，蠻有重量的東西，飛快的滾過去。

這是上海學生工人與市民們的救護隊，他們很熱烈的擁護着這次戰爭，整日整夜

的在炮火中出現。

飛滾的東西遠去了，在壽長年眼球裏祇留着一個小點的時候，他的心感動得跳了起來。

小隊慢慢地拖過板橋，綠水在橋下無聲的流，不見一隻船，水中的太陽射出強烈的光彩，刺進人的眼簾中。被炸彈劈開的大樹，折斷在河岸上，一半壓倒在同時被炸了古舊的民房上。

過橋不遠的田野中，就是指定安放小隊的地方，一些伙伴們，伏在戰壕中，粗野地望着滾回來的兄弟們。還有些伙伴們，異常忙碌的滾在陽光中，他們在搬運輜重，無數的老百姓，連逃難的資格也夠不上的老百姓，很踴躍的賣出他們的力氣來，混在輜重隊裏做工作。他們不懂得什麼列強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，更不

懂得瓜分中國的野獸行動。祇曉得××人很壞的，非常不講理的。會飛到天上  
 去，毫不費力的來燒毀他們住的用的吃的東西，並且天天在捉中國人，捉去挖眼  
 睛，割鼻子，抽肚腸，丟到黃浦江裏去。女的，啊噫！女的就更傷心了，他們像  
 野獸一般地侮辱她們，直到她們眨着白眼，抽了最後的一口氣，於是同樣的割鼻  
 子，挖了眼睛，再殺死她，同樣葬到黃浦江，蘇州河裏去。這些事時常有人去告  
 訴他們，都是些親眼目睹的人描出來的。他們非常恐怖着，這種殘暴的慘辱，  
 同樣會臨到他們自己身上來，會臨到他們的妻女身上的。所以他們眼巴巴的期  
 望着，很迫切的巴望中國人打勝仗，打了勝仗，趕這些天殺的××兵出去，  
 讓他們再安心活下去。所以他們替中國兵做事，非常高興的，再苦些也極其情願  
 的。

小隊越過戰壕十幾丈路，就散開了。別處調遣回來的兵士也不少，像一羣羣的灰螞蟻，在移來移去的動着。壽長年又不知爲了什麼，在生了氣，頭一仰，四肢一伸的倒在地上，默不做聲。他的那個頂合意的朋友沒有見他，祇管在向着別的小伙伴要烟吃，費了許多時候，弄到一個烟屁股來不及似的吸着，非常有味道。

好幾個兵，抬着一籮籮的東西來，說是後方民衆送給士兵們的慰勞品，由司令部裏分發下來的。要各隊長去領。所以許多不知名的隊長兄弟們，都爭先恐後的圍了上去。

「好！你搶我的！老子不要了！」

手裏捏着一隻萍菓，兩塊餅乾的壽長年，又在生氣了。

「不許吵！四個人分一罐的啊！誰給你一個人的呢？笨貨！」

於是壽長年的氣就平下去了，在他的隊長兄弟的大聲裏。

「喂！老壽！……」

一個像蚊子一樣低微的小聲，癢癢的在壽長年耳朵裏響。

這個低微的蚊子聲還未叫完，壽長年却暴躁得像老虎一樣的跳起來了。並且咆哮着：

「好！媽勒格辰！他們就應該吃這樣多啊！……」

這隻暴躁得不可遏制的大老虎，就像一脚踢去的飽脹了氣的足球，直落到隊長兄弟的面前：

「老子不要了！還給你。……」

一隻咬過了一口的紅蘋果，兩片洋錢大的餅干，有力的從隊長兄弟的膀子上

滾下來。

「什麼事啊！他！」

「你發了瘋嗎？你好好的發什麼瘋啊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四隻怒透了的紅眼睛，粗野地對望着。

「老壽！你又鬧什麼吓？」

賈金魁關心地拉過他氣沖沖的朋友。

「拉我幹嗎？」

壽長年憤憤地劈開他的朋友，隨後又大聲的吼着：

「太不公平了啊！小麻子親眼看見的！長官一個人，就要吃十聽什麼雞，雞

肉鬆，又吃牛奶橘子，還有，還有我想不起了，你問小麻子去，他們吃也來不及吃，老子們拚死命的打，就應該吃這樣少的！你想氣不氣呀？」

「什麼！豈有此理！混蛋！」

「好！老子也不要吃！我們打得起勁，他們就吃得開心呀！臊他媽的屁！」

一些在旁的伙伴，也染着瘋病了，把手裏吃剩的東西，遠遠的拋去，落在地上滾。這些移動着一羣羣的灰螞蟻，都轟聲地狂吼着。壽長年又跳去拉着一個扛東西的伙伴，粗野地惡罵着：

「那個王八蛋分的東西？你偷吃了嗎？你說！不說老子要打你！」

「臊你娘的！眼睛長到褲襠裏去嗎？來管你的祖宗！」

「放屁！你要做老子的祖宗？婊子養的！呵！」

擲了槍，大手一揮，拍！一下子把扛東西的伙伴的臉打腫了。對方也把老拳一揮，噠！……兩個身體，四隻手扭做一團在地上滾。

「你打！你打！」

「婊子養的！婊子養的！」

「瘋了嗎？起來！……」

「你和他吵什麼？走！我們那邊去！」

壽長年拭着頭上的血，被別的大手拉走了。

轟吵着的灰螞蟻，密密地爬在一塊兒。他們聲音合湊，活像是海上的狂濤一般。

一個黑漆皮包裹腳腿的中校官長，探海燈似的矗出在人頭上。一種很有魄力



的吼聲，壓倒了這海上的狂濤。他一雙老鼠般的小眼睛，從頭到腳的把這個以吵而出名的壽長年，深深地吸了進去。兩排白牙齒，骨骨地緊咬了一咬。

——媽的辰！應該到尿缸裏去照照自己的鬼臉呀！看重你們一點，就撒起死野來了！小船怎可重載啊？嘿！當心些！

他心裏雖這樣想着，可是，他轉動的舌子却：

「你們吵什麼啊？這是民衆的熱忱呀！一個小錢，一根油條，都是表示民衆擁護我們的心啊！那來這許多無理的取鬧呢？況且你們是人多呀！……」

「噓！」

「哼！」

一些伙伴似乎很不滿意，不過旁邊沒有人轟起來，也就沉默了。

中校官長的舌子，停在口腔裏，放光的小鼠眼睛，敏感地告訴他：

——撒野的笨傢伙，都在燻下去了！

於是轉動的舌子又轉着：

「好！不許吵了！重給你們分配過！」

### 三

幾點鐘後，正當着伙伴們在戰壕裏，田野中露宿防守的時候，壽長年却不知爲了什麼，給幾個武裝的憲兵兄弟，帶進公安局去了。在一盞飄搖着的微黃的燈火中，用他莫名其妙的白眼，送着憲兵兄弟們的屁股後影，才低下頭來，感覺到疲倦，他被打歪了的鼻子在發痛。他一路上出了許多汗，並且他曾和他送他來的

憲兵兄弟們打了十幾次，扯碎了他們的衣服，踢腫了一個兄弟的屁股。他一倒下，就打着黃牛似的鼾睡了。所以他並沒有去追究他們爲什麼要把他從戰壕裏拔了出來呢？當初去帶他的時候，倒曾經想了一想，因爲想不出，才不服地出了汗，用力打了人。

他暈的地方倒並不小，但是在裏面過夜的人是擠得連老鼠也爬不進一隻的，這些都是新進來的，還沒有送到法院的罪犯。其中最佔多數的，將來一定要判做搶犯來辦。因爲他們都吃完了最後的一粒米，北風冷水又塞不飽肚子，並且打起仗來了，雖有牛樣的力，雖跌到了頂賤的價，也沒有人去雇買，所以搶了人家的東西。其次的人，罪名就比他們更重了，將來一定要嚴刑拷打，說不定還要拉出去槍殺的。因爲他們據說是搗亂份子，都是罷工中抓進來的。爲當兵而犯法的，

祇有這位正在呼呼叫的壽長年。

各人都在對這個突來的兵犯好奇，不過他們都用眼睛在猜疑罷了。

時光不在停歇的炮火聲裏，可怖地流去了。外面的天，還像平時一樣的發着光。這些蜷縮在拘留所裏的人，眼睛裏依舊是充滿着黑暗，像在深山的礦洞裏一樣。

壽長年在這一夜沒有翻身的黃牛的鼾聲裏，回復了原有的氣力與精神。當他從地上爬起的時候，覺得很有趣味，因為他的新生活，給他換了一口新的氣。雖然他有生以來，也並不是第一次的到過這些地方，但是過去的事，他是從來不追想的，並且也早已忘記了。

他忽然想說話，但同時有兩隻眼睛，在黑暗中向他飄來。除眼睛以外，還有

「一種是他很少聽到的方言土話，大意是懂得的：

「儂爲啥格事體呀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

可是他的簡單的腦子，這樣一來，就惹起思想來

——真的！爲什麼叫我到此地來啊！……

許多時候在他的沉默中過去了。於是，不服氣的跳到鐵柵門口，

「喂！你們這些王八蛋幹嗎捉老子進來呀！一定要你說出幹嗎來！……」

「狗養的跑出來！老子拚命打仗，打錯了嗎？老子不給大炮轟死，要給你們關死在黑洞裏嗎？臊你媽的祖宗十八代！」

鐵的柵門，跟着一種牛樣的吼聲，和牛樣的勁力，震撼得發了抖。裏面一些

不安分的犯人，也轟吵起來。

「喂！老子肚腸裏在叫了啊！你們想餓死老子嗎？臊死你們的奶奶！」

鐵柵門又是一陣震撼後，另一個人的吼聲和迫急的脚步，從看不見的地方響過來，直響到夾着的鐵門的壽長年面前。

「啊唷唷！你打老子啊！老子犯了什麼罪給你管呀？你說來！不說就是姨子精養的！」

「呸！王八蛋！炮灰！」

直到太陽光斜照在幾十里長的火綫上，壽長年又興奮地拖着黑影，跨進戰壕去了。在打歪了的鼻子下，他口合不攏地大笑著。

許多伙伴，除了他原有的朋友們以外，都爭着來告訴他那他曾聽了幾十遍的

話。他似乎感到很威風，他很喜歡他們，因為他們都是替他抱不平的。他們都氣得很，就齊心鬧起來了，鬧到長官們也喝聲不住。他們又說，再不放他出來，就要亂衝了，主張亂衝的人有好幾百個。

壽長年聽得威風，像大老虎一樣的跳了起來。突然他想着，並且顫抖起來：——弟兄們，總歸是幫自己的弟兄的！祇有這些狗娘生的，別樣肚腸的長官們……。

他感動得真從眼睛迸出火來了，連直到現在還不明白的事，也忘記去追究了。

「他們打你嗎？」

一個在戰壕裏的貼近他的伙伴，曾經偷了壽長年的皮帶，給他打到像刺猬一

樣在地上滾的伙伴，關心地問着他。

「敢！」

「沒有打你嗎？鼻子怎麼歪了啊？」

「老子踢了他們的屁眼的呀！」

那個伙伴又告訴他已經退到第二道防綫了，在天快發亮的時候。

「怎麼！老子們打了幾十仗還不會退過一步啊！這班死伙隊在幹嗎的呀！媽勒格戾！」

太陽落下去了，一條條的雲，像一張老虎皮樣的，拉在深藍色的大海裏，呆板地望着下面。近地沒有開火，祇有高射炮在轟轟的射擊着。

夜的布幕，又重行把一切東西吞滅了。



這個綿亙着幾十里長的行列後面，還在繼續不斷的滾着新的工人份子來。他們每一個人，沒有不是出于自願來作戰的，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堅決，違抗了雇用他們的大頭目，立着志願，倔強地和這些大頭目鬥了一場，才跑了幾百里路而來的。他們一到，就挖掘戰壕，把身子嵌進去，期待着。

「什麼？打過來了嗎？」

伏在戰壕裏的壽長年，把歪的鼻子本能地嗅了一嗅，蠢蠢地自語着。

「是啊！好像不對了呢！」

在迫近來的，震撼天地的鐵的嗚吼中，發出一種濃厚的氣味。暗夜中的風，把它很快的飄散開來了。

「老壽！我想一定有奸細了！打仗不是吃大餅啊！有這樣容易的事嗎？奇

怪！

壽長年也覺得很奇怪，不過他的心，已暴躁得發了熱，沉着鐵臉沒有說話。非常清楚了，像萬馬奔騰的脚步聲，人的拘攣着的吼聲和呻吟聲，急潮一樣的迫近板橋那邊的田野中了。

這個防綫上的指揮官們，不知怎麼一來，有好些都夾着尾巴跑了。不過那班囂強的伙伴們，倒並不在乎這些。他們都野獸一樣的跳出戰壕去了。

夾着無聲地在流動的河，鐵的子彈，雷雹雨一樣的飛打過去，同時帶着血的腥臭回來。

從炮兵們放射出來的深紅雲球裏，照耀着田野中的死屍像山一樣的堆起來。衝滾着的人，把板橋壓斷了。

壽長年落到水裏，從伙伴們的身底下，像鯊魚一樣的躍起來。

「什麼！你要殺自己人嗎？我是上校官長啊！」

壽長年猛的撲倒了一個人。

「你是上校官嗎？很好！媽的戾！奸細！奸細！爲什麼打也不打你們就退了？奸細！沒有你們這班奸細，一定不會敗到這樣的！哼，送你回老家去吧！」

熱的血，跟着刺刀的尖鋒噴出來，直濺到壽長年的歪鼻子上。

龐大的夜，已經破碎得不可收拾了。東一堆，西一堆的火，捲起了極大的煙柱，在密得像魚刺一樣的房頂上騰起來，到處是紅的光。人在看不見的地方啼哭呼嘯，野狗在死命的咆哮，活像天與地要磨攏來了。但是在這個震天動地的轟聲和炸聲裏，那些聲音是現得十二分渺小的。

××兵瘋狂的襲來了，逼近了，他們衝滾着的散兵綫，完全接近了，完全把這些失去指揮的，倔強的人羣包圍了。

「老壽！金魁挂彩了！」

「啊！人呢？」

吧噓——

壽長年左手邊剛在說話的人，中瘋似的倒下去了。

一切的轟炸聲，把什麼東西都震聳了。壽長年嘶叫得連喉嚨也要破碎似的，但是連自己也聽不見一點聲音。好像在失敗的時候，槍也會不聽話似的，雖叫子彈狠命的跳出去，却都像是落在海裏的一樣，四面鐵緊的重圍一綫也衝不開。

這個田野中的被圍困了的人羣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中，做了二十次以上的衝鋒

激戰，陣亡了半數的英勇兵士。

壽長年還活着，不過擦傷了一塊皮，挂了一點彩罷了。他似乎毫不在乎，依舊是手擎着槍桿跳得發抖。

天快發亮了，一切轟炸聲依舊在震撼着大地。這個被圍困的人羣，雖然是缺少了半數以上的力量，但是敵人的陣綫依舊沒有迫進一寸。

突然，一羣巨大的怪物，高在天心裏吼叫着，躲在雲頭裏慢慢的旋出來。於是各處的天空，急遽的生出了拖尾巴的黑球，這些黑球，像成熟了的菓子一樣落下來，落到地上，帶着沉重的不可思議的聲音爆炸起來，荒地上的墳也崩裂開來了，把無數的活着的和死了的人，擲到天空裏，又很快的落到地上，炸成了粉碎的一塊塊。

這個困守着的人羣，就在這些尖尾巴的黑球的巨力之下，又失去了兩隊，不過就在這前後夾攻幾乎把全部覆滅的時候，充滿着紅光的無聲地流動的河那邊，鐵的人潮，暴風似的捲來了，飛奔的馬隊，躍過河流，亂箭似的直射去，霎時間，人潮把水流隔斷了。

好！真是不可思議的魔力，敵方的重圍，再也擋不住這些從心坎裏爆炸出的力量了，丟棄了他們受傷的和死了的人，及最新式的，但又笨重不過的殺人利器，四方八面的潰散開去。

連人帶馬的鐵潮，洪水一樣的衝遠去了，祇有拘攣着的人的呻吟聲，充滿在一堆堆的死屍中，令人非常難耐。

「噍！噍！啊嚏！……」

「喝！喝！殺啊！殺啊！……」

連人帶馬的潮，滾得很遠很遠了，別地方的地層在發抖，一切東西都在震得發抖。但是壽長年却没有被他們帶走。一張發黃的臉，自己移動着濕透了的受傷的滿是血的腿，用那熱病似的眼睛向前望去，但什麼也看不見，於是又倒在一個不會動的伙伴身上去，熱病似的喊起來。

「……你是奸細……嘿！……看你有多少本領……沒有高射炮嗎？……不要緊！不要緊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！……你是婊子精養的！……婊子養的！婊子養的……」

牙齒與牙齒，咬得很緊，咬得骨骨的作響，癡癡的手，狂亂的抓着，在不動的伙伴身上，布片飛起來，嘶嘶的響。

## 四

一個蠻結實的年青姑娘，穿着一身雪白的服裝，烏黑的頭髮纏在升子一樣的看護帽裏，大而且圓的眼睛，充滿着冷靜而和氣的光。有些人叫她密司蕭，有些人叫她蕭小姐，還有些人就叫她小姐。

她用脚尖，走進三等病房去，輕而且快，活像一隻小白貓。點到壽長年的牀跟前停住了。掀起他身上的蓋被，露出一張又黃又黑的臉，嘴巴張得很大，好像在等什麼來咬一口，他被救到這醫院裏來已經第三天了。

「小姐！他要緊吧？」

靠着壽長年那張牀的一個他們同伙的傷兵問那小姐說。



「噫！醫生說祇要他的熱度不增高……」

壽長年的廣闊的黃臉，瘦得突出了骨頭，下顎尖得像猿猴一樣，眼珠失了光，落在酒盅樣的兩個大眼眶裏，眼皮壓在眼球，露出兩條白綫。

「痛吧？不想吃啊？」

那小姐把他的枕頭輕輕的移了一移。

壽長年很吃力地把眼睛睜了一睜，搯動一下口角邊的皮，又很快的把眼睛合上了，依舊露出兩綫可怕的眼白。

「小姐！怎麼此地熱水也沒有喝的啊？」

一個坐在靠窗鋪上的病人，很煩燥地叫了起來。

「好！慢些叫茶房拿來。」

「慢些！慢些！老子乾了一夜了！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一個人忙不開啊！此地的護士小姐，都到特別室去了，你們一個長官，要專用一個特別護士；此地一百二十個病人，祇有我一個人啊！」

「媽的屎！長官們要舒服，老子們喝點水也要慢些——」

「你們長官化錢雇她們的啊！就是不雇末，你們司令部也會派人來關照的。」

「媽的屎！當小兵就該死！老子好起來，一定不吃這碗砲灰飯了！」

「密司蕭！……」

一個戴眼鏡的醫生，在窗外粗聲地叫着。

「你不應該同他們說話，他們是受傷的病人，不可以多說話的。開刀間沒有人，趕快去。」

「此地也沒有人啊！他們的舖位，兩星期沒有換啦！」

「不要緊！你趕快去！」

那小姐抿一抿嘴，顯出非常不滿的樣子。

「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——我屁股上的幫布落了！嗟，又在放血了！」  
剛走出了門的密司蕭，又從新跑了進來。

「我來！我來！你自己不要動呵。」

「小姐！我要屙屎了，拿個東西給我裝裝呵！」

「好，等一等。」

「屙出來了！我屙出來了啊！啊唷，糟糕！」

「噫！討厭！臭死了！」

「啊！臭！臭！那個不知趣的臭蟲啊！」

「啊哈！密司蕭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一個像癩蝦蟆樣的蹣跚的護士小姐，爬一樣的走到密司蕭跟前，急快的倒出她口裏的話：

「達克透王也，要你在九點鐘以前，把你們此地的兩個病房弄清爽，衣服被單，一概替他們換過。」

「達克透王剛說不要換的啊，叫我到開刀間去呢……」

「不！上午外邊有人來參觀的。」

「有人來看的時候就要換，不然病人的肉爛了也不管，我不弄這些把戲！」

「你對我發什麼脾氣呢？有話找達克透王去說！」

「單被也不夠啊！……」

「護士長那邊去領！」

「請你幫我一點忙好不好？」

「不！我沒有時間，王師長要聽留聲機呵。」

於是像癩蝦蟆一樣爬走的胖護士，手絹在鼻子上按一下就跑出去了。密司蕭冷靜的眼睛裏爲一種氣憤不過的苦痛燃燒着，發着逼人的光，也急急地逃了出去。

「啊唷！啊唷啞！啊唷啞！」

一個人拘彎着的叫聲，活像拉到屠場上去吃刀的老黃牛那樣的吼了起來，幾分鐘之後，又像刀子已經插進了氣管裏去似的吼不大響了：

「噫！噫！噫——」

猛地一聲響，人和蓋被都滾翻在地板上。

「怎麼？喂！喂！……」

「叫醫生！他不對了！」

一些會說話會動的人，都驚醒地坐了起來。

「小姐！小姐！這個人……快來！……」

「喂！喂！……怎麼死了人也不來管的啊！媽勒格辰！比牢洞也不如呵！」

這房間裏的六十個傷兵，其中半數以上的人，都會說話的，你一聲我一聲的叫了起來，可是依舊一個人也沒有進來。祇有正在飄動那水綠窗紗的對面洋樓上，不斷的飄送着清脆的留聲機音來。

「……我與他露水……夫……妻……有的什麼情……」

「媽的尿！醫院裏的人，到底在管些什麼呀？」

機製的音波又清脆地：

「青衫蓋……臉……我也……認得清……」

「喂！外邊的人統死光了嗎？臊死你奶奶！」

「老張！你好不好走下來？你上外邊去看一看，究竟這些人死光了沒有？」

飄動的水綠窗紗的洋樓上，又：

「玉堂春……好比花中蕊！……王公子……好比探花蜂……他好比蜜蜂兒……」

……飛來飛去來採花心……」

跛子老張，費了很大的勁走到房門口，才放着粗暴的聲音叫着：

「喂！我們房裏死了人了！你們這些狗養的！要不要來管一管喲！啊！……  
媽勒格戾！死了人也不來管的！什麼道理呀！……」

老張怒着眼睛向天井對面的洋樓上一望，接着又直起了喉嚨喊：

「喂！喂！茶房！你又叫醫生來！此地死了人了！」

「嘩啦嘩啦啥事體呀！……噢！……」

一個被老張喊做什麼茶房的人，頭也不回的跑過天井去了。

「媽勒格戾！都是一樣的貨色！什麼事比死了人還要緊呀！這樣忙得要死的樣子！」

在房裏那些只會在床上叫罵的人，都氣憤得轟吵起來了。連壽長年那張張大的大嘴吧，也緊緊的咬了攏來。有些人把茶壺什麼的摔在地上，桌子搖嚮得像



打雷一樣。

一雙有力的漂亮皮鞋腳，抬着一個戴眼鏡的醫生，從窗外的走廊裏急急地跑過來，直衝到這轟亂的房間裏。

「吵什麼，吵什麼？你們像個什麼樣？此地是醫院，不是茶坊呀！你們願意住就住，不願就滾！……」

「好！你這王八蛋的狗養的！要我們死到馬路上去嗎？你想趕我們這些受傷的人走嗎？我們不是爲了民衆來打的嗎？吃了百姓的飯，化了百姓的錢，你良心放到袴襠裏去了嗎？媽勒格辰，老子不是受了傷，一定要打死你的！」

「這是些什麼東西！混帳！想搗亂嗎！敢！」

「有什麼敢不敢！不要臉的，我們的長官屙了屎了，去吃了吧，不要臉的！」

拍馬屁的狗奴才！」拍鏗！一把白茶壺，在王醫生背後猛的飛了過來，立時落到地板上，水濺在他發亮的皮鞋上。他狂怒的轉過頭去：

「好！你是八十七師的嗎？簡直是畜牲！你來搗亂！破壞我們的院規！好！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老——老子叫……壽……長……年……你……」

壽長年氣咻咻的倒了下去，牙齒咬得吱吱地響。

「達克透王！……」

爬樣爬的胖護士，又爬到病室門口來了。

「王師長要你去，他說現在不可注射補血劑？一定要你親自去的。」

於是在病人下流的毒罵聲裏，有力的皮鞋脚，跟着癩蝦蟆一樣的護士小姐去

了。

「老方！傷兵醫院，倒說就是這個樣子，老子要不是親眼看見，那裏會知道，死還不相信會是這個樣子的啊！」

「是呀！……」

一個曾經受過中等教育的，被社會拋到軍隊裏老方那青年冷靜地說：

「唉，現在那一個地方不套起這個假面孔來騙人呢；不要說別的，像我們老蔡，都說他是革命英雄，什麼岳飛第二！唉！……」

「我的方氏小娘子，說響些，你的話蠻有道理，可惜你老公沒聽清楚啊！

哈！嘻！」

「當心屁股放血，開心什麼啊！」

「喂！不要講笑話，岳飛死在風波亭的啊，老蔡怎麼樣嗎？」

於是老方那年青便慢慢的坐起來了。高高的鼻梁下，雪白的口唇在冷靜的翕動着。

「老蔡！老蔡祇不過是一個投機的軍閥！硬是壓不服我們，才套起假面孔來說抵抗的吓！……」

一個自命爲老方的丈夫的突然又插上來：

「好！我小娘子講得有理，一點也不錯！老蔡看見馬××發了財，眼睛也紅起來了啊！」

但是另一個伙伴却不滿意似的：

「你們也比得太過了，我們老蔡總不會像馬××那樣不要臉吧？」

「不會像?!媽勒格辰，前前後後，單說，慰勞費就在二百萬；喂！你要不服氣老子的話，你分到了幾塊呢？毛綫衫，羊毛氈子，你穿到沒有，蓋到沒有？給他們拍賣了去呀！媽勒格辰，你還不是像老子一樣，祇吃到他們牙齒洞裏漏出來的一點呀!!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那個替老蔡抱不平的人，似乎沒有什麼話可以分辯了，閉着口也就不做聲。同時在壁角裏的牀上，却又吼出一個粗聲來：

「臊死他奶奶！老子們拚死拚命的打，却有人就借此天天發大財！……」房門口跑進兩個短衣服的人，很快地把倒在地上的人扛走了。接着而來的，是一個頭上綁了白幫布的大個兒，他高興得來像什麼似的，說話也在口吃了。

「老老張！兩個鐘鐘頭，弄弄……弄到……」

嘩嘩一響，袋子裏挖出一把東西。

「嘿！狗麻子！那裏搶來的啊！」

「放……放你媽的屁！人……人給……給給我的啊！我坐……坐在晒……晒  
太陽；一個人先……先……」

「媽的屁！你有了錢，話也說不連了！人家天天發大財，不要飯也不會吃嗎？」

「喂！小麻子！定了定性說給我們聽，喂！手不要抖呀！」

「啊！他麻洞裏也在開花了哪！」

「哈哈！呵！」

「我坐在晒太陽，一個學生子跑……跑來先給我說話，後……後來他就給我

「一塊洋錢，後……後來許……許多人也摸出……」

「一共幾塊？」

「八八十多塊，還……還有小……小角子！」

「乖乖！」

「不是給我一個人的啊！要我不……不要交給官長，帶進來分……分……」

## 五

幾天後，壽長年的危險時期過去了，不高興老悶着。可是這隻廢殘的死腿，却還抬不起他的身子。祇得像猴子精一樣的歇在牀中間，牀前站着一個短裙球鞋的女學生，在給他寫家信。

女學生寫了幾句，從新把頭抬起來，憐憫地望着他的猴子臉：

「叫他們放心，……還有什麼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壽長年出門快兩年了，但從沒有寫過一封信回去，他是搨鋤頭出身，並不識字，也不曉得寫信到底要說些什麼，他只得蠢相地剝着他的鼻孔。

「你還想說什麼話吧？」

「不曉得！」

他簡單地搖搖頭。

「你老婆一個人怎麼養得活兩個兒子呢？你要不要給他們寄些錢去？」

他又搖了搖頭，還在剝他的鼻子。突然把臉一沉，怪勉強地苦笑一下。



「你沒有錢嗎？」

他本能地點了點頭，沉默了半天，便粗野地吼了起來：

「媽勒格辰！四個月了，一個小錢不會拿到，老子人到幾乎送了命！……」

「怎麼！你們也會欠餉嗎？！我們天天在募捐送到前方去，單是我們一個學校裏也出去募到二千不止了呀，怎麼到現在宿餉還沒有發過呢！真奇怪了！」

「一定送上他們的腰包了！」

「你的家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蔡甸。」

「喔，蔡甸，蔡甸在湖北啦，你們真辛苦呵，你們這次的仗，打得很有價值

呵！」

「可是，我不知道我幾時才可以好。」

他狠狠地把另一個死腿拍了一記。

「啊！不要緊，心莫灰，莫急，養養就會好的。」

那個女學生忽然打着湖北腔跟他說。一種溫情的安慰，把簡直像野豬一樣魯鈍的人感動起來了。不過他不曉得要說些什麼話，祇張大了口蠢相地坐在牀上望着她，奇怪，這些學堂生真好呵！

「你腿好起來就要去歸隊吧？」

「不！老子死也不想去了！追又不許你追，總是那麼牽命的牽着，打死了也打不出一個名目來！媽勒格辰！有錢也不發餉，總要欠的，襪子，襪子也不發，錢到早扣去了！老子死也不再想到那班狗屎養的手下去了。……」

「那麼到那裏去呢？」

「啊！想想也是悔呵……」

他忽然眨着盅口那般大的，骨眶裏的大眼球，望着空裏，沉思什麼地呆了許久，忽然興奮地說：

「你真不曉得呵，我們蔡甸那地方嗎，有一次的夏天呵，忽然來了一隊幾十個人，他們真好呵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不是我吹牛屎呵，他們裏的一個長官還握了我的手，哼，他是很了不起的長官呵，……」

他的眼睛裏忽然射出兩路發亮的光，舉起一隻手，有力地向空裏一握，好像那個了不起的什麼長官的手，又緊緊地給他握住了，接着又大着嘴子說：

「哼！你們真好呵，你真不曉得啦！那個長官還稱我什麼爺叔呢，啊唷，他

跟我說了很多話，可惜他的腔調很不容易懂，他還拍拍我的背，叫我不要怕，他說他們軍隊不是……總之，他們都是些好人呵，我高興得要死了，我本來打定主意要馬上跟他們跑，嚶！真糟，糟就糟在我老娘身上呵！偏偏她早不發，遲不發，偏偏要在那個夜裏發起那個癩羅痧來了，你想糟不糟？哼！不過我好了嗎，哼，死也要去……」

一天又過去了。龐大的夜，在這些吟呻着的病人臉上爬，病人臉上的肉，一絲絲的飛削去，夜就一絲絲的接近曙光。雖然是一絲絲的爬，也終於爬走了。這一個拿幾千百條的生命所困守着的勝利的陣地，也就在這恐怖的一夜中捲失乾淨了！過去扭展着幾十里長的鐵的行例，完全像洪水衝過的一樣，不見一個活的人。真的是被洪水捲走了嗎？嘻！鬼也不能相信呵！

天一亮，醫院裏就不斷的有人出進了。門診間也就擠滿了人，不過這一天是特別的擠，特別的滿了。救護車不停歇的叫着飛來，很重的，一車一車。走廊裏，門房間，浴間，廁所，都給人咽滿了。

「茶房！茶房！給我買份報來看看！」

那個姓方的病人，從牀上坐起來。

「嚙，沒工夫！一起來就忙到噶些！」

走路貓樣快的護士小姐，急急地跳進來，背後跟着抬東西的人。

「好！此地！……！」

她指揮着扛的人，在剛纔死去的病人牀上，放下一個滿身血淋淋的中年兵。

「喂！老張，你去看一看，誰啊？」

「啊！小阿金啊！」

「呵！小阿金來了！」

「老壽！你的朋友來啦！」

於是壽長年也跳了起來；可是他的死腿還抬不起他的人，祇得像猴子一樣歇  
在床名叫：

「小阿金！阿金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傷在那裏？」

「看不清！」

小阿金却中風似的跳起來了。

「……媽勒格戾！……老子偏不走！……什麼道理叫我們退呀？……」

「啊！他說的什麼？老張！老張！你抱住他。」

「一些免強會走的伙伴，都跑到他跟前去了。」

小河金狂亂地喊着，手舞得很利害。

「你們抱住他呀！……」

「小阿金！小阿金！不要亂動啊！」

「……你們這些婊子精養的！……老子今天才認得你們了！……」

『小阿金！什麼事呀？不要亂動啦！』

「忘八蛋！……拉我做什麼？……老子偏不退！……老子死也死在此地！」

手給許多人拿住了，舞不動，於是吼聲格外響，差不多整個病院裏都聽見

了。

「老方！一定完全退走了！不像打敗的啊！小阿金叫偏不退啦！」

小阿金有一陣又不叫了，只用牙齒咬得骨骨的響，閉着的眼睛裏，流出兩條白水來。突然又在一些放鬆了的手裏跳起來：

「什麼道理呀，……我們打了幾十天了啊！……爲什麼叫老子們退？……偏不退！……打死你這個黑良心的！……」

老張的手一鬆，膀子上吃到辣辣的一拳。

「小阿金！小阿金！誰叫你們退的呀？」

「……好！好！老子們要打矮鬼……你們就放機關鎗！……放火！……開鎗！開啊！……長福！長福！……給我一發！」



吼聲低到極小，極模糊，忽然又高高的叫了一聲？

「退總不退的！……你們殺啊！」

「小阿金！啊！喂！小阿金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小阿金！小阿金！你怎麼了呀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喂！小阿金！啊！你！你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不動的黃臉上，停着兩路白的水。房間裏風暴了活人的吼叫。

# 犯

## 一

沿着山坡走去，走去，老遠就瞧見一株開滿白花的樹，孤立在藍天下面的小路邊上；再從那裏轉一個灣，路漸漸高了，黃黃泥的路，尺把來去闊，向來不生什麼草，望去像一條長長的帶，灣灣曲曲伸展到山的背脊上。

發茂弟挺着兩條小腿，跟山路賭氣似的，走得飛一樣快，實在，他真想飛過這重山去，抱住他的爸哭個痛快！不，放鴨子的爸，這個時候怕不在家；媽婦人家懂些什麼個，至多嘸起一張鰻魚嘴，似哭非哭地鎖緊了眉頭說：「孩子別哭

啦，有話不好好的說嗎？」

說？！跟誰說呀？就跟你媽嗎？嘿！發茂弟忽然顯出氣憤的樣子，他想這世裏怕跟她總說不清了，不是他蠻好在家裏幫爸趕鴨子，種種菜，十四歲的孩子，已經會挑起七八十斤柴去市口裏賣，總也不該算是吃死飯的了；還有捉起鯽魚來，不是誰都稱贊發茂弟的手法狠嗎？那是人家還沒有摸熟魚的皮氣，惟有發茂弟，尤其對於那快要生兒子的鯽魚娘的性格，特別熟悉，他知道那些雌頭，也像拖着大肚子的婦人們一樣的懶，一樣的怕動，常常躲在靠河岸的石子縫裏，也見有人去捉牠了，常常把半個身子攢在洞縫裏，還拚命游着牠洞外的青尾巴，做出一付又蠢又傻的樣子。

「攢呀，你攢進去呀，你算瞧不見我了嗎？」

碰着眼明手快的發茂弟，喀刺一聲地給拖出來了。呵呵！一拿到家裏，爸爸了，媽忙着拿菜刀，味道兒真不差，大家又開了葷。

唉唉！過去的日子太像一個夢；太像一陣煙。不過落在發茂弟身上，總是隨波逐浪地渡着那些日子，真的，他從沒有打算過什麼，也從沒有怨恨過什麼，如果挨到一定要餓飯的日子，還不是馬馬虎虎把小肚皮緊一緊，去家裏打一個轉又跑出來了！那像媽，整天挺出那付哭臉，嚶聲嘆氣：橫又是米糧貴啦；豎又是日子過不去，沒田沒地；小人身子大人口，天天像啄木鳥似的在爸面前啄着。都是媽，都是媽的那張鰻魚嘴。啄也啄的，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啄進那陰氣沉沉的棺材舖去了。

棺材，發茂弟從來就怕見這東西，要是平常夢見一口漆黑的棺材，準會嚇出

一身大汗。他想三十六行中那行不好學，偏偏要送他去學做那給死人睡的臭棺材？真叫他越想越恨，不過恨也不中，後來也就再不去想他了。

可是，在棺材舖裏的日子呀，再沒有往常那樣容易過了！莫非是「捧別人的碗，得挨別人的管！」管，那位要命的老板兼師傅，怕是天字第一號的好管手。當真叫他老板嗎？不，率性叫他「老狼」吧，是的，他是一條可怕的老狼；那對銅鈴巨眼一突出來，就像要吃人，一射到發茂弟身上，發茂弟全身的骨頭自然而然的會發酥，人就一寸一寸的縮下去，縮到刺蠟樣一團，他再不會動了。

「咄！養太公嗎？我的太公早死了呢！」

老板一見那樣子，氣更來了，扛起滿額的粗筋，喝聲「沒娘崽子」；或是「你的舅子」，便立時抓起他手邊的傢伙，通！好像棺材舖裏老板打徒弟，立例

不許用空手，通，通，照例是一下比一下重，尺就尺，鑿柄就鑿柄，祇要手邊得到，祇要老板的手會拿得起，就是鐵做的鋼口斧頭，說不定也可以劈到你身上。總之徒弟在老板的眼睛裏，就是個該死的東西。

可是我的天哪！發茂弟還不懂得這個道理，他老躲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或是夜裏躺在床上的時候，摸着身上的傷痕，他想莫非是前世跟他結了什麼冤仇，同時一個簡單的念頭，也就在他心裏跳躍起來，跳躍得非常厲害，還不上兩個月，那念頭起碼跳了一百次，終於他跑了。可恨媽真惡心，唉唉，媽怕是一「黃狗心」吧？她扮起非常兇狠的臉。差不多刀也砍不進，——發茂弟從沒有見過她那種發怒的樣子，竟連口裏的牙齒也比往常更長得可怕起來。她緊咬着那長長的黃牙齒說：

「總是自己不長進呀。家裏有現成飯給你吃嗎？你想！你想！啊哎，啊哎我的天……」

鼻涕眼淚，媽在狼狽得如同一隻小鼠的發茂弟面前，號啕起來了。

「呸，」發茂弟噉了一大跳，聳聳肩，驀地從家裏跑了出來，他在心裏說：

「要是趁我剛從肚子裏爬出來的時候，就捏死了多好，現在這麼不上不下的，人可不是吊水桶呀！」

爸，不像媽，向來沒有多話說，看他的樣子，心裏準也很難過，牽着自己的手，他說：

「兒呀，不是做爹娘的人，不知道疼自己的肉呀，不過，怪也難怪你。」

一路上，爸的手老是抖着，說話的時候，眼睛儘瞧着別的地方。發茂弟低了

頭，覺得爸的聲音，很像躲在雪窠裏的老鴉叫。

快近棺材舖的街路上，爸呆呆地停下脚步，摸摸發茂弟的頭。發茂弟覺着心裏一酸，立時有股熱熱的東西，將從鼻子什麼地方衝出來，可是他極力忍住，並決然地轉過他的頭，接連點了幾下，表示他一切都知道了。不過忠厚的爸，還不放心似的，猛地又牽住他的手說：

「好，你去吧，好好地，等爸的鴨子賣了給你……」

爸的聲音忽然哽硬着，好像從喉嚨裏拖出一條灣曲粗硬的鉛絲，拖到最後一段，差不多費了更大的氣力。發茂弟聳聳肩，沉悶地打了個寒噤。

爸呀！一舉起爸的那樣子，發茂弟逃的念頭便立時消散了。從此，也可說是完全爲了爸，發茂弟已經對自己發過誓，死也得拚命幹下去，決計不再叫他的爸



爲了他擔心事，至于餅，竟也不必買來，賣鴨子的錢，還是買塊肥肉油油你爸的腸吧。他很懂事，他想爸比自己更苦得多，爸的年紀一年年老了。再下去鴨子也放不動了。可是爸也不用愁，那個時候你的發茂兒也成人了，他是一個有本專的木匠了，木匠不一定專做棺材呀，世界上沒有木匠還成世界嗎？所以也別愁兒子養你不活啊！

這麼一轉念，發茂弟什麼事都能夠忍着接受，有時當老板的狼性發作起來了，他也不像先前那樣畏縮，嚇得魂靈也出竅的樣子，他咬緊牙齒，抱住自己的胸，身子挺直着，且在肚子裏說！

「儘你打，儘你打個夠吧，這身子可不能算是你的，不是嗎？誰都知道是我爸給我生的呀！」

發茂弟終于變了，見了老板以下的人也敢說說笑笑，他覺得自己並沒有比別人少一個鼻子，或是一隻眼睛，他很當自己是一個人，而且他期望着五年學徒期滿之後，做一個更有用的人。

日子又平靜地流去，一天一天，發茂弟抱着一種超過十四歲孩子的堅忍精神，在長而遠的人生大道上走着，他知道總有這麼一天會走到他要到的地方。

那知道，可說連鬼也不知道，忽然從青青的天空裏，落下這麼一個巨大的霹靂，劈得他幾乎再透不轉氣來，幾乎再不知要怎樣的做人了。

老板瘋了嗎？噯，什麼事呀，他？照例老板要打他的時候，必定先抓住他一個錯頭，那怕錯頭小到僅僅是爲了偶而脫落了鑿柄，那麼也可說是他的不小心，這次可屁的錯頭也沒給他拾住，而且來勢洶洶的活像起了殺心，不簡直是發了瘋

嗎？

逆來順受，發茂弟姑且昂然地抱着胸，等候着一個不可避免的狂風暴來到。可是在他那剛毅的眼球上，却閃出一種寒冷的光芒，一種不可任意欺負的倔強光劍。這在正怒得如同烈火的老板，當然沒有心思去注意了，他掃着兩通桌子，便擎起一根粗粗的木棍，連聲帶吼地撲到發茂弟面前。

「你這小賊，偷老子的，偷老子的錢啊，你這，你這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發茂弟退到一口正在成圈的棺材旁邊，一手擋住那空裏落下來的木棍，並坦然地直視着他的老板。

「什麼呀，死人肚裏該有魂，倒反問起老子來？」

老板突出銅鈴眼，逼視着他約摸二秒鐘，他已斷定發茂弟那配合在黝黑長臉上的，一雙黝黝發光的大圓眼，確確實實是一付賊相，而且還是相當有經驗的賊相，他知道有經驗的偷賊，才有那種毫不懼怕，若無其事的神氣，這不過是一種下作的狡猾掩飾。

「該死的東西！」老板那薑黃色的臉肉上，猛地激起了一度可怕的抽搐，用平生的氣力，舉起他手裏的木棍，像一下就要結果了他。不過老板在自己的盛怒之下，還痛責着自己的「該死，」——怎麼一個精明聞世已二十多載的老板，會這樣的粗心失眼！雖然他也曾暗暗地雇了人，砍伐過城隍山上的松木，已不止三次之多，而事後竟一點形跡也不露。可說對於這門道理，他是最那個也沒有了。不過今天的發現，還不能不歸功于自己的精明，而且在那個什麼人都不容易留意

的，公開秘密場所，還尋出了全數的贓物。

「噫，贓證在這裏，現在看你還有臉裝腔嗎？」

老板幕地又從腰袋裏，摸出一個破布包包的東西，得意地舉到發茂弟眼上，「哼！」接着便把那破布小包，在發茂弟的左眼角上連擊了幾下。哦——這時候，發茂弟才明白那破布包裹，大約包的是幾塊大洋錢，他莫名其妙地睜大了眼睛，像猛地看見「一套「栽瓜殺人」的大把戲，心裏又怕又奇，不過當他覺得這套把戲，到底不是玩着耍的時候。他非常的着急了，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，是的，該就在這個緊要的時候說。唉唉！真作怪，說話的口，非但不聽他的令，而且連從未有過的口吃毛病，也作怪地同時來了。

什麼鬼迷住了你嗎？發茂弟緊咬了牙齒，恨恨地擰着自己的腿，重新挺直他

的胸，似乎這麼一來，人已稍稍清醒點了，終于大胆地瞧着他的老板，抱着他挺直的胸說：

「剛才可就是爲的這個嗎？這個，我可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！」

並把他冷冷的眼光向擠立在舖子外的觀衆們掃了一轉，再摸着他左眼角上剛才新暴起的一個紫血塊，顯出不服的樣子。

沉默，那霎時間的沉默中，老板心裏雖也大跑馬似的奔過許多模糊人影，他看見前幾天爲了預支工錢跟他口角的金榮麻子，也看見天天姘在他腳頭的那個吊眼姘婦；又看見……總之發茂弟的那般一貫大膽無畏的神氣，不能不叫老板的暗地「吃癩」，總說當官也祇有一賴，你能硬叫他不賴嗎？因此，他又後悔自己的「發作」，還過于早了些，不過當他第二次再擰起那醬黃色的臉肉時，他顯得

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了。他的爲人就是這麼乾而脆的，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」何況還是對於個把該死的小東西——徒弟，煩了心計，也徒然可惜。所以他把一陣冷笑，猛地鎮住自己搖動的心。

「那麼，是我冤枉你了？你該去伸冤呀！」

發茂弟驀地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在地上。那是老板破例用赤手打了他一下耳光。

「噫！你捧着臉幹嗎？是的，我也知道你再沒有臉見人了。」

哦！發茂弟剛從一陣劇烈的哄笑聲裏，站直他的身子，又來了一個向後的踉蹌，這次可真跌倒在地上了，眼前昏黑得可怕：什麼房子；什麼鋸子斧頭；什麼房子上的七門八窗；以及老板那突出在醬黃色臉肉上的銅鈴巨眼；甚至那剛才哄

笑時，全身肥肉都在塊塊抖動的，隔壁染坊店裏的大塊頭，……都像同時吃着了一個開花炸彈，猛地冲上了半天，又紛紛地跌落在他身上，壓得他氣也透不轉。也不知道自己的鼻子已經在流血，自己已經在號哭。只覺得有一陣陣的什麼風，夾着老板的吼聲在耳朵邊叫嘯着。

「嘿嘿！看不出你竟有這本事呀！……你不怕犯法嗎？……什麼，你還要裝腔害我嗎？……咳咳！我也不作這個孽了！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，……記着！自有收拾你的人！……哭！我這裏可不是孤墳頭！我還道你真的已經那個了呢？還好，還好，……滾吧，……快……不過你記着，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！」

哦——發茂弟不知什麼時候，捧着臃腫的腦壳，從老板手裏的木棍下面溜了出來，也不知溜上了多少路，他才沒有號哭。



現在發茂弟越想越氣，打了還小事，給攆出也在其次，偷，偷可不能承認，他不是「夜里偷瓜儘揀軟的捏」嗎，人不能窮，人也不可以軟，窮了軟了麼？那就，那就，所以發茂弟除了那個銅鈴眼的老板之外，似乎還恨着別的什麼，可是媽嗎？不——他想了想搖搖他的頭；爸嗎？發茂弟趕忙打一下自己的嘴巴，爸，是世界上最的一個人，他從沒有害過什麼人。那麼——他眨起眼睛想了好久，可是總想不出，他恨恨地跺着腳，面前又可怕地閃出兩隻銅鈴般的巨眼，一閃一閃地逼視着他，這回他可一點也不怕他了，他也怒着自己的眼睛，約摸炯炯地對射了一分鐘，他撲地對着山路邊上的，一叢開得正盛的滿山紅，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，轉過頭去，伸長了頸子，瞧着遠遠的一方天，他叫喊着：

「天上的太陽做證，現在，給你賭過咒來。」

于是聲音更放大了，似乎要喊得給一叢樹林擋住的那條街鎮也聽到。

「誰偷了你的錢麼，誰就馬上上棺材！可是，」

可是的什麼呀，發茂弟眼睛一眨，舉起拳頭在空裏揮了一個圈，他那黝黑的臉上，立時透出勝利的油光，當然冤枉他的人，也得馬上上棺材！

這麼一來，他心裏已輕鬆了許多，輕飄飄的挺着兩條小腳，繼續在山路上飛似的走着。

一一

「喂！不是發茂哥嗎？」

那個呀？好像聲音兒非常熟。發茂弟豎起耳朵，在剛才打轉的山路上扔住腳

犯

步，留心向四面一望，人可看不見，只見綠森森的冲天大毛竹，鋪展在滿坑滿谷滿山背，差不多很少有地方可以瞧見拳頭大的這麼一角天，陽光偶而透進竹林裏，看它也站不住脚，竄來竄去，給那綠絨似的細枝密葉，搓成粉碎的一點點，一絲絲，一會兒，一絲一點也不見了。撇下個陰沉沉的毛竹山，不時發出沙沙的喊聲，好像非常氣悶地喘息着！

發茂弟不禁呆了一下，頭頂的竹枝上，驀地撲起一隻褐色的大野鷹，長嘯了一聲，拍拍地穿出竹林外去了。哦！發茂弟深深地打了個寒噤，這時候，好像全林子都過了個不安的擾動，並從那擾動的搖撼中，似乎又在半空裏撒下一大把細細的砂石。發茂弟拚命的向前奔着，可是奔不快，儘像有東西絆着他的脚，便又猛地站住，攀着一株粗壯的「竹娘」，他爬上了高高的岩石，再向四面巡看一

轉，他急想找出那個叫他的人，於是大着嗓子喊，聲音有點兒抖。

「喂！叫我的人不跑出來麼？是人還是鬼吓？」

「喔呵！小泥鰍吓。」

咄！發茂弟不防岩石背後就躲着那個人！猛地又唬了一跳，差些兒從岩石上翻落下來，他立時虎起了臉，心裏委實有點火。

可是小泥鰍一點也沒有覺得，他瞧着發茂弟抱住毛竹，從空裏落下來時，就看出他的手法還欠靈活，而且對於那種抖抖顫顫的樣子，認為非常可笑。

「呵！你的膽還是那麼小？」

等發茂弟落到地上，他馬上嗅嗅鼻子，用他那種永不會改變的像女孩子的尖聲說，同時做出一付極醜的怪臉，嘻嘻地笑起來。

「又不靠膽子吃飯！」

發茂弟還是很不高興地瞥了他一眼。

「吓！我看你剛才一隻老鷹飛起，你就怕了，老鷹也用得着怕嗎？這山裏還有野豬呢，我可什麼都不怕，便是「獨口野豬」我也有法子對付它，不過，「獨口野豬」是挺壞的壞蛋，壞的是它見了人不怕。這種「獨口」的，你怕還沒有看過吧？吓！我聽你剛才跑上崗子的脚步声，我已知道你心裏很着了慌，你到底慌的什麼吓？我想馬上叫住你並叫你不要怕，可是一想，我索性要試試你的膽子了，膽子全靠嚇了才會大，真的，假如你嚇了這麼三十次，包你是一個大膽子的人了。」

小泥鳅越說越高興，非常興奮地一邊儘嗅着他的鼻子，他那種不論說話，或

是不說話時，總要無端的嗅着鼻子，而且又是個老鴉嘴般的尖瘦鼻子，發茂弟認爲是非常討厭的死相！不過對於小泥鰍的許多話語，倒也覺得新奇有趣，立時便點了幾下頭，再不像先前那樣生氣了。

「那麼你一個人躲在這裏，是專門想法對付『獨口野豬』了？」

「嘻嘻——」

小泥鰍又是一陣尖聲的傻笑，又做出一個怪臉，表示否認他的專門對付「獨口」。反剪着兩手，很小心的向後面高山脊上觀望一下，接着便關心地說：

「現在老板還打你嗎？我想你真寫意，我常常在想，你們在街面上住慣了，恐怕有人叫你們去騰雲一定也不高興了！形形色色，見得多，聽得多，是吧，我想什麼地方都沒有街上寫意啦！」

他瞧瞧發茂弟新剃光的和尚頭，與那件不見補釘的藍短衫顯出不勝羨慕的樣子，又用力嗅嗅鼻子，似乎要從發茂弟身上，嗅飽那寫意的街鎮氣味。

可是發茂弟却馬上睜大眼睛，對準那個嗅也嗅的尖鼻子，猛地啐了一口氣，憤然地走開了，不說一句話。

簡直滾他爸的瞎子蛋，他，小泥鳅，也配笑笑人了？他下意識的摸摸自己腫的和尙頭，再摸摸眼角上紫血魂，哼！他明明故意在尋人家的開心呀！給他爸的相個面，總有這麼一天到老子的手！吓——發茂弟忽然挺一挺他圓眼上的黑濃眉，一點報復的火燄，立時飛到他心裏開始燃燒了。他一起起小泥鳅剛才反剪着兩手，窺望山脊的鬼樣子；再瞧瞧那新透在黃沙土外的，一羣黑黝黝的春筍尖頂，那報復的火燄，立時從心裏燒到他臉上，他怒着臉，喝聲「不要臉的！」便

一口氣衝到小泥鳅面前。這時候，他要破壞一個什麼，來洩出他心裏的氣憤，來填平他心裏的一道深的傷痕！至於小泥鳅的對他究有多少不友之處，可已不放在心上。

小泥鳅把頭向頸子裏一縮，似乎明白了他的來意，露出幾個大的黃板牙，驚吼一聲，提起重重的篋籃，向林子深處飛似的奔着。

這還能放手嗎？天大的敵人就是他小泥鳅，發茂弟搖一搖身子，也毫不遲疑地趕了上去。他直視着小泥鳅的背影，活像一盞在風口裏飄搖的紙壳燈籠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。

「喀刺」

終於像拖出石洞裏的腳婆娘，發茂弟一把將小泥鳅扔倒了。



「哼！我要瞧瞧你篋裏藏着的什麼寶貝，吓！——別裝你的腔吧，我要捉你到禁山會去，禁山會，我知道禁山會會給你個痛快，你是害人的壞蛋，你道我還不知道嗎？」

在一個山坡的斜面上，發茂弟一脚跪在小泥鳅的肚子上，揪住小泥鳅的胸襟，用力拖着，搖着他；另一隻腳踢着他；最後把光光的和尚頭頂住他的胸，換出那胸襟上的手，拍的給了他一巴掌。

「快跟我到禁山會去吓！」

活像小猫捉到大老鼠，顯出沒有擺佈的樣子。不知怎麼一來，倒是發茂弟先哭了出來。

小泥鳅眨着白白的眼睛，像一隻落水鼠般的突出了眼珠，他不哭，只是死命

拉住他重重的笱篋，他相信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發茂哥，沒有這麼大的口會把他吞下去。

真的，他們約摸又相持了五分鐘，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。

發茂弟一路機械地走着，心裏什麼都沒有了，好像正在走路的人，完全不是他自己，那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船兒，給狂風吹毀了舵，吹失了方面，迷迷惘惘，在海天一色的水浪上飄着蕩着。

不過當他翻過山嶺，走上了進村的大路，他猛地驚了一跳，唉唉！「我到底往那裏去呀？」等他忽然聽到從山谷間，傳來自己的回聲猛地又驚了一跳，覺得全身却冷了一下，他斷定自己在發昏了，心里非常的亂，他想起許多許多從沒有想過的念頭，終於又看見了小泥鳅那搖幌的灰白背影，喂！他立時懷傷地搓搓

手，實在的，自己有什麼本領配打他？他什麼都不怕，他有銅的皮，鐵的骨，水裏火裏都去得，他是個小怪物。沒有他這個小怪物，也早就沒有了他的瞎子爸。哦！「小泥鰍呀！」他驀地狂叫了一聲，莫明其妙地落下兩行淚水。

最可惡的，是村中心的那株白菓樹，已經也清清楚楚的望見了，依舊是這麼高，這麼大，這麼一柄大傘似的撐在村子上，只是去的時候，還剛剛抽嫩芽，而今已穿上一套綠色的新衣了。那下面就有他的家，不，他不承認那裏有他的家，他是一條連尾巴也沒有的狗，早給人家房子裏主人趕出來了！

一條連尾巴也沒有的狗，唉唉——發茂弟驟然身子一軟，眼前可什麼都瞧不見了！傘似撐着的白菓樹；幾堵黃黃泥牆的小村莊；田畝；大路；跟着大路流去的，那穿村而過的淙淙澗水河，都在一陣混亂的搖旋中，旋出天的外面去了，而

展開在他眼前的，依舊是海天一色的波波浪浪。他担心着那隻失去了舵的船，可是他並不希望有人去救，是的，最好快一點兒沉下去。

## 二

村上，太陽又落山了。

當落山後的太陽，從遠山脊上攝回它最後的一抹餘光，那淡灰色的黃昏布幕，立時從天空裏飄降下來，遠處的山林，便也漸漸地顯出模糊的輪廓，同時給着地飛起的白色暮霧纏繞着這裏到那裏，好像整個的山林，抬在空中微微浮動。

發茂弟抱着胸，靠在自家的泥牆上，舉起蒼茫的眼光向四面望望，覺得什麼都變幻得太可怕，就是那整天奔放的河流，這時也怪樣畏縮，壓着和生怕別人聽

見的嗚咽泣聲，悄悄地爬出村去，活像一條受傷的灰色長蛇，樣子非常狼狽。

發茂弟默然許久，什麼可怕的念頭都來到他心上，忽然鼻尖一酸，兩泡酸熱的淚水，立時包住他烏黑的眼球，展在他面前的一切，更顯出模糊的怪狀，他固執地直着身子，讓那已經湧起的淚水，沿着黝黑的臉頰淌下來淌到口角邊，淚水轉了一個灣，接着又有湧起的淚水，跟尋着原路淌下來，好像再世也淌不完。

他回來已經三天了，可是到家的第二天，媽就出去幫了人，媽變得非常奇怪，她展開了幾百年都鎖緊的眉頭，喜洋洋的一張臉，用響亮的聲子跟爸說：

「你家爸，王家嫂嫂已跟我說好了，她本家三媳婦剛生了小的，要添個人洗什麼，帶便弄點子小菜，一塊錢一個月啦！」

媽說到一塊錢的時候聲子特別有力，同時眼睛裏也射出絲絲的光芒，——好

像頓時年輕了十多歲，向爸臉上掃了這麼三掃，當然是在徵求爸的同意了。發茂弟趕忙注意他爸，爸可什麼話也沒有，祇隨便地「唔」了一聲，即將眼睛瞧着地，他又沉默了。

媽的眼光忽然又掃到發茂弟臉上，發茂弟不覺身子一震，即忙學着他爸，也把眼睛瞧在地上。他看見地上有兩隻眼睛，他認識那可怕的眼睛，「噯！」他嘆了一口氣，心頭怪沉重。他想假使媽要借題發揮來責備他什麼，他準備一百個不開口對付她。

可是媽呀，竟連舖子兩個字也沒提着，意外抓住發茂弟的手，並向他拋出一個無聲的笑。

「吓，你在想什麼？替你的媽担心事？傻孩子，媽是去賺錢的呀！你看，這

箱裏還有雙新鞋，是你的，做了正想叫爸送給你，可是你已經回來了，不過，那也好，——」

媽說到這裏略一頓，好像已經知道她兒子的心事，急忙把要說的話語勒住，一會兒，驀地緊一下她握住的那隻手。

「真是的，日子過得多快呀，發茂兒又見高了，也大人皮氣起來了，你看，正是筍樣透的時候呢！」

發茂弟依舊沒有抬起他的頭，不過他斲完媽的眼光，這時已經離開自己，得意地送到爸臉上去了，趁這機會並脫出了那隻被握住的手，覺得全身都輕了一下。他要用心聽爸說話，他想爸這次總該有話說了。爸近來那種更不大說話的皮氣，他覺得非常奇怪，但仔細一想，却又非常的難過。

可是固執的爸，到底還沒有說話，祇是他坐的那張竹椅，吱地叫了一聲，雖是叫得那麼輕，發茂弟可已覺得爸的眼光，至少跟媽的匯合了一次，接着兩個人的眼光，同時又流到自己背上，左一瞧，右一望，從頭上到腳跟，從腳跟又回到頭上，好像兩位出征多年歸來的大將軍，懷着困憊，痛苦，與最後勝利的複雜心情，正在撫摸他們一件一件的戰利品，結果，那一切長期的困憊與痛苦，完全消失在勝利的微微一笑中。

呵，他們準在笑了。他想爸的笑容，準還是那麼大方，到底是男人呵。不像媽，眼梢生來就向下掛到，笑的時候也至多把眼梢邊的老皮一縐，再把嘴一抿，生怕不這麼一抿，嘴裏的黃牙齒會掉下來。

發茂弟突然轉過他的頭，他想趁爸的不備，驀地捉住他那大方的笑臉重溫一



下。並證明他的猜想是一點也沒有錯。

可是，可是，吓，發茂弟猛地吐出一口氣，做了很大的虛心事般的，臉上火樣地熱着。再瞧他的爸，爸這時才突的抬起他的頭來，好像跟誰生了氣似的，就把那生氣的眼睛，向發茂弟盯了一下，冲着他便嘆了一口長長的氣。這樣，似乎還不夠發洩，再發出粗嘎的聲音，向正在補衣服的媽硬硬地說。

「還補它做什麼呢？破的不一樣穿嗎？」

「快了！」媽一針抽去，順了綫頭的方向，斜看着爸將嘴一抿。

這一下，發茂弟可完全沒有看見。他的腿像生了根，覺得一身都沒有擺佈，他覺得爸完全變了，爸的變，使他生氣，但也使他可怕。他連想到媽的這一去，決不是好去，他斷定媽這一去，也許再不會回來。非但媽不回來，就是這已經變

了的，忠厚一世的爸，也有這麼一天會跑去，——大概是跑「天邊」去，再思量他的家，與家裏一個孤另另的發茂兒！唉唉！

「爸！你太辛苦了，鴨子我也可以趕，你還是在家裏歇息個。」

當爸又要去放鴨子的時候，發茂弟大胆搶住爸手裏的趕鴨棒，向爸奮勇地提議。

「唔！」爸唔了一聲，可是不就鬆開他的棒，停了好一回，他才繃緊着臉說：

「還是我去吧，家裏也坐不住。」

爸回來吃飯了，那張還是繃緊的臉，好像都沒有鬆動一下過。

可是發茂弟誠心要討爸的好，不但是討好，並且要爸注意他，他已經是怎樣

的一個孩子，不是沒出息的孩子，不要隨便拋棄這孩子，那是全功盡棄的。

「爸，你的鴨子太瘦了，鴨子也難養呀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可惜我們沒有本錢，不然養頭牛多好，替人家耕耕田，自己吃得他的，還可賺半塊錢一天啦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不担心事，不是比該田的還保穩？」

「嗯！」

談得總算很入港，發茂弟暗暗高興，他不肯隨便結束這談話，便又奮勇地說：

「爸，我還是照舊去砍柴不化本！」

他眨起他討賞的眼光望着爸。「乖孩子！」他料定那紫厚的嘴唇上，將要拋出一聲什麼。

可是爸立刻將臉一沉，似乎立刻又生氣了。爸簡直太會生氣，好像一隻不容易耍的貓。

「柴！」

發茂弟猛地一怔，想不到爸會生氣得那個樣，不但眼珠紅了，連額額上筋又扛起了。

「柴到什麼地方去砍呀？這裏禁山會的人比老虎還兇惡！砍！差不多砍兩條腿子去賣賣！」

哦！爸的變已變定了的，發茂弟無可如何地咬一下牙齒。

所以一當出去放鴨子，撇下他一個人在家裏的時候，他就莫明其妙的担心，害怕。連整個的屋子——不，那是黑洞洞的一塚孤墓。也使他可怕，好像裏面有什麼鬼怪要捉他，吃他，不得不躲在門外，十分疲倦的時候，他靠着泥牆。

現在，他的爸還沒有回來，一切恐怕的念頭，都結成了眼淚的綫索，在他的臉上淌着淌着。

黃昏的微風，吹來了山林間的濕土氣息，也吹來了人家燒飯的米香，與成羣結隊的疲倦歸鳥，這一切，都叫發茂弟心焦，無可奈何，他跑到屋後的白葉樹下，拭乾眼淚，眺望着田野的那邊。

「噢~~~~噓，噢~~~~噓！」

哦！爸，爸回來了。發茂弟全身一聳，一下箭似的穿過田野。瞧着暮色茫茫中的爸，好像一匹骨瘦的老馬，縛着破芭蕉的趕鴨棒，便是脫了毛的馬尾巴。尾巴在空裏揮來揮去，那羣鴨，就像一羣討厭的蒼蠅在地上逗來逗去，一下，逗的逗散了，一下，又喧喧嚷嚷的撞在一塊兒。你踏我，我踏你，有時一陣都前去了，落下孤另另一隻，只管逍遙自在地蹣跚。

「我臊你的媽媽，噢~~~~噢噓！」

爸不耐煩，只是罵着，爸的眼睛，像兩個深深的黑洞，近來的眼眶骨，高得格外可怕。

發茂弟忽然覺得這羣蛆包子在搗他爸的蛋，固意捉弄他爸，簡直是欺侮他了，他生氣了。冲到爸面前，憤然地說：

「爸，你先回去歇息個，這裏我趕去！」

發茂弟揚起竿子，亢奮得幾乎用震撼天地的巨聲吶喊，「講敢欺侮我的爸！」接着一個新的念頭飛快地來到他的心頭：他無論如何要幫助他爸，他不忍忠厚一世的爸，變到什麼「天邊」去，受人家的欺侮。他要媽也回來，他需要他的媽與爸，還需要着一個原來樣子的家。

夜來到村上，濃重的黑暗吞下了一切。

發茂弟躺在牀上，暗暗想着：想到爸的那羣儘不肥胖的儂鴨，這些蠟包子，率性癩死了到也省得指望了；又想到爸的黑洞眼睛，以至於爸本來那嚇死人的，三海碗一頓，少一口也不行的飯量，忽然喝起照見人臉的野菜麵湯——一點兒勁也沒有，真是攤一泡水就完了的東西；那裏擋得住什麼？而且爸還担心自己的兒

子喝不飽，他說再過一個時候，等鴨子大了就不大要緊了。

哼！發茂弟覺得這話，爸明明是在騙人。不是嗎？兩天湯一喝，他自己先就瘦了一壳。養了大半年的鴨子，還養不出一個名目，再等鴨子長大了差不多也可以那個了。哼！哼！

發茂弟連哼了幾哼，也就默然地睡着了。

「喔呵！」不知怎麼一來，發茂弟忽然夢見了銅皮鐵骨的小泥鰱，他高興得說也說不出，便一把抱住了他。

「吓！來捉我到禁山會去了？」

小泥鰱倔強地掙扎，露出他巨大的黃牙齒。

「不，不，那些都是狗屁！你真個要這麼認真？咳！你打我吧。什麼地方



由你挑，耳光也好，好！還是打我的耳光吧，這樣，大家沒輸贏！……」

爸驕地驚醒了。抽開他被抱得緊緊的脚，踢踢發茂弟。

「發，發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發茂弟似在回答他，只是他講的話，爸一句也弄不明白。

#### 四

第二天一早，發茂弟真的把小泥鳅找了。

那是在澗水河邊上，太陽還沒有出山。小鳥兒怪會唱，在空裏來來去去。風很軟，不冷也不暖，像薄綢一般的東西。好天氣。桃花快謝了，那奔放着的河流上，不時飄過一瓣一瓣的落花，像村姑娘們的臉，一下，給清清的水流帶出村外

去了。

發茂弟蹲在河岸上，想捉住那水上的花瓣，一邊不好意思地跟小泥鳅說：

「喂，小泥鳅，那天我不知怎的會打了你，你還記在心裏吧？」

「哦，那個嗎？」

小泥鳅嗅嗅鼻子，忽然拾起一個石子，「通」的擲在河心裏，露出幾個大大的黃板牙，注視着水上劇起的波紋，隨便地說：

「我還沒有想過哩：大概總不會記在心裏了。」

於是發茂弟一把抱住了他，像做夢的時候一樣。

幾天後，發茂弟一簞一簞的跟小泥鳅走，他們要到一個地方去，那小泥鳅老去的地方。小泥鳅一路嘎嘎的笑，他蠻不在乎地歷述自己的故事，說到得意的地

方，他不笑，嗅嗅鼻子馬上這麼說：

「只可惜爸的眼睛瞎了，我們起先也養過牛種過田啦！」

「可不是」，這話發茂弟很相信，他馬上伸出一個中指，送到小泥鰍的尖鼻子跟前連屈了幾屈，他說：

「有一頭牛，祇要有一頭牛，假如我的媽會生一頭牛多好！」

「咄，那裏人會生牛呢？」

「是呀，就是她不會生才不好呀！」

這天夜晚，發茂弟家裏破例的點了一盞燈。雖是螢火般大的一盞菜油燈，在發茂弟已足夠其光亮了。他得意地瞧門外，覺得那些地，才真是黑暗的墳墓，全世界是一個黑暗的大墳墓，惟有他小小的這個家，才是別出的光明天地。

他鋼唧鋼唧洗一陣碗，趕忙又跳出來抹抹桌子。喔呵！剛定一下神，看那桌面上忽然高高低低突起一重山，並在那綠絨般的密竹深處，又看見了透出黃沙土外的，一片黑黝黝的活寶貝。吓！一見那許多數不清的活寶貝，發茂弟倒反沒有主意了。

「快！你的手不要抖吓！」

攢山鼠般的小泥鳅，十分正經。他低頭挖土的時候，差不多氣也不大透，一直道貨色成交之後，才換過原來的相，那對突出得非常可怕的大眼珠，也平進了許多。

「好了，你不會告訴你爸吧？我想一定別讓他知道，說不定他會打你的。」  
打？發茂弟猛地一跳，趕忙抓住那塊抹布，又用力在桌子上抹了不知多少

抹，抹到桌子在吱吱的向他叫饒，看看桌上的一切都抹平了，才放心地吐一口氣，接着滿滿裝一斗烟，霍地送到爸面前。

「爸，吸筒烟養養神吧。」

「唔！」

爸臉上的繃痕裏，透出一絲甜意的笑。居然吸了一口，也就合上眼睛在養神了。可是他爲什麼又要嘆氣啊？發茂弟卽堵起了嘴，他想這樣還不能滿足的話，爸實在也太那個了。

爸凝視着前面的發茂弟，好像要問什麼，但似乎又不好意思，遲疑了好久，終於把眼光移到紅紅的烟斗上之後，他才硬硬地說：

「你去的時候媽在做什麼呀？」

哦，原來爸的嘆氣還是爲了這個，發茂弟安心地吐出一口氣。可是媽在做什麼呀？他木然地呆了一下，嗯——

「媽嗎？媽好像在燒什麼菜。」

說着，他的臉也紅了起來。幸好爸的烟斗裏在吱吱地叫，叫了一陣子，驀地噴起一口烟，飄散的烟霧遮住了發茂弟的臉。

「那麼，她還跟你說什麼呢？」

這下，可把發茂弟窘住了。而且爸的眼光也從已經不叫了的烟斗上，移到發茂弟臉上。發茂弟退到牆上，他靠着，背上透出一層汗，臉有點兒青。他覺得有東西封了他的口，他用好大的力氣把它張開來，可是一下又眼攏了。到底是什麼鳥嘴吓？要不是爸在看住他，他準會打歪那張口，問它下次要不要倔強了？

「沒有說什麼嗎？」

爸顯着失望的樣子。

「媽說，媽說，媽說要回來呢！」

好容易爭服那張作怪的口，不過他自己也不知道說的什麼。

「回來？」

爸愕然，將烟桿重重地敲着地。

發茂弟這時才明白自己已經說了些什麼，他很後悔，摸着頭，用小到幾乎祇

有自己聽得的小聲說：

「說不定要回來看我們呀！」

可是爸已聽到，他默然了。

又是一個夜晚來到了人間。

發茂弟在離村五七里地的深山間狂奔着。像一隻被獵犬追趕的小兔兒，抖得全身都是毛。他疑心自己在做夢，但願這突來的惡夢快一點兒醒。

「喔呵，再往那裏跑呀？」

當他奔出黑深深的大林子，他惶惶地極目一望，對着幾顆遙遠的疏星，哀告什麼地用發抖的聲音說。可是星星們祇向他映了幾下白眼，表示沒有力量管人間的閒事，幹忙跳進白色的雲片裏。

哦哦，發茂弟只得在高峻的削壁上徘徊着，東一望，西一望，完了，完了，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！往那裏跑呀？



充滿着月光的天地，像一個碧清的海，站在削壁上的他，就像兀立在孤力無援的荒島上，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？誰說，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？小泥鯁這個小忘八！

林子裏猛地驅出一陣風，像剛才追趕他的人已經趕到了，喘着那狂怒的急氣。呵！發茂弟猛地打了個寒噤，他的心已經不跳了，也許已經爆破了？也許在爆破之後，又凝成堅硬的硬塊了。

哦——他木然地抱着胸，忘記他自己還在抖，他覺得地在震動，整個的山在浮起來，因此脚下的削壁在岌岌地搖，倒了，要倒了，他不敢打量那削壁的山谷有多少深，總之深得瞧不見底。他睜着圓圓的眼睛，只是死死的盯住遠處的天，可是天也沒有花頭，于是他想哭，可又哭不出，媽媽的：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？

他伸出一個拳頭向天上擊去，不，伸到半路又縮了回來。到底還是小泥鰱的話太古怪。他說人們走的路，都是老天給造的，老天很有義氣，它非但不斷那自己造給人走的路，而且，而且，時候一到，天還會「開眼」，哼！「天開眼」嗎？小泥鰱嚴肅到什麼似的，本來突出的大眼珠差不離就要掛下來，猛把兩手向左右一分，表示「天開眼」就是這付樣相開法的。

「哼！天開眼嗎？總在有月亮的夜裏，碰！嘿，嘿，嘿，……天上的門開了。一個黑深深的洞，洞，黑深深的，可是你別慌，等到那洞裏射出金光，那就搶快跑上去。喂，發茂弟，你喜歡金元寶還是銀元寶？」

咄！滾你的瞎子爸，現在發茂弟再不相信小泥鰱的話，這花果山上一個筋斗打翻下來的小畜牲，糊說八道！他蓄一口唾吐，滿想對鷄他尖小的鼻子吐上去，

可是回頭一看，小泥鰍依舊還沒有來，只見自己怪長的黑影，可憐地躺在削壁上。

哦！原來什麼都不可靠，什麼人都不能幫助他，簡直什麼人都在忍心陷害他。早知今日麼？唉唉！

這時月光給什麼東西擋住了，天地間驟然一個大昏黑，在這驟然的一昏黑間，雲裏霧裏地，什麼都不容易辨出。只聽得夜間的山風，像驅過一隻一隻的猛獸，在山林間狂奔怒吼。過後，聽那已經跑遠去的風，再遞來尖銳的餘音，間來着一聲兩聲的夜鳥嘯叫，那就更可怕，活像有什麼鬼魂在哀哀的號哭！

哦！發茂弟一個踉跟，幾乎從削壁上撲的倒了下去；他亢奮地撐着身子，等他好容易辨出脚下的路徑，想要離削壁的時候，一個人的怒喊：立時喝住了他。

「你奶奶的！」

「啊唷！」一秒鐘之後，發茂弟痛癢地狂叫一聲。

## 五

夜去了。從夜的黑嘴裏，吐出一個陰霾的早晨。

早晨的山林，像還沒有睡夠，掀起它白色的帳幔，祇伸一伸腰，復又躲進去尋它的好夢了。就是這麼個天氣，什麼都扮出了陰霾的臉嘴，率性是下雨倒也痛快些。

可不是，發茂弟覺得一身都不痛快，不知怎麼的，其實真的下了雨麼，也未必就一定痛快！那麼，唉唉！

「你奶奶的！還要老子抱你走嗎？」

發茂弟剛停一下脚，一個栗暴跳到他頭上。他牙齒一咬，心裏想：什麼希罕啦，你大不了是個禁山會裏的赤佬，要是會長就是你，不要吃人嗎？於是他緊抓了一把，好像赤佬已捏在他手心裏，差不離半死了，才輕輕地鬆一口氣。不過會長也不是好蛋，這些一切的壞蛋！

他開始懷恨到一切的人，甚至他的媽，他的爸。

好在像他一樣被揮着走的人，還不祇他一個。烏青鼻子的，那個小，小，唉，他叫什麼呀？小老鼠？不！小松鼠？也不！他連想了二十多個小也小不出，他說就叫他小什麼拉倒了

「小什麼，你今年多大啦？」

「嗚嗚！」

「你家在那兒？」

「嗚嗚！」

「山裏的筍你已偷了好幾次吧？這裏那一個是你的同黨？」

「嗚……！」

「呸！叫他不要哭！」

一個保衛團團丁，驀地給他一熊掌。

「會長在問你呀，不許哭！」

「嗚嗚！」

「噴！」跟着又是一熊掌。

犯

哭殺瓜！連在場的發茂弟也笑了。

這時發茂弟心裏一動，他想找個機會，送他一個好名字，這名字的意思很多，連他的烏青鼻子也帶在裏面的。

可是偷眼一看，小什麼不見，大概落在後面去了。一個松毛鬍子的老頭兒，已走下來補了他的缺。老頭兒活像一隻老駱駝，也許是背上綁着一隻大筍，與插起白旗的緣故吧？腦袋兒差不離垂貼在胸上，走路的時候像在打盹睡，腦袋兒一頓一頓的，頓出兩條不知是口水，還是鼻涕什麼，沿着鬍子掛下一尺多長，並從那松毛鬍子裏，還可以看見他被撕破的衣襟，與奶旁骨上的幾條紫血痕。

「嗨！遊街，還不如槍斃的好！」

老頭兒驕地自語着。市街就在不遠的前面了。

哦，遊街，發茂弟猛一怔，原來兩個揹槍的傢伙，帶他們到這裏來，爲的是還要遊街。遊街，可不知還要不要唱戲呀？他莫明其妙地望前面一個人，那個人的肩膀搖得太作怪，好像他走路全靠肩膀在用力。因此他背上的旗子，也就格外的囁啦囁啦，別人都不抵他響。發茂弟羨慕地眯眼，也想學他，可是不像，連背上的旗子也率性不響了。而那個人的肩膀仍舊是作怪的搖，旗子也囁啦囁啦，一下顯出這邊的，一下又顯出那邊的招風大耳朵。發茂弟十分擔心地一步搶了上去，深怕他的旗子會給搖落下來。所以說：

「喂，你的旗子！」

那人沒睬他，殺相地瞪他一眼。

「喂，你會不會唱戲呀？我可屁的也不會那個！」



發茂弟忽又拉了他一下，並小心打量他那也有兩塊紫厚嘴唇，一張開來準可塞進一個大拳頭的嘴，覺得輕鬆地吁了口氣，他料定那裏面，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好戲文。

走着，走着，發茂弟幾乎覺得什麼都坦然了，他覺得人生一世，原來不免有時也要遊遊街，是的，有時該威風一下！記得媽媽老說，她還是做小姑娘的時候，爲了偷上街去看遊街，她的媽發狠打了她一頓，也就是那天起，開始纏足了。因此，媽對於那次遊街，好像再世都不能忘記。

「呸！看的人嗎，幾乎把店家的櫃台也擠倒，六月會也沒有這麼多的人。」  
「櫃台到底倒了沒有？」

「那個，我可不大清白了。總之看的人個個都喝采了，喝采的聲音，好比放

礮開石塔！……」

「他們唱的戲，你一句也記不起了？」

「想不起，那裏還想得起呢！不過他們拍拍胸，不，沒有拍胸，他們的手是反綁的，他們只大着喉嚨喊，——再過二十年，又是個英雄好漢了。」

「啊唷！那麼他們早又做了英雄啦，他們在那兒吓？」

「傻孩子，那我怎麼知道呢？」

發茂弟猛把手裏的掃帚，得意地向空裏一揚，瞥見路旁的小草，高傲地堵起了嘴，小草顯出非常懼怕的樣子，立時不住的向他點頭彎腰。他喝聲「得了」，也就把掃帚放了下來。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威風。

可是一進市街的圓門，頭上就飛起一個栗暴。

「奶奶的，你在等什麼吓？等老子來扶着你掃嗎？」

於是發茂弟低下頭去，撥動手裏的掃帚了。覺得連胸也不許挺起來，太沒有樣子，太不夠威風。而且街上也沒有擠櫃台的人，也沒有喝采的聲音，真叫他失望。尤其是那從櫃台裏面拋出一隻兩隻輕蔑的眼睛，向他瞪了一眼之後也就什麼都完了的樣子，叫他恨得連連咬牙齒，恨不得一隻一隻都射瞎它，方始能夠洩出他心裏的氣。

「分開，幹嗎蛆子樣的連在一塊吓？」

又是那擄槍的傢伙，可是這次沒有栗暴，是一陣猛烈的旋風，把他們四五個人，抱着四五把掃帚，一下吹散了開來。

嘩嘩，嘩嘩，大家低着頭，彎了腰，像幾匹耕牛在吃草。已掃過十幾家店面

了，發茂弟覺得很失望，原來最威風的遊街，也不過是牛吃草，真放屁，屁也不相信！他幻想着街中心，說不定總有一翻大熱鬧，這條街他很熟，他知道「松山堂」對面，一定是「萬陽春」，而「萬陽春」的隔壁，不會不是剃頭店，他記得最近的過去，還在那店裏剃過一次和尚頭。不過，他是恨透了這條街。

「唔，樟長慶，唔，偷筍犯，唔……」

一個老頭兒，捏起眼鏡的邊，唔也唔的，忽然在唸前面一個人背上的旗。發茂弟聽出他的聲音，是常年寄住在染坊店裏的一隻老獬豸。

「掃得週到些，你看本來爲什麼要偷人的吓？」

老獬豸得意地畫出一口痰，撲的吐在發茂弟的赤脚上。

老不死！發茂弟心裏咒着他，突的抬起頭想給他一個比打他還痛的白眼看。

吓！發茂弟全身一震，想猛把那白眼收回，可是已來不及，兩隻銅鈴般的巨眼，已經從老糊猴的背後閃了出來，得意地咬住了他，一直咬到他心裏。

「是你？藍發茂！近來生意並不壞吧？」

這老狼！死也記着他！

「怎麼，我說自有收拾你的人吓！嘿嘿嘿！」

發茂弟把牙齒一咬，也就在嘿嘿的笑聲裏，慢慢地掃過了棺材舖。……再世也不能忘記的棺材舖。

## 路

### 一

刮上一夜的風，天氣又大大地發了個冷勁。

早晨，金山媽媽從河岸上淘米轉來，抖縮得像一匹疲憊的老馬。走到金山的床鋪前面，她站着，氣咻咻地呼一會鼻涕，不知怎的忽然生氣了。馬上牽動她嘴角邊的乾癟皺皮，在那陰暗的小屋子裏，發來一陣貓叫似的怪聲，她已經在罵人了。

「儘躺吧！昨夜裏發的是一夜風呀，難道你想天空裏有東西落下來給我們吃

嗎？

米籬還挽在她膀子上，有水點滴下來，正滴在金山的蒲鞋裏。金山仰躺着，頭露出在破被外面，聽老娘的罵話，比打了他的耳光還難受。

可是他忍着，一聲不響地望着空裏，其實爬起來就怎樣呢？這，金山心裏是非常明白的。他咬一咬牙齒，沉着臉轉向土牆的一面，望望掛在那牆上的，一柄已經好幾天沒有用的鐮刀，忽然挺起兩道濃黑的眉毛，沉重地嘆了一口氣。

老太婆含着眼淚已退到鍋灶那邊去了，口裏還喃喃地罵着什麼。

金山全不理她，憤怒的火星直從他眼睛裏射出來。他只希望自己臂膊上的傷口會快一點好，也許還有這麼一天會出得他心裏的氣。

然而老娘也太不諒解他。他，張金山，誰不知道是個勤儉老實的小伙子，正

因爲他老實出了名，所以他從前撐的那條船，常常很少有空的日子，一邊還種着他父親遺留下來的田，正夠娘兒兩口一年的糧。海！過去的日子太像一個夢，太像一個夢。雖然他已經沒有這個力量來重建起那安樂的美夢了，可是他絕不肯辜負自己的青年銳氣，憑着他那強壯的身體，死也得想法養活他的家。

不是嗎？那天上羅山卡去，爲了担把野茅草，給人打傷在地上，結果還把那担草去變了現錢糶着米歸來。這些情形，金山說了怕丟臉，所以老娘面前從沒有提起半個字，多半還是怕傷他老娘的心。

想到這裏，金山覺得自己異常孤零，這麼大的天地間，沒有一個知道他的人，連六七十歲的老娘，也像冤家一樣看待他，他傷心地揪住頭上的鬚髮，接連搖了幾下，心裏憤然地說：



「迫死我吧，你來迫死我吧！不過，迫死了我天上也不會有東西落下來給你老娘吃呢！」

屋外面的太陽似乎也怕冷，這時猛的從土牆上的窗洞裏攢了進來，像一枝透明的玻璃圓柱，正倒在金山的破被上，金山呻吟起來，好像很吃力地翻一個身。

老太婆正在預備點火燒飯，忽然向金山這面一望，趕忙又擲下手裏的東西，似乎已經知道剛才金山心裏說的話，於是用更生氣的那種貓叫聲音說：

「總是我老骨頭活在這裏累了你，我真不懂你爲什麼會改成這個相，一千一萬個不開口，好本領！難道我這樣就怕了你嗎？」

說來也難怪金山，實在老太婆太會生氣，要是正在她生氣的時候，往往跟她說不上三句話，她就莫明其妙的號哭起來了，惹着遠遠近近的人趕來看，金山頂

怕這樣丟他的臉。

可是近來老太婆的脾氣也越弄越壞，金山越是不理她，她越不肯甘休，她覺得兒子的不跟她說話，簡直眼睛裏沒有他，她是一個閒人，一個毫無關係的閒人了。

這還成話？老太婆氣得雙手發抖，眼淚直流，猛的從牆角裏跳了起來，前額上扛起一條條的筋，直撲到金山床鋪前面。

金山很快從破被裏坐起來，一雙正在燒熱的紅眼睛，瞧着他老娘，生氣時格外大的兩個大鼻孔，鼻孔裏喘着急的氣，衝到金山臉上祇離開尺把路，金山完全意識到他老娘將要怎樣，他馬上垂下頭去非常沉靜地等待着，依舊不說一句話。

可是剎那間，老娘却退回去了。一手遮在額上，從窗洞裏直望着田野那邊的

汽車路，突然瘋了似的咒罵起來。

「冲了我老太婆的家了，哦！——你要奪了我老太婆的田麼？永沒有好日子，天火燒你們，天火燒你們！」

這時快近中午，一輛黃色下行車，正從西山坡上衝下來，吼着吼着，老太婆在窗裏瞧得非常清楚，照例像一隻猛獸似的撲過那有藍色木欄的大洋橋去了。

「好！真了得！」

忽然一個粗嘎的聲音，猛向窗洞這面衝來，老太婆嚇了一跳，她憤怒極了。可是當那個人挺起一隻出螺眼睛，提着一個豬頭，大搖大擺地從窗外走過去，忽又故意回過來，向窗裏做個酒後的怪臉之後，老太婆倒又來不及的把臉別轉了。

她輕輕地走到金山面前，放小聲子說：

「你聽見嗎？小瞎子那傢伙呢。人家挑挑水的，還買個豬頭過過年啦！」

說了又望望窗外，生怕小瞎子會在那裏聽。

金山坐在被裏，半個身子靠在牆上。他發燒還沒有退，眼睛陷在骨匪裏，大得非常可怕，遠看過去很像兩個深深的黑洞。他瞧了老娘一下，趕忙也把臉別轉了。心裏很難過，想不出什麼話可以安慰他的娘。

黃昏邊，金山獨自在路上走。皺着眉頭，盤算了半天的心事，現在還是一無着落，連明天的散工也沒有找到。也算怪事，不然來到這年盡的時候，人家要雇個人去幫幫忙，好像今年大家偏偏要金山的好看；故意在跟他爲難。

嗨！金山抬頭望望天，一籌莫展地嘆聲氣。劈臉吹來一陣風，他忙把腰裏的帶子收緊一把，偻着背，縮了頭，樣子非常狼狽。想想去年這個時候，還有一條

船可以賣賣，不然娘兒兩口也挨不到現在了。

一想起那條船，他心頭忽然一鬆。他想王老爺打了他這麼個巧，應該現在去向他弄張把米票子的面情還有。

是的，總應該可以的。家裏暫時有了米，別的就容易想法了。金山興奮地向前面走去，好像王老爺的米票子，已經握在他手裏了。

走着走着，似乎身上也暖了一些，不覺已走到了王老爺家的黑漆牆門外。

可真盤扭！王老爺家裏正在謝年，當差阿二在天井裏放火炮，金山扔住了腳走，望着裏面，還有很多的人在廳上忙來忙去。他想稍稍等一會再進去，以免正在這個時候衝破他們的財氣。不防牆門裏衝出一條大花狗，直向金山身上撲來，金山猛一閃，恰巧空裏落下一個剖了肚子的大火炮，重重地正打在他頭上。

金山發恨把頭上的破氈帽往腦後一推，一時氣來了，劈開脚步就往前面跑。大花狗還追着他，直追到他繞着王老爺家的黑高牆轉了灣。

金山的脚步忽又放慢了，想起自己的來意，不該這麼多氣。他要馬上回王老爺家去，可是腿子不聽他的令，只是慢慢地向前走。

那麼，去找全福哥談談吧，多久沒見他了，只也是運氣不當頭，這個時候怕也很爲難呢！

快近全福家的石場那裏，空裏忽然飛過一羣鳥，呱呱地落下幾聲絕叫。金山心裏猛一跳，認爲這種鳥叫是不吉的預兆，他漠然地抬起頭來，鳥兒已飛遠去了，只見石場東首的大樹那裏，莫名其妙的聚了一大堆人，七口八嘴地在議論什麼，忽然一個女人的尖聲在哭，比什麼人奪了她的丈夫還氣憤。

什麼事金山還沒有來及想，已經很快的跑去了。

原來是秦老七的弟媳婦，這七個月就死了丈夫的小寡婦，武小旦似的落在人圈子裏舞，邊哭邊喊，硬說沒有個山高水低，她吊也要吊到站上去。

站？公路上的那汽車站？金山聳一聳肩，像一個鋼製彈簧似的彈上了最前線，兩手叉着腰，瞧望着小寡婦丟在地上的花衣包。

「本來走路也得當心，如今汽車這東西，帶着一陣風就非同小可了。」

站在金山旁邊的土根鬍子，忽然大發其議論。生怕別人的耳朵也像他一樣不濟，擊起銅鐘般的聲音喊給那個小女人聽，一會兒又摸摸自己的稀黃鬍子說：

「就是開車的動了毛手，好得人沒有札患，還是你們秦家的風水。哭什麼呢，痴相了，快回去吧。」

什麼人格格地一笑，人堆裏大大的擠擁起來，金山怪留心那女人，她現在不哭了，唬起了那張白嫩的倒瓜臉，想乘這個勢頭跑什麼地方去。急得秦老七一無主意的腳下口裏的長煙幹，就把這長煙幹橫在手裏擋住弟媳婦的去路。一面望着土根鬚子說。

「我也這樣想呢，並且跟他們呵，真是鷄蛋兒跟石子碰了！」

在石子兩字上叫得特別響，他的意思要弟媳婦看破些，不是他阿伯的不肯出頭，總怪他阿伯的沒有力量，那裏吵得他們贏？馬馬虎虎放了吧。所以接口就指揮他身邊的大女兒說：

「巧弟，伴八孀娘回去吧！」

「不回去，這樣容易嗎？巧弟別拉我！」



那女人一手推開巧弟，她見老七這麼怕事，更動火，既然這樣，她想非難他一下不可。她說：

「什麼石子兒雞蛋兒啦，本來死鬼老八的田，要你做阿哥的先出出而，弄個說法來，二畝七分零四厘，難道就白白地送給他們，到叫守寡女人餓死不成嗎？」

秦老七一時開不得口來，他覺得弟婦也太小題大做了，「弄個說法來」？好的空心湯團呀！現在誰還來打理這些呢，找鬼去要「說法」嗎？他艱難地長嘆一聲，表示要弟媳體諒他心裏的苦。

然而這幾句話正打中了金山的心，他憤然地揚起一個拳頭說：

「真只有他們的王法，一毛不拔的強佔窮人們的田。據說沒有去報的，還得

追今年的錢糧呢！太欺窮人，爲什麼蛇墩那裏的路，要繞上那麼一個大圈子呀？……」

金山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躲在秦老七背後的小六子來不及的要緊插上來說：

「啊，誰不知道是王府的祖墳地呢，王老爺有財有勢，還怕別人破了他的風水不成？」

小六子一手推開秦老七，猴子精似的跳了出來，幾乎跟那小女人撞個滿懷，一些人輕狂地喝起彩來，不過小六子一本正經地放下了臉，吐一口唾吐在地上說：

「現在可祇有他們的世界了，其實皇天也沒有眼睛，也是我們白溝村的數該盡了，注定要敗。嚇！和小娘夜夜聽見啦，……」

他鼻子裏呼的一響，一手指着西北面的叫做青龍山跟黃龍山的兩重山，臉色就像着了魔一樣可怕起來。小女人忽然打了個寒噤，也跟着他的手指向西北面一望：小六子又見神見鬼地說：

「真的，後來好些人也聽得了，一到半夜三更，那青龍跟黃龍就叫了，山潭裏的水，一見陰天就泛紅了。」

人堆裏流過一陣靜寂。接近夜晚的風，夾着恐怕從天空裏刮下來，人們不住的打着寒噤，大家不約而同的又去望望西北面的那兩重山。小六子越發起勁地說明這條汽車路，當初是怎樣的擊瞎了那龍的眼睛，一通車就飛上那麼多的蝗蟲來，接着就是一個子粒無收的乾早年成。據說還不算數，白蕩村準會破瓦牌也不剩一塊。

大家漠然地望着小六子，都很有心事的樣子，然而誰都想不出一個補救辦法來。

幸好小女人的怒火，不知怎的熄滅了一大半。其中頂相信小六子的話的，是在羅山卡給人打傷了膀子的張金山，他大眼骨碌地緊咬着牙齒，似乎要想法咬斷那條路。

要不是這條斷命路害人。人家真不會敗到這麼個地步，而他撐的那條船，夢裏也想不到接連幾個月擱在河濱裏不發利市，而結果去姓那王老爺的王。

後來走到全福哥家裏，金山肚子的憤氣幾乎變着眼淚流出來。

## 一一

一年快要完了。天也像有很大的心事：連日板起陰慘的臉，愁眉不展地望着人間。人們偶而瞧瞧天，冷得緊呀！只說是天要下雪了。

金山躲在家裏不大跑出去，老娘也更畏縮了。他們整天把門關着，只有那土窗洞裏流進一點灰色濛濛的光，一切都格外的顯着黯淡。

老娘已經沒有先前那麼多話，要說的話早說膩了，還說什麼呢？連祖宗在黃泥裏也挨餓了。金山很知道老娘的心事，爲了祭不起年夜祖，幾天來老娘頭上的頭髮也白起了許多。可是金山的態度却大變了，極力想出許多話跟老娘說，說的老是別人的窮話。這樣，比較可以排遣老娘的愁悶。

「媽，全福家也不了呢！」

老太婆在專心編草鞋，金山坐在她對面斜着身子搓草繩，不時留心地向她瞧

「一下，要不要替她拿些什麼。一邊隨隨便便地說。」

「真罪過，他們年夜祖該祭了吧？」

老太婆也隨便應着，望着手裏將要編成的那隻草鞋。

「那裏，人也跑了。」

金山接口說，同時提一把剪刀給老娘。

「怎麼，全福官人跑了？不會吧！」

老娘顯着不相信的神氣望着金山，心裏可很替全福官人擔憂。

「怎麼不跑呢，不跑還了得！區裏要傳他的人去繳賬，他舊年的錢糧還沒完清，白鼻子輪船天天歇在山河裏專捉這些人。」

「罪過罪過！他家裏人怎樣呢？」

金山並不答復這個，他感傷地瞧一下這風中殘燭的老娘，用硬綳綳的聲音說：

「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也顧不得那許多。其實全福哥心那願意跑呢！譬如我，要是再找不到明年的……。」

後面的聲音小到祇有金山自己可以聽見，老娘可着急了，木然地望着金山，用貓叫似的聲音說：

「你也想出碼頭去？」

「不是這麼說的。」

金山趕忙把話語掩飾過去，一邊接過老娘手裏的草鞋掛在背後的壁上。

「要是我肯忍心離開媽麼，不早就跟小黑炭他們去了？而且現在也不會再老

着臉皮去求王老爺了。」

這是實在的，金山並不想欺騙他媽，也萬不肯把六七十歲的老娘拋了不管賬。不過萬一王老爺那裏說不進呢？哦！金山心裏很很的震了一跳，他努力壓住自己不再往下面想。

沉默。四隻開裂的粗手，不停息的發出禾草的交響聲。他們要望着手裏的東西出來過日子。

夜裏快打三更了，路上偶而還有人來去，不過人們的脚步一過，到處就靜得沒有一點聲氣。這深夜的沉寂，往往使人想起死的可怖。

他們推起二十朝外雙草鞋了，金山轉過身去一雙一雙的數數。單調的黑影，在昏暗的燈光裏微微幌動。



「媽，你太辛苦了，睡吧。」

金山憐憫地望着娘說。

「不，還好啦。你不太……」

老太婆忽然說不出的開心起來，蜜蜜地在肚裏笑着。人家該不會沒有轉機吧？她高傲地望着正蹲在地上替她翻火鉢的孝順兒子。嗨！太瘦了，過了年得好地養養呢。願王老爺多修幾個好孫子，福氣滿堂。本來像他們那種場面，莫說添一個人，就是十個八個人也有事可做。何況自己的兒子又是這麼老實刻苦，一定中得王老爺的意。

老太婆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疲倦，她想起來年的生活：兒子有這麼個好去路；自己也還會替人家洗洗衣服什麼，慢慢的積幾個錢等兒子成了個家，她一身的心

事也可交卸了。

夜艱難地向前移走，挨近天亮的時候，越發加深了黑的程度。風在大聲吼叫，像一羣羣的野獸，緣着小屋的週遭跑過去。小屋裏的燈光不住的飄搖起來，一切都顯出模糊的輪廓。

第二天一早，金山家的土牆驚人地出現好幾疊草鞋。金山抖擻着精神，去一疊一疊的取下來，老娘幫着數，數了又數，給金山掛在肩上，然後去開那門。呀！好大的雪啊！她笑瞇的望着潔白的一片，忽然想起那可愛的大洋錢，願兒子從此一帆順風，把外面的大洋錢一片一片拿進來。

金山出去了，踏着鬆軟的積雪，一步一步的慢慢地走。老娘望着他的後影，像一隻駱駝似的轉過河灣，直到他消失在白茫茫的雪海中。

天壓得很低，像要把地上的一切壓倒。雪朵兒也愈飄愈大，可是飄在熱鬧的市街中心，怎麼也積不起來，一下給紛亂的脚步踏碎了。金山也擠在那紛亂的腳步中，走得非常慢，來回復去的故意挺高了胸脯，好讓別人來注意自己。

「唉噲！撞來哉！」

「走吓，他娘的，老子的醬油撞翻了。」

可是好像誰也沒有注意到那位樸實的船老大，忽然是怎樣的駝着草鞋，從自己的身邊挨過去。在那人的洪流中個個剎轉了臉孔，好像都見了鬼，貓頭鷹似的呼嘯起來。

「草鞋！」

金山偶而用單個的聲音喊起一聲兩聲，擠着不好做手脚，最後他站在一家店

舖的滴水簷下面，大眼落落地瞧着來往的行人。

「草鞋！」

草鞋的生意並不見怎樣好，而且光臨的顧客們總有些不倫不類的話，什麼儘是單料不經穿，又是不抵蒲鞋來得暖。而最使金山生氣的，是小瞎子那傢伙，人不像個人，喝上一臉的臭燒酒，活像一隻水老鼠似的從人流中攢出來。

「呵！不是金山哥麼？」

他直跳到金山站的那石階上，一隻令人討厭的獨眼，傲然地向金山肩上的貨色一望，劈口就說：

「臘月天穿草鞋才不當令，老子今天化半塊錢，買了這東西。」

其實金山全不在看他，他還不識相的把手裏的一個空匣顯出來，並且舉起他

的脚要金山賞識他。

「你看吓，對面那舖子裏買的呢。多公道，又經穿，又舒服，從前買一塊錢一雙的時候，誰穿得起，現在一塊錢可買兩雙了。你看，他們的早市擁極了，套鞋獨銷，你不去買雙穿穿嗎？還是剛從二班車上到的新貨呢！」

金山氣極了，他覺得小瞎子這鬼東西，明明在譏笑他，他憤怒地向小瞎子看了一眼。

「草鞋！」

接着只做沒有聽得他的話，亢奮地向人流中喊着。那聲音顯得非常單調，非常渺小。

然而小瞎子凭着肚子裏的幾兩臭燒酒，在說得正有勁兒的時候，死也不肯就

此停止。

「啊唷，你看哪，老板娘子也在幫忙呢，多白的一身嫩肉呀！」

金山無意識的向對面一望，果然擠得什麼似的，櫃檯裏的老板顯出一臉紅光，祇穿一件單薄的衛生衣。顧客們不時有吵鬧的聲音蕩漾出來，也像小瞎子的那種下流酒鬼吧。

「快一點呀，老子的錢比他們小些嗎？」

早市快過了，街上還擠得水洩不通。近來這幾天，晝夜都一樣。

街中心的大橋那下面，忽然衝起一陣喝吆聲，像有人在打架。滿街的人一時大亂起來，急潮似的衝來衝去，小瞎子也一溜烟的跑走了。

金山大大的鬆一口氣。可是光顧他的人已經很少了，少到幾乎沒有。他漠然

地瞧着天空裏的飄雪，猛的覺得一陣不可抵禦的寒冷，在他的週身抽搐着。身子像在縮下去，縮下去，縮到一個極小極小的東西，似乎不再在動了，像殘雪一樣的，給人們的狂亂的脚步踐踏着。

### 三

希望的日子終於來到了。王老爺叫當差阿二來傳話，要金山自己去見他。

老娘一聽見這話，高興得口也合不攏。

「兒呀，人總要有事情做，王老爺家裏跑出來的當差多像樣，倒像是先生家氣派咧。」

金山忙着嚇他的飯，口裏沒有多話。也沒有老娘那般性急，吃好飯，看看時

候還早，想幫娘搓些繩再去。老娘可極力反對說：

「快快去吧，兒呀，專靠這東西，也養我們不活呢！家裏正堆着這麼多。等王老爺那裏的事講好了，你還得好好地歇幾天啦。」

說着，老太婆霍地站了起來，樣子要等金山去了才安心坐下去。可是當金山走出門的時候，她又忽地追上去，拉着金山的破棉襖，千叮萬囑地說：

「真的，上次說的那米票子，別再向王老爺開口了，窮在自己家裏，王老爺面前可不能再討厭了。」

金山點一下頭，表示一切都尊命。

天又放晴了，村坊的到處，還積着沒有融化的乾雪。風很大，不時捲起一陣陣的碎雪在空中裏飛，比正在下雪的時候還更冷。這好長的冷性呀，不是明天就



「逢春」了麼？竟還冷得這麼狠！天的對於人，也可說是極盡其刻薄的了。

在陽光打斜的時候，金山滿肚子的情氣從王老爺家裏走出來。窒塞着，眼前不住打旋着那黑色的圈環，一時瞧不見自己要走的路，簡直沒有他可走的路。

要是地球終有一天要爆裂嗎，最好就在這一剎那中。然而他沒有這麼想，因為他根本不懂得這些，他想要破壞一個什麼，或者就是他自己。

難道自己不會聽錯嗎？在灰白的大路上，金山那沉重的腳腿，本能地移動着，可怕的王老爺的笑臉，忽又現在他面前。

「本來這種年歲裏誰還添人呢！」

王老爺橫在烟榻上，小心燒他的煙，祇用左面的一隻眼睛向金山瞟了一眼。

「只是我看你的人還老實，有心幫你的忙，你一年要多少工價呢？唔，你自

已打量着說吧。」

金山實在覺得王老爺這個人好，厚道，瞧着從王老爺口裏噴出來的烟，想起四月初八什麼放生池裏，蕩漾着的一道一道的水浪，而當面王老爺，就是一個慈善的放生家。他感動得只差沒有跪下去；好些時才用發抖的聲音說：

「那全由王老爺斟酌就是了。」

「唔！……………」

王老爺小心地嚥一口茶，把自己早已盤算好了的一個數目，乾乾脆脆的擲到金山的耳鼓上，接着，是一個陰沉的可怕笑臉。

金山猛的震了一跳，瞧自己的脚，無話可說。王老爺可已看透了他的心，仍舊微微地笑着。

「怎麼？嫌我的少嗎？要是你願意，不妨做一年試試，將來或者還可以加一點。」

咄！三十吊錢把一年的身體賣給他？現在三吊三百五十的洋價，這幾塊錢夠什麼用？一個放牛孩子也拿六塊錢一年啊！這精明鬼，這笑面虎，明明在打落水狗了。

金山突然向空裏揮出一拳，好像要打開他週遭的一切，打出他那真正的活路來。

日子水似的流去，流落在窮人家裏，比什麼担兒都重，不容易挑起來。一天，一天，金山像一條僵鷲似的癱在家裏，因為長久沒剃頭，臉上顯着蒼老了許多。可是在老娘面前，並不露出一絲愁意，老娘也還高興。只是看看正月半也過

了，兒子還不說起去上工，心裏有點懷疑，於是這麼問：

「王老爺家裏的長年伙計們都沒有上工嗎？」

「唔！都沒有。」

金山含糊地答應着。提起王老爺，金山的牙齒咬緊了。心裏想着全福哥答應他的幾塊錢，全福哥的人真好，祇有窮人肯幫窮人的忙。噫！他還是賣田的錢呢！將來自己有了出頭，全福哥是天大的恩人啊！

「那麼幾時才上工呢？」

金山正又想小黑炭那羣人了，深憤自己一時打錯了主意，不該自己早就跟他們去。老娘那問話他沒有聽清楚，好得大概意思他還猜得出，他趕忙定一下神，假意站起來去尋找什麼，一邊含混地回答說：

「還早得很啦，王老爺的人好不精明，現在去上了工也沒有事情可做，他的飯肯白給人吃嗎？」

金山心裏亂得很，從沒有像今天這麼不安，他怕看老娘那皺臉，也怕跟她說話。老娘還要問些什麼，他驀地跑出去路了。

夜晚，這是一個很可紀念的夜晚。月光從金山家的土窗裏慢慢地爬進去，非常關心地瞧望着裏面的一切。桌子，鍋灶，一些破傢伙，和兩張沒有帳子的床舖，都像往日一樣安放着，只是顯出異常淒涼的樣子。

「媽，媽！」

一個青年人的聲音，在暗地裏輕輕地叫了兩聲。沒有人回答他，許是那叫做媽的人已經睡熟了。

鄰近人家的狗，忽然吃驚地吠叫着，似乎要想法叫醒那人的媽。那人似乎着了慌，要緊在黑暗中摸索起來，摸到窗洞跟前，他半個身子在月光中清楚地顯了出來：瘦長條子，尖尖的下巴，濃重的眉毛在挺動，大而深的眼睛裏，充滿了堅決的勇氣，稍稍帶點滯疑，而且射出痛苦的光芒。

「噹！」

他眼光霍霍地向四面看看，仰着頭，忽然深長地嘆口氣。手裏捏着一個小小的紙包，那是幾塊錢，捏着這錢，他的手抖了。他打量這錢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維持多久，米，油，肥皂，以及柴草之類，他黯然地搖了搖頭，把紙包輕輕地放在桌上，不，他又把紙包拿在手裏，向牆角裏的黑暗地方一望，那裏有老年人的短促鼾聲發出來，他呆了一下，這時候，覺得有許多話要說，可是說不出。

忽然他很快地向那牆角跑去，蹲在地上，小小心心把那紙包放在被下面，剛想站起來，忽又蹲了下去，短促的鼾聲，溫暖地摸到他臉上，他哇的一聲幾乎叫起來，眼淚停在他眼睛裏，心裏黯然地這麼說：

「媽呀，當你醒來的時候，你的兒子已經去得遠了。可是你別奇怪，也別哭，你這麼多年紀了，我何嘗肯離開你？不過，大家就這麼等死嗎？本來我要當面和你說，說了你一定不會肯，你道王老爺是好人麼？哼！」

河岸上打更的梆子在敲過，狗又吃驚地叫了一陣。他慢慢地站起來，拖過一些什麼蓋在他媽的被上。他睜大了眼睛，在暗朦朦的光綫中狠命瞧了他娘一眼。

「媽呀，你睡得多溫暖呀！你的兒子去了。等着吧，全福哥會來告訴你一切。」

日子猛的從土窗裏退了出去，在那驟然黑暗的屋子裏，一個瘦長個兒的青年男人決然從門裏跑了出來。

#### 四

是春天了，風像薄綢一樣軟。在那溫軟的春的氣息中。一切都又含有報復性似的，狂怒地活躍起來了。

金山邁着輕快的大步，在上海灘上的人羣中出現了。和他一字兒並肩走的，是一個比較矮小，黑油油的臉，烟捲兒掛在口角上，口裏有一個金牙齒小黑炭這人。小黑炭頭上的那頂舊鴨舌兒帽，金山從沒有見他戴好過，常常跟烟捲兒斜在同一個方向。現在他們要去一個地方，地方的名字小黑炭已告訴過金山，金山可



又記不起了，好得兩個人一塊兒去，記不起也不打什麼緊。

「小黑炭，我們現在去的地方，還是做什麼，什麼野，野雞……嗎？」

小黑炭忽然起眨眼睛向金山望望，對於這位表兄的忽然口吃的原因，他覺得非常好笑。他不能不想起前幾天跟他說的一段對話，恰是自己在紗廠裏失業的三天。

「廠家都用不進人嗎？」

金山失望地問小黑炭，對於小黑炭的話，他還不能完全相信。

小黑炭誠懇地苦笑一下說：

「用得進還有什麼話好說，你才不知道這裏的情形呢，像我們做熟了手的人還拚命開歇出來。或者，像你們這種新手，也許有些可取的地方，譬如你可以做

我們一樣的工作，拿比我們少的工錢，並且容易聽他們的命令。好！讓我慢慢的幫你找吧。不過，也沒有把握，關閉的廠家太多了。」

「那麼，第一我的老娘在鄉裏不會過呢！」

金山說那話，像要哭的樣子。小黑炭連忙拍拍他的背，要他學勇敢些，既來了，小黑炭決不會看他的冷眼，他釋然地說：

「哪，又來了，我不是告訴過你嗎？過一天，得一天，我們從明天起，就開始做野雞工人去。」

「.....」

金山呆呆地看着小黑炭，他不懂他的話，什麼野雞？什麼野雞工人？他以為小黑炭完全跟他開玩笑，怎麼可以把這種名目加到自己頭上？

「怎麼，你在想什麼？你也怕難爲情麼？你的臉紅了呢！」

小黑炭捧着他的臉，哈哈的狂笑過來，他一一二二的解釋給他聽，他說野雞工人並不是什麼丟臉的工人，譬如拉小車，敲石子，抬東西，扛東西，搨東西，有時候爬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幫修鉛皮房子。多得非常多，到處有這種工人，他們沒有一定的工作，沒有一定的工價，沒有一定的工作時間，全要自己跑上去，拉他們的事。

經他這麼一說之後，金山也很明白了，可是現在說起來，還有些不順口，惹得小黑炭又大聲的狂笑起來。他接口就這麼說：

「當然還是野雞工人囉，等着瞧吧，你一定要老着臉皮跑上去搶，否則就祇好看別人拿錢，比不得前兩天的事，那裏更邪氣了。」

金山接連點兩下頭，他覺得小黑炭這人非常可親，也有全福哥那麼對他好，想起全福哥了，他一路跟小黑炭談着他，完全用他們自己的方言，偶而又說起小瞎子那傢伙，金山猛的鄙夷地哼了一下，什麼希罕啦，窮得不硬氣，明是上挑水，暗裏常常偷別人的東西，要是自己會在這裏做上一年二年，第一回去把老娘同出來給他看看。

金山正想得有點勁，小黑炭忽然吼了一聲，把鴨舌帽向後腦一推，他們已走到黃浦江邊上，小黑炭順手指着一個碼頭，對金山說：

「就站在這裏吧！」

金山站住了，胆怯的不敢動。他望着開展在面前的黃浦江，江水在吼喊，在強烈的陽光下面，像千百個坟山似的起伏着。大波大浪的衝過去了，接着又很

快的滾了回去，飛起那黃色的水沫，不住的鞭着他腳下的碼頭，碼頭也不住的浮動起來，他心裏非常奇怪。他拿黃浦江比太湖，一個是青絲細髮的美人兒；一個是混濁的大漢子。太湖可愛；黃浦江可怕。

不知從那裏來的那許多人，碼頭上已經聚起一大堆人。有的焦燥地抽烟捲，有的粗言俗語地說說笑笑，也有的假意地打打吵吵，在這轟亂的一羣中，不時也發出很有意味的清脆的口哨聲。金山很注意地望着這人。覺得別人的姿態都比自己自然。有些人也很注意地回看他一下，他們不知說了些什麼，忽然狂聲地笑了起來。金山更覺得沒有安身之處，他很快的轉過背去找小黑炭，小黑炭沒有見，心裏一慌，正撞着對面走來的一個人。

「豬獯！」

那人把金山狠狠的推了一下，似乎還要打他，金山忍氣吞聲地低了頭，一些人又大聲的向他狂笑，金山心裏一陣酸痛，覺得外碼頭的人太不講理性，真是邪氣。

「上啊！」

忽然什麼人一喊，碼頭吃重地突往低下沉，一羣連聲帶吼的陌生小伙子，亂箭似的從金山的週遭射過去，金山不知怎樣才好，一時頭昏眼花地幾乎給這些人撞倒。

「來啊！站在那裏幹麼呀！」

金山連忙也跑過去，小黑炭焦煤地在另一個碼頭上向他招着手。

在雜亂的人堆裏，金山的心狂跳着，又覺得沒有安身的地方，他幾次約去拉

小黑炭說話，小黑炭只是綁緊着臉沒有多話，焦煤地一手指着高空裏吩咐他說：

「等這東西下來了就去搶生意。」

一艘大大的輪船憑着碼頭拋了錨，輪船上的起重機傾向碼頭這面落下來，落到碼頭上了，人們立時吼喊起來，忙亂地舞起他們的手。

金山撲了上去，小黑炭拖過一個大木箱，放在他背上，駝着，像一隻瘦驢子似的堅強，跟着同樣駝起那貨件的人們，向着離碼頭很近大洋旁走去。

「噯唷，噯噯，噯，——」

那起重機不停息的向碼頭上落下來，金山一箭去，一箭來，興奮得滿臉油光，滴着豆大的汗點在塵埃滿地的碼頭上，汗點漸漸地化開去，大得像洋錢似的一塊塊，踏着這，他更興奮了。

居然由角子的數目，慢慢地積滿了洋錢，金山握在手裏，覺得比什麼都重，怎麼也不捨得破開，用幾十道的香烟紙包着，小小心的塞在肚帶裏。

有一天的雁山碼頭上，金山是破例的一個人來了。小黑炭去找別的工，聽說上海附近地方要興工築造什麼，需要很多的工人。小黑炭要金山歇一天，金山歇了覺得可惜，他大膽地一個人跑來了。

可是像有鬼跟他作對，碼頭上却沒有停靠的輪船，他焦燥地望着江中心，也有巨大的輪隻掀風破浪地對他這面駛來，可是長吼了一聲又轉到別的地方去了。金山等得不耐煩了，瞧瞧江上的陽光已給打斜，他還是呆呆地不肯走，深怕一走了輪船馬上會來。

風更比往日軟，陽光也更比往日暖，天空裏的白雲片流得非常快，流向金山



的家鄉一面去。

金山頹喪地坐在碼頭上，抱着屈曲的腿，把下顎枕在膝蓋上，定着神，他在想什麼。

一會兒，風吹到他面前。把小黑炭送給他頂舊涼帽吹落在地上，滾得遠遠地，落下碼頭去了。他完全不知道。

「媽媽！」

他瞧見老娘在家裏哭，幾個雄赳赳的大漢在迫她。

「誰叫你們的田做了路不去報？這是你們自己的手續不清楚。」

「什麼？破了我佬佬的還家要追錢糧？」

老娘號嗶起來。金山氣極了，咬着牙齒撲到大漢身上，口裏喊着：

「好！老子來給你。」

一個人給他打倒在地上，他覺得很痛快，還想去打第二個人，可是自己的手已經給他們捉住了，兩點似的拳頭落到自己身上，自己躺在地上不會動。

「哇，救命呀，他們打死我的兒子了。好！我的老命也不要了！」

老娘也撲上來，只給他們一脚，眼睛裏淌着血，已經真的踢死了。

「媽媽！」

金山拚命的掙起身子來，猛的一跳，眼睛睜開了。只見滾滾江水，在他那含有眼淚和憤怒的眼前開展着，鳴唱那和平的夕陽潮。

「呵！還好，還好！」

金山伸一伸腰，自言自語的摸着 he 尖尖的下顎。然而不一會突然跳起來，摸

着他的肚帶兒，滿頭滾出冷冷的汗，驚惶地望着四面。

「嘿！誰偷老子的？」

「豬糞！」

一個猴子精似的人臉，在碼頭上面的洋房裏那裏，不屑地向他做個怪臉。

「就是你嗎？呀，老子……」

金山怒得什麼似的，一口氣就跳過去，好像一口就要吞了他。

「虧你們外碼頭的人也要做偷賊，不是你偷老子的洋錢嗎？」

金山那碗口大的拳頭，一時憤怒地落到那個人的身上，頭上，鼻子上，似乎要把剛才夢裏吃別人的虧，也都發洩出來。然而那裏夠煞他火，究竟大洋錢是圓的，響亮的，而且有這東西放在肚帶裏，走起路會自然地輕飄飄的。

「還不把老子的錢還來嗎？」

忽然什麼聲音一叫，金山家鄉捉賭時常有這種叫聲。金山心一跳，知道有人來捉他們了。可是他不怕，他全無其事的給一隻大手抓住着，他說：

「他偷我的錢呢！」

## 五

幾天後，兩部大號卡車，從一家建築公司的門前，開足了速率向上海附近的一個鄉區裏開去，車身顛得非常厲害，站在車上的人不時壓尖着嗓子怪叫起來。

金山跟小黑炭像已吵過了一場，也擠在那些人一起，大家放下臉不響。車身顛個不住，人們也震個不休，一會兒，人烟稀少了，綠油油的田野開展在他們面

前。望着前面金山黯然地嘆了一口氣。

二年前的一個春天呀！哦——也是這麥將熟的時候呢！全福從哥三園茶樓上回來，說要造路了。

「什麼路？」

「汽車路呀！」

「那裏的人來造？」

「不知道，別人是這麼說。」

「喔！傳說傳說罷了，茶坊裏的話，那裏信得那麼許多。」

金山不大相信，可是他也並不反對造路，要是真的造了麼？倒也可以見識見識汽車究竟是什麼一個樣子，究竟會跑得多少快。

傳說的話，竟然一天天的認真了。縣裏忽然派來幾個人，說是看看地方的形勢。接着就有人長住這裏了，戴着那龜壳兒似的大白帽，天天跑村外的青龍山那裏去，拉着長長的皮軟尺這裏一量，那裏一望。金山很高興跟着他們看，看了又興奮地回轉來告訴別人，好比天大的一件新聞。

究竟茶樓上坐坐的全福哥，消息最靈通，他忽然跑來告訴金山說：

「你別太高興了，你的田最危險，就在那要造大洋橋，飛也飛不了你的田。」

「哦——」

車身猛向後一退，忽然停了。人們攆着鐵鋤什麼忙從車上跳下來，金山也莫名其妙地跟他着們。一個彪形大漢出來指揮了，引着兩卡車的人，向豎着一面紅

旗的田野中跑去，那裏已經有許多人在忙着什麼，最使金山注意的竟也有那龜壳式的白色大帽，在綠油油的田野上移來移去。

金山忽然狂喊一聲，自己也不知道喊的什麼，他呆了，口唇不住的顫抖起來。

「快走呀！你在想什麼？」

小黑炭關心地拉着他，金山走了，他覺得不是他在走，是另一個人在走，而是另一種力量壓着這個人在走。

# 羅警長

一

淡墨色的雲，越發增加了黑的程度，苦悶地壓着天空。馬路就像剛才救滅了火似的，這裏那裏，都蒙在一種噴騰不息的白汽中。不知什麼地方攢出來的那隻怪物，巨眼裏放着黃光，滿身沾着一層薄皮的，還沒有凝結爲水點的濕氣，大聲地吼着，一會兒，在這個四圍白顏的世界中消失了。

羅警長像一匹熊樣地坐在裏面，焦燥地咬着他那上好的雪茄煙，看一看錶，從齒縫裏拚出沙聲來對車夫說：



「開快！」

他這樣一叫，好像鬆出了一點氣的球，軟軟的重新低下頭去。可是，他那種麻煩的職務上的所有一切的愁悶，也就更其作怪的燒着他的心，像一隻幾乎要爆碎的汽鍋。

「嘿！這班混蛋，隨便怎樣也收拾不怕的，越弄越不像了，真會作怪，動不動的，就是這麼一套！……」

忽然，那根銜着不動的煙頭上，落了一段灰白色的煙灰，從那條發亮的，斜縛在胸膛外的黃皮帶上滾着，離散在同樣灰色的嗶嘰質的制服上。他生氣地把烟捲拿下，笨重地透了口氣，舌子與門牙噴的響了一聲，在他那汽鍋似的心裏，還是不斷的思想。

「事情既然出了，不由你不硬着頭皮來幹啊！可是……」

猛可地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攆進他的心去，狠狠的把這個心的全部搖了一下。

「走狗？怪污蟻人的！……老實說，誰肯給誰白用呢？……不過，彼此間，都需要有互相幫助的地方，這些必要，旁人是不會曉得的……」

他伸了伸久屈的腿，指頭摸了摸臉上的疹瘡，陷在眉眶裏的眼珠，陰氣地打轉，望着窗外的白色的濛霧那麼無限的開展着，越走，越是白得模糊，什麼都給它吞滅了。一會，那眼珠又轉了過來，在他週遭一些別的同樣會發亮的皮帶上停着，開始抖一抖他墨黑的板刷眉毛，澎漲着的心，似乎在慢慢的收縮。

「是的，與這些不可理喻的家伙去接近，祇有這樣的可怕麻煩。否則，什麼都會給他們弄平的。上次社會局的那個小李，就硬是缺少這個啊！像進了惡狗村

似的，不是到現在還沒出醫院嗎？不過也是痛快，要不是全班開除，也對不住小  
李的一場臭打啊！」

他又望一望錶，望一望窗外，焦燥地說着什麼；重復低下頭去，注視着錶。

「大概沒有停吧？」

汽車風似的捲過市街，直向着曹家渡那邊滾去。四圍白色的濛霧，慢慢地消  
散，爲那勢不兩立的，從黑雲裏掙出來的陽光所逐走了。

「嗒！」

三分鐘後，汽車不聲不響的伏在一條石階下，覆在它頭上的梧桐樹，輕輕地  
搖着它青黃色的外套，跟他答話似的叫了幾聲。

警長羅魁梧地跳下車來，睜着凹進去的眼晴，機警地向四圍一望。

「這些人那來的啊？這些人！」

他下意識地自問着，不過很快的，在發着一股焦氣的烤山芋販那邊，立時的飄着一些聽不甚清的人聲來：

「我們一定要進去參加，這些新傢伙是……」

「衝進去就是，管他媽的！」

警長尋着聲音，急快的轉過頭去，也是一個雜色的羣，七八個頭，胡亂的關在一起，都像是有氣的樣子，一定是討論什麼的，不過他們的聲音，完全是不清楚的混打在一起。

「嘿！一定是前次打小李的那些惡狗啊！無疑的，一定是這班傢伙，我到要仔細收拾他們一下！」

警長這樣設想着，於是又狠狠的望他們一眼，掉過身來，在堅硬的土敏土上，敲着他怪響的皮鞋腳。向着這座四圍用紅磚砌成的，短牆的裂口處走去。在那裏，閃耀着無數排的白銅扣，在一些墨黑的絨片上發光，一顆顆，都像是趨在暗夜中的猛獸眼睛。另外，一些從黑絨片裏伸出來的大毛手，有力的，按着他們沒有開的槍，梭子一樣的穿來插去，在堅硬的地層上移動着。

警長毫不輕意的，從那些黑絨中插過去，昂昂地跨着大的踏步。

「什麼？他們竟開起什麼大會來了嗎！」

他焦燥地停着脚步，不知所措的站立了一會，豎起他的小耳朵，聽着短牆裏面那雜亂的人聲，好像有一個巨大的怪人，張開城門一般的大口，發出搖撼天地的怒吼，在不住的這麼喊着說：

「幹一下！」

「立刻起來罷工！」

警長猛的退了一步，臉色立時陰暗到像紙的灰，他咬緊了牙齒，措亂地眯着眼睛。

「噯——到什麼山，就得砍什麼柴！……」

他慢慢地這麼一想，那熊一般呆着的身子，就慢慢的向前移動了。不過，真也怨氣，背後，還像是烤山芋販那邊來的，一陣逼近着的，雜亂無章的大聲在喊：

「五區來的，那個烏東西，老子識認他。」

「媽的屁，——××！一賊就來了！」

「打！打死那條狗，打死那條帝國主義的××！」

羅警長又猛可地停下腳來，並沒有轉動他的頭，不過，那些逼近來的人臉，是怎樣的失去和善，完全是充滿着不可遏制的憤怒，脹得通紅，差不多連筋也扛了起來的樣子，他是清楚地感覺得到的。

石階上不斷的來往的腳步，突然把警長內部的不知什麼東西脹大了，他那陷落在骨脛裏的眼珠，兇狠地閃着光芒，手一揮，本能地按着掛在皮帶下的那個小東西，很快的想拔出它來，請他們吃幾顆嘗嘗。或者，當他們是流浪街頭的瘋狗，用大號卡車給他們裝起來開走，一個也不遺漏的，就是這樣。不過當他透出第二口氣的時候，那隻按在槍上的手，已經給裏面一位，什麼叫車務總管的，長着黑毛的大手握住了，警長自己，也怪親蜜地破口說：

「馬林！」

一一

已經是上午九點多了，這座四圍紅牆的建築物裏，完全像一部出軌了的貨色車，到處塞滿了這些安放在橡皮輪上的笨傢伙。牠們，像一羣受了傷的老黃牛，頭咬着尾巴地連在一塊兒。牠們，慘白地睜着無光的圓眼睛，指望着有人去救牠們，並且像往日一樣的把牠們帶出廠來，神氣活現地在大上海的馬路上奔馳着。從雲裏掙出來的陽光，不耐煩的照着這個狼狽的，無聲的羣集，慢慢的越過一些東西，微薄地落在廁所那邊，一羣蜂窠似的人頭上，正在吼着含有特別意思的，各種各樣聲音的人頭上。



李阿毛瘋了似的露出白牙齒，攘着臂膊，在這個大羣的人堆裏亂擠亂撞，同着多數人的聲音喊着什麼白俄是壞蛋，帝國主義的走狗，工人的死對頭，一個也不許在他們工人裏面，等等。還喊着實行什麼三日班，這樣過不下去，至少一個月要四十塊，：一天做八個鐘頭的工，等等。他們的聲音，越扯越多，越叫就越發轟響。它擊着人的心弦上，很像是降落在沙堆上的雨，有力的，一直滲到更深的心窠中，將這些散漫的心的砂粒，不能分離的緊貼在一塊，堅硬地，便變成了石塊般的土敏土。可是，當他們最後喊着「我們要……」的時候，羅警長的頭，突然像礁石似的轟出在他們這人海之上，並且發着他沙沙的聲音，震動了沸騰的空氣，壓倒了人海中的一切吼聲說：

「諸位工友們！」

底下這個驟然沉靜的人海裏，到處閃動着發亮的眼睛，莫名其妙的向着同一個方向射來。突然聲音又嗚吼起來，狂亂得幾乎有點聽不清：

「謝謝儂！阿拉工人格事體，用勿着儂來管。滾！滾僚娘格鹹鴨蛋！」

「哼！又是××××派來破壞罷工，壓迫我們工人的阿！」

「對啊！狄噶奸細，狄噶吃人噶豬八戒，白毛儂！打！打！」

「打！打！」

混亂的吼聲裏，跳起了混亂的大拳頭。像狂飆的捲着落葉，飛快地滾了過來。

羅警長硬着他的頭皮，站在對面的第七級的石階上，好久，沒有動，祇是緊緊的咬着牙齒。他想說話，可是話跳到舌尖上，又連着唾吐咽了下去。他這樣的

反覆了好幾次，覺得自己身子，是怎樣的埋在冰窖裏，儘是那麼收縮，收縮，縮到像一隻爬不動的螞蟻，並且給大的脚步踏住。但是，一會兒又澎漲起來，漲得不像一個人了。終於劈開口來，出人新意地喊着：

「工友們勿要弄錯，我是來幫助你們的！」

「團結起來啊！工友們！」

直到滾在石階下的人海裏，也似乎有人在這樣的喊着的時候，他又魁梧地回復了知覺，從一些人的皮帶和槍壳後面閃了出來，睜起他陷在骨脛裏的眼睛，向着下面說：

「諸位工友，你們的苦處我是完全知道，資本家對你們剝削得很利害，你們要加工鈿，要恢復賞金，要反對資本家，我非常贊成。」

羅警長把手一揮，忽然中斷着他的話，那副骨洛洛轉着的，黑烏珠的瞳孔裏面，反映着石階下的龐大的人羣，一個也不遺漏的，在那裏忽然的發軟了，並且在拉緊在人頭上的空氣裏，還可以聽出一些發抖的聲音：

「唔！」

「唉唉！」

「我們是！」

「啊！」

於是在警長的意識上，無形地奏了一次凱旋曲，他幾乎要說：

「你們還要撒野吧？居然也會……」

但是他始終沒有這樣說，揮着他的手，向空裏有力的一撥，好像船老大撥着

舵似的說：

「但是你們要仔細想想，反對資本家不是可以胡來一泡的，你們這些要求，並不是馬馬虎虎就辦得到，你們應該記得，公共汽車工友不是兩次罷工都失敗了嗎？不是兩次都全體開除了嗎？」

他又把那隻手向這邊一拉過來，眼睛緊緊的迫視着人海，那些高低不平的黑色的一片上：

「不是嗎？資本家並不是蠟燭，因此，你們要鬥爭，也得有很好的方法，決不是胡亂鬧鬧就可成功的。我看還是大家鎮靜一點，先推出代表來討論過後大家再幹，如果做得到的地方，兄弟一定竭力幫忙！」

「好啊！」

不知那個人，終於大聲喝采，並且不知所措的擊着手掌，同時像癩病似地染了開去，雖然也有人這樣的說：

「不要相信他，不要受他欺騙，他是資本家派來的，打倒他！」

「迷湯，這是迷魂湯，不要着他的迷呵！」

不過這些聲音，在這個狂亂的聲海裏，變得非常的渺小。

警長聳起他的一字肩，爲了要更加更清楚的在人海上面，顯示出他魁梧的全身，於是倒退上第八級的階石上。不知從什麼地方，掏出一本書來，從容地把它捲着，像音樂師拍拍子似的左右左右地揮着說：

「況且，罷工是擾亂治安的事情，而且容易被搗亂份子所利用，照政府法律來說，罷工是犯法的……」

突然，在這片黑壓壓的人海上，發生了一陣劇烈的波動。一個被大力排擠到廁所門口的人，口吃地吼着，

「滾滾滾他媽，走走狗，老子們……什什什麼都不怕的！」

接着有更多的聲音，前仆後起的叫着：

「歸根不是好貨呵，讓老子們自己來吧！」

「什麼鳥××，不許咱們工人罷工啊！咱們要幹就幹！」

「對啊！要幹！」

一塊烏黑的雲，忽然從汽車公司頂上的空中推過，把照在人海上的陽光，一口氣的吞了進去。人海的四圍，驟然的陰暗起來，可是人海的到處，依舊是充滿着那種不可遏制的憤怒和擾攘。

羅警長放下他的臉來，凹在骨眶裏的眼睛，慢慢的在這個黑旋風似的人頭上移來移去，最後狠狠的抖着他的板刷眉毛；

「偏不相信的，看吧！究竟是誰戰勝了誰來？！」

於是大聲的說：

「諸位！你們要弄弄清楚，兄弟的來，完全是好意，完全是來幫助你們的！」

他吃力地透了口氣，旋在人頭上的黑風，似乎慢慢的吹散開去了。

「兄弟並不反對你們罷工，可是，你們一定要知道，社會局有着規定……」

他胡亂的把手裏的書卷打了開來，側着頭，見鬼似的指了一陣又說：

「你們看啊！這上面明明的告訴我們，——任憑那個團體的行動，須得在二



十四小時前報告本區域的當局者，得到當局的許可才……」

他一眼掃去，似乎人們的眼睛，是更不耐煩的睜着，睜得都像要裂出血來，那麼炯炯地，向他射着可怕的光芒。可是他待任何一隻眼睛再向他送出任何的聲音，迅速地用着更沉重的聲音說：

「你們在二十四小時前，呈請過當局沒有呢？」

接着又說：

「怎樣？你們的意思要立刻就宣佈罷工嗎？那也好！讓我來替你們做個臨時主席表決一下，可是，你們……你們要明白這樣幹的時候，你們……好！贊成罷工的舉手來！」

人頭上，到處爲陰暗的死氣籠罩着，冷風，像魔鬼的手一樣，攝着衆人的

心，幾秒鐘後，羅警長得意地伸出手來：

「一，二，三，……八，九，……十七，只有十七個人啊，可見要罷工的是少數呵！」

接着又得意地說：

「少數啊！少數人要幹啊！多數不贊成罷工啊，我看還是先讓我去替你們交涉一下吧！」

「這表決不行，明明大家要能工的，你不能用犯法的罪名來恐嚇人家！」  
人叢深處，有人不服氣地大聲發吼。

羅警長從容地，擺着他的手說：

「好！那麼，誰要幹的走到我面前來！」

人叢裏的眼睛，都好像要尋找什麼的，彼此的，望來望去，好久，李阿毛漲紅着臉，攬着臂膊齊過去說：

「我！」

四隻眼睛，接近地對望一會，警長小心的唸着二百零四號，抬起頭來說：

「還有誰？誰是第二個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幾點鐘後，在四圍紅牆的裂口中，救火似的塞滿着人，那些狠狠的，老黃牛一般地連在一塊兒的笨傢伙，就全身的發着震抖，一匹一匹的跳到大上海的馬路上，一面神氣活現地吼着——咕，咕咕咕。

### 三

「喂——喂！」

羅警長睜着他沒有睏飽的眼睛，在一個灰暗的牆角裏接電話。他的聲音，是沙中帶啞，還含着一種隔夜的濃濁烟臭，不過對方的話，似乎很使他興奮，像一隻伏在黑暗中的貓，機警地豎着他的小耳朵發出他緊張沙啞聲：

「嗯——是——是是——」

「烏鎮路？——噢，噢，——我立刻——」

「會兒轉過頭來，好像對空氣說話一樣的喊：

「給我備車！」

接着，樓上的紅漆地板，雜亂地發着一些聲響，在這個靜止的，反映着白紗黃牆的衣櫥鏡裏，趨入了一個高大多骨，野馬似的人來，慌亂地忙着什麼。羅警長偶而橫過那付沒有睏飽的眼睛去，向鏡子裏一望——「唉！又瘦了，人真快老！」於是在他繁亂的，蛛絲網一樣的腦幕上，好像非常感傷地湧起一些捉摸不到的空虛——「噯，人真快老呀！人到底爲什麼活着的啊？」

不過當迴旋着橡皮輪把他依舊像熊似的滾上柏油路時，湧在他腦幕上的那些東西，又都釋然了。他握着兩個拳頭，重重地放在兩面的腿上，好像非要把那個緊握着東西直到抓碎了不可。

還是天剛發亮的時候，汽車公司的紅牆外面，聚着東一堆西一堆的人，他們好像跟誰打架似的，大家把臉沉着，他們瘋了一般地把天天都抖掛在肩頭上的錢

袋兒丟在公司裏不管，他們一會兒蠢相地笑，一會兒大家手拉着手，怒着聲子叫，這一個人堆這樣叫。那一個人堆也這樣叫。

「開羣衆大會去啊！不要儘在此地！」

「好！啊唷，我的媽啊。」

「上那裏開？」

「烏鎮路，烏鎮路，集中烏鎮路。」

「還有人呢？」

「自會來的呵！」

于是一個一個人堆，合起一股澎湃的人潮，連聲帶吼的滾開去，滾開去了。總廠的紅牆外，忽然坟山一樣的荒涼起來，太陽還沒出來，風捲着梧桐樹的落

葉，簌簌地在天空裏舞着。

從總廠到烏鎮路中間的那條石子上，一路的，留下了這些人輕狂的腳跡，他們手拉着手，肩擦着肩，像無數個鐵環的連接，一種新的力量，把他們生活的全部，搗成了龐大的一片。

「諸位工友！」

在一陣搗毀了蜂巢般的吼聲裏，五區羅警長，始終又是趕上了他們的大會，拖着他一羣下手們，昂昂地，驅上一個狹小的茶樓。站在人堆裏霍霍地閃動他發亮的眼睛。

「噓！」「通！」

人們失望地白着眼睛叫，在看不清的地方，也有微小聲音說：

「又會來的，臉皮真厚！」

警長沉着他馬一樣的長臉，望着這邊，又望着那邊。好久。又打起勁來說：

「工友們！今天——還是好好的去上工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不知那個人，把茶杯子擊碎了，野獸似的直跳起來。可是警長的臉，却對着另一個地方，那些蒙在烟霧圈裏的，一羣無力無聲的白眼說：

「兄弟是完全爲着你們，東跑西走。要麼得你們上面，有許多支配你們的人，所以，非得股東們的同意，是萬不能……」

這些烟霧中的白眼，無力地泛動起來。好像垂死着的蜻蜓翅膀，木然望着警長的嘴，是怎樣的爲烟草薰成紫黑的顏色，像切開了的煮熟的牛肉片說：



「還應該曉得，諸位工友啊，現在的資本家，並不是怎樣的阿木林啊，他們看得非常清楚，在你們大衆背後，常備着幾萬，幾十萬，被什麼地方擠出來的人，他們都有力氣，而肚子總是那麼癢着的；他們，！……！」

「你這個却嚇不倒我們，這些正會和我們一氣出力的。」  
剛才擊碎茶杯子的那個，又大聲地喊起來。

警長從容地轉過頭去：

「好的！不過任憑你們會飛上天去，資本家總可以毫不費力的滿足他們自己。本來，你們這次要不是有兄弟的話，你們是失敗了，像上次一樣……！」

忽然，一隻怪難忘記的眼睛，不知在什麼人背後，警長霍霍的眼光一下咬住了，警長從容不迫地走了過去，陡的抖着他臉上的肉。

「二百零四號？」

「是的，什麼？」

那個人勃然地跳起來，坦然地跟警長對望着，一會又坦然地說：

「是的，我是被開除了，不過……」

警長的眼睛裏充滿着許多沒有說出的話，在滿屋子的人頭上掃了幾掃，最後，又停在他面前的李阿毛臉上說：

「閉口，留着你的話，我另外有機會給你說！」

警長重走回原地，轉過剛才的那付臉說：

「諸位工友！兩條路，不能重疊在一起的兩條路，在你們面前擺着，請估量  
走吧！」

李阿毛瘋暴地露出白牙齒，不知叫些什麼，給一些狂亂的大手帶下樓去。

警長重複好像很關切地望着滿屋子的人說：

「兄弟是十分的同情你們，你們要養活家口……不過擺在你們面前的兩條路，是絕不能疊在一起走的！」

滿屋子的眼睛，完全像垂死着的蜻蜓翅膀一樣的搖動起來，好久，時間在死寂中流過，誰都會聽到自己的心，是怎樣的在自己胸腔裏跳着，不知說些什麼地跳着。

不過最後，還是警長的沙聲，有力地擊碎着拉緊在這些人頭上的死寂的空氣說：

「現在，按月加你們二塊，可是你們應該更體諒着你們的主人。並且，這完

全是兄弟的面子。兄弟的面子是不能輕易給人改了的，否則……」

不知爲什麼，這滿屋子裏半千多的眼睛，祇是那麼無力地攪動着，無聲地撲着不停。可是，又不知爲什麼，他們全體的腿，竟和他們的心發氣地離開來，慢慢的，一個跟着一個，從樓上移到樓下，又移到街上。無聲地尋着他們來的那條石子路移去。

警長，完全像販着羊羣的賣客，拔出他皮帶下的那個硬東西，抵着一些人的屁股說：

『去呵！上工去呵！』

(一九三二，一一，二四。)

# 枇 杷

## 一

「啊唷！爸個人真是——」

小溜兒一溜出門，連忙睜着可怕的野貓眼睛，向屋子裏的爸瞪了一瞪。爸，那還像個爸，一匹斬了尾巴的大公牛，在地上顛也蹦的，把個媽嚇得眼睛直直地，老母雞那樣的撲開兩個臂膀緊挺在牆壁上。牆壁搖搖的動，只差沒有塌下來。

「唉唉，天雷會打他，天雷公會打死了這個沒良心的賭殺鬼！」

小溜兒氣憤地伸伸小拳頭，吐口唾吐在門檻上。真是的，媽那裏是他的「吃菜」呢，他倒有酒在肚子裏出勁啦！人家呢？人家呢？唉唉！小溜兒眨起眼睛望望天，摸摸肚皮，又癩擠癩擠的癩了進去。

「媽，今朝又不打算吃飯了？」

一癩到媽身邊，小溜兒悄悄的扯扯媽的衣角，一下，幾乎極聲的哭了出來。

「你這小鬼！小王八的——項圈兒拿下來！」

爸「起殺」了似的，不知怎麼一來，突然揪着小溜兒頸上的銀項圈，連連地發狠亂搖。

「呀！我不，我不！媽——」

小溜兒熱病似的吊着他媽，好像祇有叫媽趕快把這匹大瘋牛打出去。

「媽你的骨頭！——你的媽早餓死啦！」

媽出乎意外的給了小溜兒一巴掌。啊！小溜兒還沒有來及叫出聲，他的眼睛前面，早旋出一個一個的黑圈圈，許多小金蟲樣的東西，儘在這些圈圈裏面一股勁兒的飛，又飛進了他的耳朵，很不安分的，在裏面嚶嚶噲噲地叫嚷着。直到他再從屋子裏溜出來的時候，什麼都有點記不起了。摸摸頸子，只曉得項圈兒已給那匹大瘋牛拿去了，拿去就拿去，掛着有個鳥用！只是媽，媽這個扁鼻子，呵，到底也不是好蛋！她——

小溜兒一溜溜到李家祠堂前的石場上，頸巴子鼓得高高的，東一望，西一望，只想找個地方把自己躲起來，讓媽這個扁女人，找死了也找不到。——真是的，巴掌可不能當飽呵！

新漲水的河流上，在五月天的陽光裏，活躍地閃着銀鱗般底光波，像一百匹連結的白馬，頭咬着尾巴地，在石場的那一邊，沿着村外的一些樹叢奔跑出去，拋下一種汨汨的水聲，音樂一般地，整日夜的迴蕩在村莊的到處鳴唱着。

小溜兒默然地坐在石場邊上，兩隻細小的瘦腳腿，直直地掛在石場下面，一任那擊上浜岸來的活躍的水流，飛起水沫星子鞭到他腳背上，他毫不在意地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把個紅松毛的頭，儘可能的低垂下來，緊靠在胸上。好像要咬破這胸膛，一股腦兒的把頭攢了進去。

「你來，你來！這裏有個屁在給你吃！」

小溜兒在腿子中間的石條上，猛的扭住一個黃螞蟻。一下，又把手指鬆了開來，撲的向他吐了口唾吐，黃螞蟻爬不動了，朝小溜兒扭扭身子。



「蠢東西，我還不過一滴唾吐呢！」

小溜兒得意地抹抹鼻子，小肚子裏也好像舒服了許多。

「溜——」

一個尖銳的女人音聲，好像有人吹着麥桿叫叫，突然在祠堂側面的大路上一聲叫了起來。小溜兒的身子猛一顫，浮在頸巴上的得意微笑，一個閃電似的，逃進他那同時睜大着的野貓眼睛裏，跟着，就把這恨恨的貓眼，向溺在唾吐裏的黃螞蟻，貪婪地瞅了一眼。心裏暗暗的罵着：——「唉唉！扁鼻子的人嗎，總歸不是好蛋呵！」

小溜兒摸摸鼻子，一下倔強地跳了起來，盯着面前那奔動的河流，死也不高興離開這浜岸。直到閃爍在河流上的強烈底陽光，刺進他眼簾裏時，他才焦燥地

眯着眼睛，把扁扁的腦袋低垂下來。

「溜，溜溜溜溜！」

噫！小溜兒突的轉向後面，好像站在屋頂上的風筒，給變向的巨風，猛地旋了一個身，他搖一搖肩膀，連忙向那邊溜溜叫的女人，劈塔劈塔地跑了過去。他背後的黑影，像隻狡猾的黑狗，一路舐着他那踏在石場上的，濕濕的腳底印，也緊緊地跟着他跑，好像要咬他那撥動在破了後檔的，一條大人褲子裏面的小屁股。

「吓，還道是我的媽呢！」

小溜兒一跑到那女人面前，來不及的掀起一隻寬大的褲脚叫喊起來，同時把頭向頸子裏縮了幾縮。

「小鬼頭！」

那個叫做陳七嬪的女人，生氣地瞅了小溜兒一眼，把張黃黃的腳帶臉，一拉拉得非常之長，搖起手裏的大芭蕉扇，拍的一聲打在小溜兒的赤背上。

「你這個，你這個腳趾縫裏的垃圾頭！也想估估老娘的便宜了？哼！不看世界面上，準叫你吃兩記反手耳光！——溜，溜溜！」

「哼！笑你也不敢！」

小溜兒側着頭扔上一步，刮刮鼻子，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向她吃吃地傻笑起來，好像要跟她挑戰似的。陳七嬪可屁也不睬他，只管包着眼睛，向水溝邊上的幾隻小絨鴨，溜溜地叫了一陣，一會兒，又轉向近旁大樹下的那個人，怪像煞有價事地說：

「賣不賣啥，八個，八個銅板稱半斤？」

乖乖！小溜兒這時候才看見一匹狗熊模樣的大麻子，蹲在那兒賣拳頭似的，向這面扮起一個登坑樣的坐馬勢架。一頂遮太陽的大涼帽，貼掛在他腦後的背脊上，好像不這麼掛着，那挺直着的背，就靠不住要向後跌過去。

小溜兒瞧了他幾瞧，覺得怪不舒服地，舉起手來摸摸自己的臉。接着使一步的挨了過去，好像生怕驚動什麼地，挨到那麻子面前，便小心地蹲了下來，忽然也想扮個姿勢真足的坐馬架兒，跟他賽一賽。

可是當他剛把臀部用勁空了起來，猛不防陳七嬾這女人，一陣風似的搖了過來，直搖直扭地，幾乎把小溜兒一個「悶土」像隻扁鴨那樣地跌進大麻子的担兒裏。

「咄，走開！」

麻子着急地叱着小溜兒，連展忙開兩隻毛茸茸的手臂，圍抱在担兒前面，一忽兒霍地站了起來，揀着一隻「面裝」「大紅沙」，輓到陳七嬌面前說：

「你看，你看，這是剛上市的真「紅沙」吓，我家來頭也配——」

小溜兒默然地坐在青草上，兩隻炯炯發光的野貓眼睛，一映不映地注視着麻子手裏的那隻大枇杷，又望望上面那張黃黃的腳帶臉，把下嘴唇用勁兜了出來，不讓自己的嘴巴張開，並堅決地咬緊着裏面的牙齒。

「貴死啦，吃了又不會成仙！」

陳七嬌猛地向後退了兩步，把個骨瘦的尖鼻子，也可怕地拉長起來。對對！小溜兒在她臉上打量了一會，覺得這女人的見識真不錯！真是的，枇杷有什麼好

那個呢，肥皂結子那樣的東西！他又得意地望望那個麻子，他想這筆生意一定不成功了，空等了這麼一場呵！

「真不會貴你啦！」

麻子扔上一步，把胸膛口一簇黑的毛，明顯地挺了出來。

「那會貴你呢，一等『行情』一等貨，不信，你吃個嘗嘗，不甜一個小錢也不要，你吃個嘗嘗看。」

吓！小溜兒的身子驀地一震，覺得兜在外面的下嘴唇，很有點兜不住了。倒說還有股甜？是的，甜甜的水要從那兒掛出來，他一口嚥下了這水，還是死也不讓那兜緊的嘴唇隨便鬆一鬆。不過對於大麻子的那種「大寬」派頭，覺得非常之感動，連着那張油紙色的大麻臉，一下也十分可親起來。於是恨不服氣地，望着

那個腳帶臉的，暗暗地在肚子裏說：

「儘搭些什麼臭架兒啦，人家叫你嘗還不好嗎？快嘗呀！快嘗嘗看呀！呸！你這個黃鼠狼，黃鼠狼真不配——」

小溜兒只管嚙着口裏的水，不知那來的這許多水，討厭死了，害得他嚙也來不及嚙！他把眼睛狠狠地一轉，忽然遷怒到那腳帶臉，臭黃鼠狼！爲什麼一定不嘗一嘗呢？呸！臭死啦，臭黃鼠狼！

「喂——」

小溜兒猛的喊了一聲，連人也直直地蹦了起來。冲着那個大麻臉，很想大着喉嚨這麼喊起來：

「不要賣把她，她。她是臭黃鼠狼呵！」

「好！買你，買你，不過要我自己的秤，——你們秤是殺殺野人頭的呀！」真不防這腳帶臉的忽然又這麼「劈燥」起來，一粒火星直飛進小溜兒的心裏，燒得他的眼睛也發了紅。

陳七嬪可像煞有價事的，把個吊長絲瓜樣的身子，威風地扭了幾扭，做鬼臉似的向小溜兒映映眼睛說：

「溜兒，你給我拿秤來！」

同時把手向石場那面有力地一揮。小溜兒跟着她的手向石場上一望，只見一隻獼皮黃狗，拖着尾巴朝裏面走過來。

「吓，你家裏那來的秤呀？本來，我也不高興替你去拿！」

「小鬼頭！」



脚帶臉的卽忙向小溜兒白了一眼，小溜兒一動不動的掛着兩隻手，他巴望她挺好買不成功，本來她也不配！

「吓，你放心，秤不會『退板』，秤不會『退板！』『退板！』你拿來還我就是！」

不要臉，小溜兒忽然很生氣地，豎着一頭的紅頭毛，把個大麻子從頭到脚的，吸進她的野貓眼睛裏，連着他手裏的那管秤，好像再不放他出來了，連忙用死勁的眯了幾眯眼。唉唉！爲什麼一定要賣把她吃呢？她不過是一條臭黃鼠狼呵！

小溜兒一直望着陳七孀這臭黃鼠狼，用衣襟兜起那些翹着尾巴的，個個有小鴨屁股那麼大的大枇杷，一扭一扭的走了之後，不禁漠然地搖搖肩膀，覺得身上不知那裏，好像少了樣什麼東西似的，只管抓住一把褲子，神經地揪在小手裏絞

着、絞着，絞得那塊柳條布斯斯地響了，他才「呀」的一聲鬆了手。跟着，就把這手打了自己一巴掌。

「吓，你家裏種了多少這個呀？」

小溜兒坐在担兒跟前，用手指觸着裏面一個圓圓的東西，忽然跟大麻子搭訕起來，麻子可沒有理他，像要睡去似的眯着眼睛，偶而向小溜兒睜了個白眼，一臉的麻洞，這時更深地陷了進去。

「喂！你不要睏去呀——你自己爲什麼不吃呢？」

小溜兒又慢慢地向担兒裏伸過手去，不知怎麼一來，忽又很快的縮了回來將中指含在口裏，一任那鹹澆澆的水，緣着指頭流到手背上。

「吃？我們真吃得透啦——」

大麻子傲然地挺眉毛——一臉的麻洞，似乎又平了許多。接着重重地打了個噴嚏擦擦鼻子說：

「真不希奇啦，哼！我們去枇杷園挑的時候嗎，誰都吃到走也走不動！」

大麻子望望地上的扁担，像預備要站起來走了。小溜兒連忙掬掬屁股，向他刮刮鼻子說：

「呀呀你騙我，你騙我，枇杷園在那裏？你說你不要吹牛皮！」

小溜兒興奮得把兩個發亮的眼球，也狠命的突了出來。他想這麼一說，大麻子一定會告訴他枇杷園在什麼地方，不然他就是吹牛皮，——吹牛皮就挺不要臉！

大麻子可瞧也不瞧他一眼，拿着扁帶霍地立了起來，他什麼地方的骨頭格拉

一聲響。跟着這響聲，小溜兒也猛的蹦了起來，一步扔了上去，直逼到他毛茸茸的胸膛底下。

「你說，你說，枇杷園在那裏？呀呀，你吹牛皮，呀呀——你是這個，你是這個東西？」

小溜兒顯出一付很不滿意的樣子，翹着一個小指頭，向他一彎一彎地。

「哼，笑你也沒有吃過，有本領你吃個我看看，吃個我看看！呀，你騙我，你吹牛皮！」

半分鐘之後，小溜兒失望地望着那個大麻子，大步大步的從自己身邊走開去，走開去，走得遠了，連他那搖也幌的担兒，也給河岸上的一些樹叢跟房屋遮住了，他才茫然地垂下頭來，抓着腿上的褲子，絞得嘶嘶地響，嘶嘶地響。

「枇杷——」

風送着大麻子的一聲長喚，鐘聲一般地悠揚，向小溜兒這面蕩了過來。

「媽媽的！」

小溜兒嚥着一口水，猛地向脚下的小草咒罵起來。

二

端午日一早起來，小溜兒忙到心裏轆轤亂。做媽的也不管他的事，隔夜就約好要去東村主人老爺家幫日忙。媽說主人老爺的皮氣很那個，挺怕煩，挺怕別人的小把戲到他家裏去。所以——

「呀呀，煩他個鳥！他家裏有什麼好玩呢，本來我也不高興去。」

「是的，你好好的在家裏看家，等會媽晚上回來帶兩個糯米糍你吃。」

小溜兒焦燥地望着門外，好像有個要緊東西落在外面，生怕別人拾去似的。一刻也靜不下他的心來。媽的話，祇是一陣噲噲的風，在他小耳朵外輕輕地吹了過去，不知到底噲些什麼。總之吹過就吹過了，誰還去捉它來不成媽？

「記着嗎？」

媽不放心的釘了他一句。

「記着，記着！」

小溜兒毫不遲疑地，只管來不及的把個頭點着，好容易望着媽走出去了——走了還不上二十步的光景，小溜兒呀的一聲便舞起兩個小拳頭，跳也蹦的飛出了門。

「哼！鹿鹿頭的這個小什子，看他今天怎麼跟老子伯伯說？再要騙人嗎，哼！那就做不到！」

媽還沒走到東村，小溜兒的人，已經蹦進西村的石牌樓，像摘了個頭的蒼蠅，看着鹿鹿頭家的房子，直旋直旋地旋了十幾遍，只是旋來旋去，屁個鹿鹿頭也看不見。

「狗什子，躲了不成嗎？」

小溜兒有點不相信起來，怎麼約好等他等他，自己又不跑出來呢？他講真躲了吧？不，他並沒有說起要躲呵！

對了！小溜兒拍拍大腿，望着東面的太陽，慢慢地從那一面的山角淺頭上爬起來。週遭那些五采六色的雲，好像沒有牠們的事了，一股勁兒的向天上跑散開

去，澗零零的撒下那個破「扁」似的太陽，向牙齒尖尖的山角落頭滾上來，越看越亮，越看就越紅——好像給誰咬了一口，又丟在那裏的一隻，日長夜大，日長夜大的大「紅沙」。是的，就是大麻子担兒裏的那種大「紅沙」呵！刮刮叫，不甜一個小錢也不要！

小溜兒猛地蹣起尺把高，嚥着兩口水，連忙又向鹿鹿頭家的黑漆牆門裏望望，深得像個鬼洞兒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廳堂上有不有人也看不大清楚。他不住的眯着眼睛，非常之討厭的向裏面罵了起來：

「這小子的鬮勁兒倒長啦，不要一聽鬮死了呢！」

小溜兒踏着焦躁的步子，只管在他家牆門外的晒稻場上躑躅着。惹着一羣麻雀子，不時怪小心地向他投一眼，烘的一聲從場上飛了起來。一下，又落到場



上，直闖直闖地等小溜兒走近牠們的時候，又一個老樣的飛到空裏。望着下面的小溜兒，卽斬卽斬的喝罵起來。

小溜兒蠻不在乎地擦擦鼻子，把隔夜編起在心裏的一個故事，又眨着眼睛想了一遍，忽然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得意地笑了起來。

「吓，鹿鹿頭的這個小豬仔多蠢呵！其實故事有什麼好聽呢！」

小溜兒又得意地點點頭，想起鹿鹿頭的那付聽故事的傻勁，心裏又着實威風起來。而且鹿鹿頭還稱贊他的故事，比他學堂裏先生講的，還着實好聽得多。

這還不威風嗎？小溜兒連忙假咳了幾聲，把胸脯挺得高高地，擺着兩個手就踱起方步來。他想今天在鹿鹿頭面前，一定要搭一搭架子了，一個故事一隻枇杷真不答應他啦，起碼兩個，兩個真不會貴他啦，人家也化心思的呵！

「唉唉！他一定晒死啦！」

直等到鹿鹿頭家的鷄婆頭屋脊上，也照到太陽了，那黑深深的牆門裏還不見鹿鹿頭的鬼影跑出來，小溜兒的心裏好像燻了幾個砲似的一陣焦爛起來。

他憤憤地拾着一個石子，斜着身子，把石子在口裏呵了一口氣，對中那個雞婆屋脊用力扔了過去。

「搭！」

小溜兒聽到搭的一聲，心裏又制不住的跳了起來，趕忙撒開腿子，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，一直跑到河邊上的楊柳樹底下躲着，貓似的伏在草窠落裏，眼睛像草上的露水那樣地，一閃一閃的，窺望着那又黑又深的大牆門裏。

「啊你這個，你這個！我還道你一晒晒死啦！」

一刻鐘之後，小溜兒好像過了一年似的，直從草窠落裏跳起來，猛的跳上河坎，冲着那一個打扮得像隻綠蝴蝶樣的，正向這面走過來的米粉团团，一箭射了過去，狠狠地擎起一個小拳頭，不知是高興的過了分，還是等得生了氣，很想槌他這麼二十記再講。

可是他沒有這樣做，他一眼望到那個的小手裏，臉就一黑，馬上突着兩個圓圓的貓眼，失望地說：

「你打算又騙我了？你的枇杷呢？你答應我的枇杷呢！」

「我沒有騙你呵，我忘記了！——欸，欸，我這個老虎頭好不好！我姐姐做的啊！」

米粉团团瞥着兩個酒渦向他微微一笑，舉起他手裏的老虎頭，很希奇地向小

溜兒幌了幾幌。

「什麼烏什子啦，這有什麼好耍呢？哼！當心咬你的手，它夜裏一定要咬你的手。」

「不會咬手的，我姐姐說過的。」

米粉團團漲紅了臉，望望手裏那隻黃綢綉的老虎頭，又拿到鼻子上嗅了嗅。

「很香呢，裏面還有香袋兒。」

小溜兒勉強把個紅松毛的頭擡了上去，馬上一手握著喉嚨，扮出一付要嘔的腔調，假意乾嘔了兩聲接着拍了那老虎頭一下，連忙捏着鼻子說：

「臭死啦，臭死啦！人家大小娘掛掛的呀！」

「不，不？」

米粉团团着急地退了兩步，突然紅着兩條眉毛說：

「吓，你憐死啦，你身上有蟲子，不要靠我，不要靠到我的新衣服！」

米粉团团摸他綠色童裝上的洋鈕扣，又斯文地退了兩步，故意把那雙醬黃色  
的新皮鞋，敲着下面磚頭舖的晒稻場，卽各卽各地響。小溜兒撲的向他吐了口唾  
吐，差點兒沒吐上他的新皮鞋，做個勢頭猛地撲了上去。

「你才憐啦：你才有蟲子啦！屁個新衣服，穿了要變蝴蝶精！」

米粉团团望着他的兩個可怕的大門牙，又忪忪地退了兩步。

「小叫化子！你祖宗！」

他尖着嘴巴罵了他兩聲，便卽各卽各的向牆門裏跑去，一跑到門裏，又紅着  
那張米粉做的臉，向小溜兒狡猾地笑了笑。

「喂！小叫化子，小叫化子！我今天不要你的故事聽啦！我的枇杷也不把你吃！我家裏有很多很多的大枇杷，他們大家不要吃，拿來餵鴨子。這枇杷可甜得要死呢！小叫化子你不想吃啊。」

「我操你的——」

這下可把小溜兒的眼珠子也氣紅了，那麼可怕地突了出來，死也不再不進去。也無可奈何地咬咬牙齒，拾着一個大大的石塊，猛想對中那個米粉做的臉剝過去，只是一抬頭，連鬼影也不見了。兩扇又高又大的黑漆牆門，向他「八堂」的開着，一望進去是黑深深的深得沒有底。是鬼洞呵，僵屍鬼挺愛住這種洞！

小溜兒一口氣衝到洞門口，驀地豎起一身毛；好像真有鬼來吃他似的，又猛的退了回來，叉着腰，大聲地叫罵起來：

「小僵屍，小僵屍！要末你不跑出洞，哼！出一出洞就要你個命！」

「誰怕你，誰怕你！你這個小叫化子！」

小溜兒總以爲這匹小僵屍再不敢出洞了，這下突然的看見他衝出洞門，心裏倒有些慌起來。可是當他吐一口唾吐在地上之後，他立時躡起兩尺來高，握着一個拳頭便死命的撲了過去。

「我操你的僵屍媽！」

「敢！你敢！你敢！你敢！」

小溜兒握緊拳頭的那隻小手膀，猛的給一隻鐵鈹似的大手抓住着，覺得裏面有一百把小刀在刮他的肉，骨頭也支支地好像馬上要碎了。

「啊唷——」

他不能不重重地叫了起來，跟着這叫聲，便是一陣雷聲大笑，和那個米粉团团的拍手聲。

「還要不要到這裏來撒野了？嚇壞了我家的小少爺，可馬上要你的小  
命！」

小溜兒摸着那隻突然鬆開的痛手膀，無可奈何地，「望望那一臉高興的米粉团团，咬着牙齒在心裏說；

「不要臉，一個碰一個才是好漢。啦！——」

最後又盯住那個會雷聲笑的大漢：

「你也不識醜，大蟲吃小蟲，癩痢欺燈籠！不識醜，癩痢欺燈籠呵！」

「哪，小叫化子哪！你看這是個什麼東西啊？」



米粉团团即各一跳，忽然從屁股上的那個袋兒裏，摸出一隻大大的枇杷，托在手心上，直搖直搖的搖到小溜兒面前。小溜兒拚命瞧着自己的脚背，只當瞞去了似的什麼都不放在他心上。可是一隻作怪的眼珠，偏偏要溜到眼梢頭向那枇杷瞟了一眼，偏偏又給米粉团团看見了。該死！小溜兒突一轉身，臉色紫漲着，望着河坎上那擺動在陽光裏的垂陽，很想變一隻有翅膀的鳥兒猛地飛了開去。

「哪哪，你算不看我嗎？不過你看也看了——」

米粉团团可出興地纏着他不放，好像耍着一匹沒有角的小羊似的，又跳到他面前，手指直戳在他額角上。

「你看，我偏要你看哪！剝皮了，一二三剝，我剝小叫化子的狗皮了！」

跟着就把他撕剝下來的枇杷皮，一瓣一瓣的向小溜兒的眼睛上，鼻子上，紫

黑色的額巴上，亂丟亂撒。他喀喀的笑聲，震着小溜兒的心絃勃勃亂跳。

「你真的也假的？你道我真的怕你嗎？」

小溜兒充奮地抹抹臉，縮起全部的上嘴唇，好像要一口咬死他似的，幾個露出的大牙齒，磨得吱吱發響。

「不曉得呀！」

米粉团团猛的退了一步，望望小溜兒背後那麼大草堆樣的向他做着鬼臉的長年佬，立時又胸脯挺挺的直迫到小溜兒的鼻子跟前，一下笑得喉管都要爆破的樣子了，還上氣不接下氣地說：

「你吃，你吃！不要客氣噯，今天是大大端午呀，小叫化子也要吃個枇杷嘗嘗新呢！」

「呸！呸！」

小溜兒拍下他塞到口巴上的大枇杷，差不多眼淚也要滾出來了，可是他拚命不讓那眼淚滾出，抖着聲子罵了起來：

「誰要吃你的枇杷啦——僵屍鬼吃的東西！吃枇杷的人都要死，吃枇杷的人今天都要死！」

「你放屁，你放屁，老子要打你！」

米粉團團那紅着的眉毛，陡的往上一豎，拍的一巴掌打到小溜兒的臉頰上。

「哼！打老子呀，你什麼緣故要打老子！」

小溜兒一時憤怒的只差眼睛裏沒冒出火，那突起在晒稻場兩旁的，兩個墳墩般的大草堆，河坎上的楊柳樹，河那邊的田，以及遠遠的山，遠遠的雲，遠遠的

一切的一切，在小溜兒看來，都像經過了一翻大的天搖地動，完全失去了明顯的輪廓。

他搖一搖身子，似乎每個細胞都幫着出了勁，抓住着那個綠色的小僵屍——甯可死，死也不放他。

不過等到小溜兒淌着眼淚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，他抓着的小僵屍已經不見了，那個又踢了他小肚子的大漢也不見了，他無可奈何地拭拭眼淚，望着那個踏碎在地上的枇杷，與一個黃焦焦又黑溜溜的枇杷核，憤然地舉起一個小拳頭說：

「我操他們的媽！吃枇杷的人一個一個都要死！」

### 三二

端午早過了，枇杷還是一整擔一整擔的湧到村上來，翹死啦！好像今年的枇杷不是樹上生的——專門有人在什麼地方用很快很快的手法做的。祇要你稍爲舉起半隻耳朵聽一聽，差不多滿村頭，滿村頭的「極叉」角落裏，也都充滿着：

「枇杷勿？」

「紅沙枇杷倒擔哩！」的那種喧囂喚賣聲，這擔去，那擔來，風把他們的聲音吹得七歪八斜地，飄到西村又飄到東村，好像一羣嘯叫着的鳩頭鳥，把整天迴蕩在村莊上的水流聲也壓低了，有時低到一點也聽不見。

「媽媽！枇杷到底是個什麼屁東西呀？我偏不相信它！我想吃枇杷的人都靠不住要死呢！」

小溜兒聽得不耐煩，心裏老老要生氣。他近來好像總睡不醒似的，兩隻圓圓

的野貓眼睛，也灰暗了許多，而且上眼皮要費了很大的勁才能撐上去。媽也沒有前那樣會打他，一見他的鬼樣子心裏就發酸，酸得一把一把的眼淚，來不及的滾到眼睛裏。

「唉——你這些傻話是那裏來的呢？有枇杷吃的還會死嗎？傻話！給人家聽見了會打你的嘴！」

「打我的嘴？」

小溜兒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，顯出非常憤怒的樣子瞅着他的媽。

「哼！我騙你嗎？我昨天夜裏做夢的時候，就明明看見鹿鹿頭這小什子，吃枇杷吃死啦！我騙你嗎？那個黑大門裏的小僵屍呀，我看着他吃也吃的，忽然拍搭一倒下去就四腳筆立直，四腳筆立直！」

小溜兒筆挺的直立在他媽面前，把兩個灰暗的眼珠，拚命眨到頭腦壳裏去，扮出一個死人的樣子，還把一條焦黃的舌子，伸出口外寸把多長。

「滾開，滾開！再說亂話要撕碎你的嘴！」

媽扁着一個鼻子發狠把他推了開去。

「呀呀！」

小溜兒一下又挺了過去，骨出着胸口兩旁的一條一條底橫肋骨把眨上的眼珠，向煙薰塵垢的屋頂角盯了一眼，那兩排肋骨式的屋頂椽，顯着非常苦悶的樣子，好像要壓倒他的頭上來。

「我騙你嗎？——不過枇杷核是不要緊的。那些吃枇杷的人都是傻瓜呀！化錢買枇杷偏偏不曉得吃核，核才吃好呢？哼，你不要不相信囉，等會你煨個苔苔

看，包你又香又鬆口，韌筋豆個樣，又香又——」

「咳！」

媽深長地嘆了一口氣，擡動着兩個回回的豬眼睛，只管焦心地望着門外，門外南瓜棚上陽光，一閃一閃的照着她的臉子也發了綠。

陽光老是這麼一閃一閃的，天天從那南瓜棚上走過去，媽也老是拉開一張綠色的臉子望着南瓜棚發愁。那些日長夜大的瓜葉兒，把個竹梢棚蓋紮得密密層層地，好像一頂古式的綠呢大轎，還綴飾着一朵兩朵的小黃花。媽的臉子可沒有添多什麼，只是兩面的顴頰骨，越發蛋壳似的突高起來，配着中央那個扁鼻子，叫人見了馬上會想起那種兩個高屋山間的滴水槽。

「溜！」



媽個人好像有神經毛病的，一想起爛在賭場裏那日夜不歸家的酒鬼丈夫，心裏就發狠的抖了，抖得眼睛前面什麼都看不見，有時小溜兒明明立在他面前，倒說也看不見，瞎眼蝙蝠那樣地，往往用幾十步之外也可聽到的大聲，猛地叫了起來。等到小溜兒莫名其妙的挨到她身邊，挨到她扁鼻子跟前，他又茫然地掛下兩條眼淚，摸摸小溜兒那紅松毛的頭，便咬緊着牙齒咒罵起來：

「唉唉！害人呵！害老害小，這死屍！這拋屍露骨的！全不想想，賭會翻身嗎？哼！那賭就值得兩個小錢了！這害人的死屍呵，他在河泥裏滾石臼啊！老的小的一淘給他帶下泥肚裏去了！啊！這班警察兵也全瞎了眼睛，不會捉他去彈彈死嗎？」

「彈死他有什麼好呢？……」

小溜兒不服氣的啐了媽一口氣，把個扁扁的紅松毛頭，連連地搖着。

「我倒不歡喜爸彈死，爸說過的，只要運氣來，他總有一天會贏到很多很多的錢。不是嗎，他不是跟你說過的？他說項圈兒也一定要還我的，其實項圈兒有用麼烏好呢，不如多買點子米，是不是；你說爸幾時會贏啊？你說說看！」

「贏嗎？等他悶在棺材蓋上，你曉不曉得，他悶在棺材蓋上就會贏錢了！」

「好的，不過項圈兒我可不要還——一點也不好耍！」

小溜兒滿臉興奮地舐舐嘴唇，便一股勁兒去煨他的枇杷核了。他的煨法兒越弄就越巧，他覺得放在火鉢裏煨往往容易焦，而且找牠出來的時候也很費事，不如放在瓦片上炒，是的，炒。撒啦啦啦，撒啦啦啦，乖乖！倒像炒白菜啦！

「咳，白菜，白菜，熱來白菜——」

「一個銅板呀來賣三個，噫——」

「小鬼！」

媽望着小溜兒那股儂勁，臉上的豬眼睛連忙一細，同時小聲地叱了他一聲。  
小溜兒覺得有勁極了，越發把核兒炒得撒啦啦地。並且很有拍調的。把瓦片敲得滴滴搭搭響，一面望着他的媽。便又瞎七瞎八地亂唱起來：

「噫——勿要小鬼小鬼閒話多，

一個銅板買三個。

白菓，白菓，熱白菓——噯吓。

你媽媽來買多一個！」

「小鬼！小鬼！」

媽媽佯怒地睜了他一眼，又黯然地望着那南瓜棚發愁了。

x  
x  
x  
x  
x

幾天後，陽光依舊又走上那綠色的瓜棚，一閃一閃地，只是沒有照見對面那張發愁的綠色臉子；風吹進瓜棚的時候，也沒有往日那麼快，那麼輕快地夾着一種撒啦啦啦的，枇杷核兒底炒響聲，從一個孩子的紅頭毛上溜開去。只是偶而在那密茂的綠葉間。發出一種單調的瑟瑟聲，——好像受傷的鳥兒，在那裏刷着牠發痛的翅膀。

「啊唷！痛啦！怕有蟲兒在咬我的肚腸了，好痛呢，媽媽！」

小溜兒捧着個肚皮，靠在媽的身上扭，長長的紅頭毛，像個板刷樣地儘在媽的扁鼻子上擦來又擦去。

枇  
杷

「不要緊呵！怕是凍着了。不會有蟲兒爬進去的呀！」

媽無可奈何地一把抱住了他，岑岑的汗水，從她的臉上直掛到小溜兒的額角上，帶着小溜兒的汗，急雨一般地瀉下去。這些汗的臭，與那暗角裏飄出來的一陣陣的馬桶臭，似乎怪不調和地侵佔了這小房間的全領域？不時想突破上面那一狹條，蓋着明瓦的天窗衝出去。

「會的！」

小溜兒的屁股猛地在媽的大腿上顛了一下，接着又土灰蛇樣的亂扭起來。

「會的，一定會有蟲兒——啊唷，痛死啦！啊唷——媽我痛死啦！」

陽光的雨，從那久失修理的屋瓦破縫裏直逼下來，屋子底下，好像有炎炎的炭火燒上來。

「啊，熱死啦！我要跑出去。」

小溜兒突着兩個充血的眼球，用力剝那媽抱緊在他胸口的手。

「我要跑出去，我要跑出去！」

「不，不，不要吵吓——唉唉！」

媽死命鎖住她的雙手，無論如何不讓他出去。好像房門外面就有什麼可怕的魔鬼，在等着捉她的兒子。

「啊，這死屍，爛死在天堂——賭場裏不要回來吧！」

媽憤憤地罵着，一面却留心聽着房外面半間屋子裏，有沒有脚步走進來，當小溜兒一陣不叫喊的時候，差不多外面屋裏有多少個蒼蠅在飛叫，她也聽得出，可是總聽不見有什麼脚步走進來。望望兒子的臉色，可一面不如一面，什麼鬼病

呢？啊，鬼病！鬼病的臉色才會這麼的紅呵！——

「白菓，白菓，啊！我一籃子的熟白菓誰給我偷去啦？啊，我不要我不要！」  
小溜兒驀地從媽的懷裏掙了出來，突着眼睛向四壁望望，跳得兩個腳跟，像兩把小鐵鎚樣的在地上亂槌。也不知道那來的這許多力，把撲上去又抱住他的媽，幾乎一交摔倒在地上。

「哼！你這個小什子，老子認得你，老子要吃你的枇杷嗎？呀呀，你偷我——」

血液在小溜兒的身子裏劇烈地奔流着，帶着一種多量的單甯酸 (Tannic acid)

- 單甯酸 Tannic acid 省稱單寧，五倍子及茶櫟等樹皮中，皆有之。後據醫生檢驗，枇杷核裏亦含有此種成份，性猛烈，食之可中毒。

●) 底毒質，奔遍他的全身，奔遍他全身的每一根脈管，還是急劇地，急劇地奔個不停，好像要把他所有的脈管，一下就爆破似的。

「我要打你，我要打你，打死你這——打！」

小溜兒舞起兩個兩拳，望着牆壁上那一斜角，從明瓦天窗裏照射下來的陽光直撲過去，猛地又撲了回來，抱着媽的腿癱癱地狂喊起來。

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爲什麼要你打我的嘴？要你還出來，還出我的熱白菓來！」

「溜，溜！」

媽媽地用發抖的手，捧起小溜兒那亂搖亂撞的頭，一眼不眨地望着他的眼睛，好像要望穿他的眼睛——要一直望到他的眼睛底裏，到底有個什麼樣的惡



鬼，在作弄她的兒子。

「兒啊，我是你的媽呀！怎好媽也不認識呢？沒有那個偷你白菓呵，不都是你自己吃了的嗎？你叫我一聲看，叫我一聲看，我不是你的媽媽嗎？」

「呸！老子要打你未就要打你！」

小溜兒猛地飛起一個拳頭打在媽的眼角上，露出幾個可怕的大牙齒，好像還要去咬她似的，猛地又在自己的胸上拍了一下。

「你不要臉，你不要臉！老子家裏的鍋頭蓋不蓋，要你來管嗎？哪！白菓把你吃吧！把你吃吧！哼！老子偏不把你吃——你看！」

小溜兒猛地在媽的鼻子上抓了一把，好像抓了一個什麼東西，連忙送着自己口裏，便用力地咀嚼起來，嚼得滿口的牙齒骨啦地響。好像野坡頭上的狗，在

啃着什麼骨頭似的。

「唉唉——」

媽再不能看他了。瘋了似的一把抱着小溜兒，咬得自己的嘴唇出了血，

這天夜裏，好像看什麼猴子把戲，在小溜兒家裏擠着擠不開的人，房門上的搖桿也給擠斷了，什麼人索性把它擱下來送到外面半間的大門裏放着。大門裏也碰鼻子都是些人，看見房裏有個出來，便把拉緊着的臉子湊了上去。

「現在怎麼啦，你看會不好啊？」

「到底是什麼毛病呢？挑痧的挑挑也沒用嗎？」

誰都這樣想，可是誰都想不出到底是個什麼病，

「不是說——」

陳七嬌挺着一張黃黃的脚帶臉，忽然從房裏擠擠出來，像好發現了什麼似的，拉着別一個女人，一直拉到門外的南瓜棚底下說：

「我說小溜兒的娘，也太沒有見識，怎麼好讓小的枇杷核當飽吃呢！真是生着耳朵也沒有聽見過，不是嗎？核兒裏面難保沒有蟲——你聽！」

小溜兒又是一陣銳聲的尖叫，裏裏外外的人，好像下着靜江子一樣的煞然地靜了下來。於是小溜兒在牀板上顛蹦的聲音，格外清楚的，一下一下的震了出來。

「不是嗎？」

陳七嬌望望天上的星斗，驀地打了個寒噤。

「我說今夜這付牀板一定要給他蹦斷，一蹦起來蹦得有三尺來高呀幾個男人

都吃他不住。不過我說這個小的也太饑，怎麼會想到吃起枇杷核來呢？是不是，蟲兒一入了肚就難了！」

一陣夜的涼風，從瓜棚上的密葉間漏了下來，陳七嬸扭一扭身子，又驀地打了個寒噤。

「怎麼不叫了呢，這下怕有一筒煙的時光了吧？」

小溜兒好一陣不叫了，一些人把縮下去的頸子，又焦燥地伸長起來，可是小溜兒還是沒有叫。

兩筒煙，三筒煙，差不多五六筒煙的時光也過去了，仰躺在硬板牀上的小溜兒，還是一聲都沒有叫。這下好像很聽話似的，也不用什麼人掀他了，那麼直着兩個眼珠，一動不動的望着上面的屋頂椽。

突然一陣女人的號哭，代替了小溜兒的尖叫，猛地從那小小的屋子裏拋了出來，好像崩倒了一重山似的，把整個的大地都震了一跳。可是那夜，那可怕的夜的黑暗，便立時壓到了大地上，把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吞滅着。

## 後記

經過許多波折，這個小小的集子，總算有機會出世了，可是正要付排的時  
候，却突然的接着這樣一個驚心盪魄的消息，說爲這個集子作序的魯迅先生死  
了！在最初一剎中，誰也不會相信這是事實吧，然而消息不斷地傳來，魯迅先生  
確於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分逝世了！

在過分哀悼之餘，原不想再說什麼的，只是想到這個集子的出世與魯迅先生  
對我熱誠的幫助和鼓勵，一種無名的悲愴，終於抑不住要在這兒寫下幾句。

我開始寫小說，是在一九三二的春季，哪時幾位朋友都熱烈地勸我從事文藝

工作，于是便在北斗上發表了第一篇總退却，接着在現代上又發表了幾篇，但是不久，災禍和貧困突然把我擊落到一個極困苦的環境裏，而孩子蘇蘇又在這時死去，一切的不幸都同時向我壓下來，我只得離開上海到偏僻的農村中去，在生活鞭子殘酷的撻擊下，焦頭爛額的奔波着，幾乎把寫作的興趣完全喪失了。一直到一九三三冬天，重來上海，才又繼續寫了幾篇，那時一位至友勸我把稿子集起來，出一個小冊子，全時，他答應我幫助出版，這才重新提起我的勇氣，于是把舊稿整理一遍，想先請魯迅先生替我先看一下。

是一個嚴冷的十二月下午，我和幾位朋友全到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去看他。一路上我懷着滿腔的驚悅和惶惑，以為把這樣幼稚的作品去請教那樣一位當代文豪許閱，也許會遭遇輕視和拒絕吧！但是事情却完全出我豫想，當我們走入內山

書店時，他從一只日本火鉢旁邊站起來，很親熱的招待着我們，他聽了我來意以後，把稿子大略翻了一翻，說內中有幾篇他已經看過的，接着便懇切地鼓勵我繼續寫作，并且立刻允許我作一篇序。

他完全不像一個老人——雖然他上唇上是留着那麼一抹濃黑的鬚鬚，他更沒有一絲名人的架子。那天我們在一家咖啡店裏談了兩個鐘頭，我完全不感覺有什麼拘束的必要，他很起勁的說着文學上的各種問題，和不斷地給與我們熱烈的鼓勵（我們可以想起，那時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樣一個沉悶的狀態中。）他的說話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，是那樣充滿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緒，當我從咖啡店裏出來的時候，除了滿意以外，更驚愕中國現在還有這樣一個青年的老人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序文就寫好了，當我第二次去見他時，他很關切的詢問我的



生活狀況，又對於我私人事件上作了一次令人難忘的幫助。這時，從流露于他臉上那種真誠的表情，我才認識這位被人家罵爲冷酷刁刻的人物，才是最偉大的熱情者。

但是，不久，那位幫助我出版的至友，突然遭着不幸的事故，于是出書的希望又斷絕了，那時——一九三四年——正是出版界最黑暗的時期，要靠寫作維持生活，幾乎是不可能，于是我又被擲回到農村中去，整天的躲在村屋的窗子下，望着屋角上的蜘蛛塵網，感到生命真渺小得和大海中小舟一般。但是那時我對於創作的興趣却沒有減低，每每想起魯迅先生和好友們熱切的鼓勵，使我從生活的深淵中燃起無限的勇氣。那時期中，我把稿子修改一下，直到今年春天重來杭州時，朋友們又提起這集子的事，并勸我繼續寫作，于是把新近在文季月刊作家和

夜鶯上發表了的幾篇加了進去，抽出二三篇舊稿，交給良友出版了。

我原打算出書以後，到上海去看看魯迅先生，請他對後來加入的幾篇批評一下，但是誰料到呢，就這樣客緣，他終于不得看到這個集子和他的序言的付印便溘然長辭了。

作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于杭州